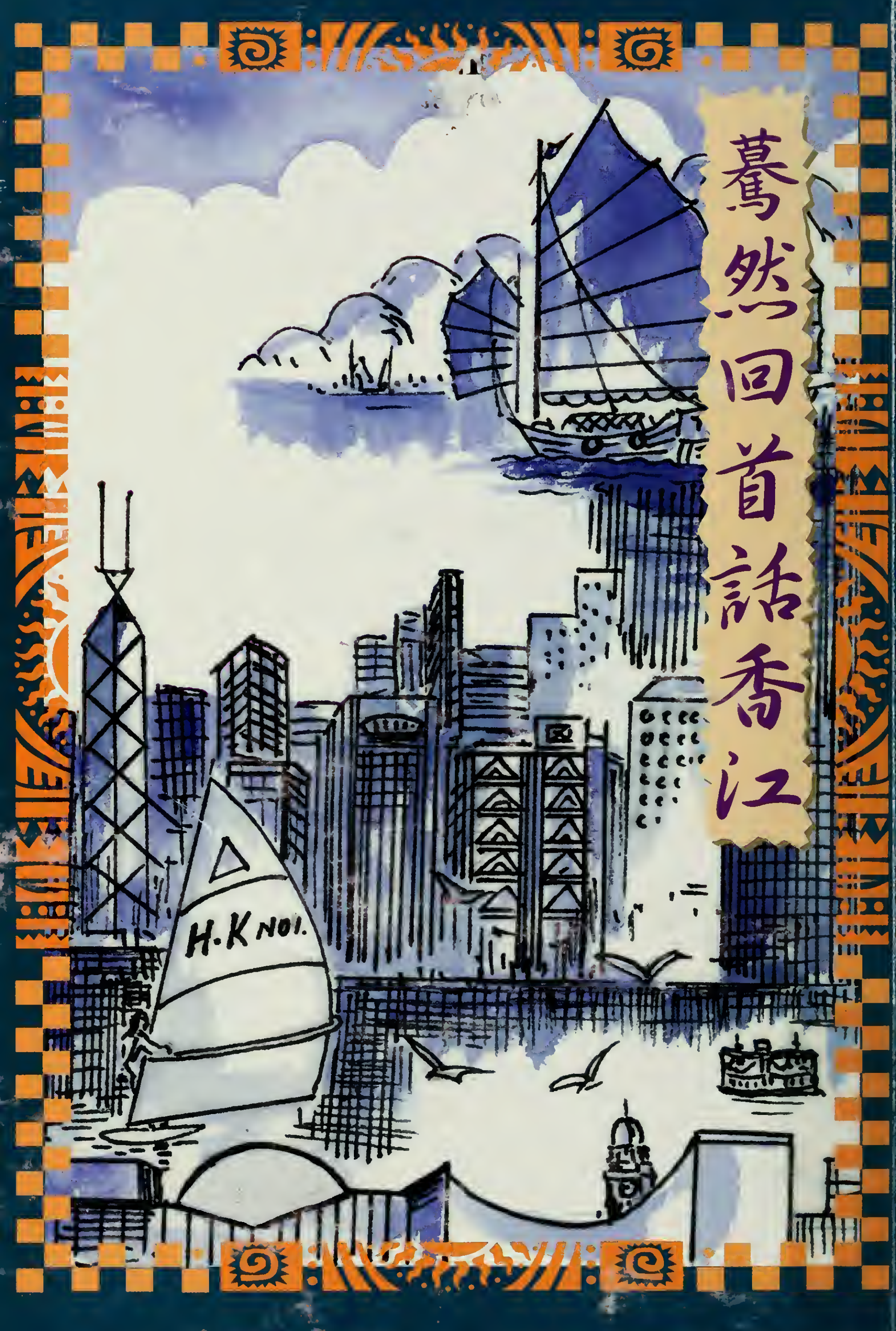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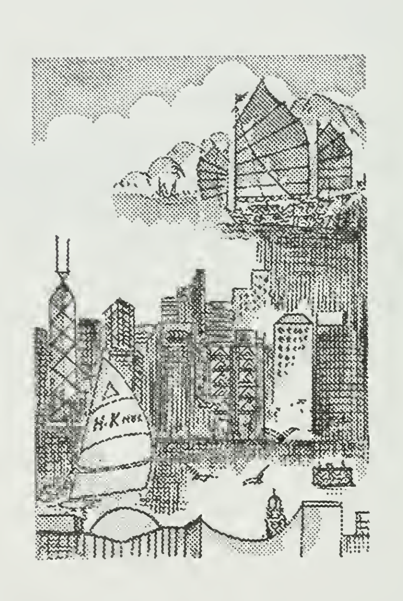



作者：江山故人



# 目錄

# 自序

小生行年七十八，馬齒徒增，驀然回首，不知老之已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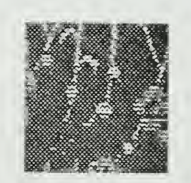
生於香港，長於香港，歷經六十四年，移民加拿大，初不知會巢於異域，終老於斯也．

溯自三十年代循環日報，華僑日報，工商日報，南強日報，南中報，朝報；四十年代星島日報，香江晚報，天演日報，星島晚報，工商晚報，華僑晚報，星島週刊，中國晚報；五十年代亞洲畫報，良友畫報，東海畫報，香港電視，南洋日報，星島旅遊；六十年代，七十年代，八十年代，以至九十年代，諸如世界日報，快報，愛華報，時代週報，城居週報，松鶴天地，耆老佳訊，漢聲雜誌，所撰有關香港耳聞目睹之文字，積稿盈尺，累經小女外孫女所慫恿議輯之成集，乃有此書印行，殆亦緣也！九七年香港回歸，茲事體大，豈可不謀為紀念，適於此時刊出，亦留雪泥鴻爪之意，自己文章，難以取捨，乃有賴溫世達李信杏伉儷為我去蕪存菁，輯成此書，更得黎炳昭兄設計封面，寓意昔日香港以帆船為象徵，今代以風帆，並此致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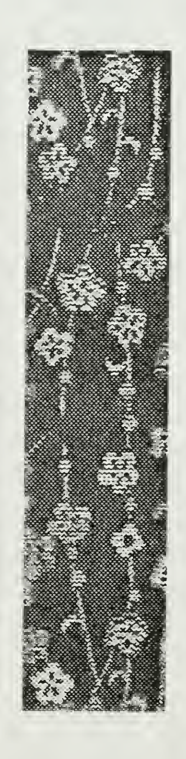
姚漢樑序於多倫多

一九九七年一月





# 掌故篇



# 黃包車史話

黃包車，在香港多數是叫做「車仔」，也有人叫做「東洋車」、「手車」、「人力車」。根據一般的考據，黃包車確是「東洋日本」的產物，據說是一八六九年日本人「谷杉泉」的發明，日本全國，幾乎沒有一處地方沒有這「東洋車」的，可是現在文明進步，在日本祇有「腳踏三輪車」，已經很少「東洋車」了．

黃包車照理由當然是黃色的了，可是香港的黃包車，卻一向都不是黃色的，公眾使用的黃包車多數是「紅色」的，私人使用的卻是「咖啡色」、「黑色」、「寶藍色」的，以前南北行老闆，或者洋行買辦之流，少不免有一架私人使用的黃包車，甚至車伕穿起了制服，腳踏布鞋，有些還有用到三個車伕的，前拖後擁，因為香港有好些街道是斜坡，如果老板住的地方是堅道、般含道、薄扶林道之類，都有一段路，起碼兩個人一拖一推的才能走動．這些私人使用的黃包車有一個名字叫「長班車」，也有叫「私家車」，當時汽車很少，問人家有沒有「私家車」就是指黃包車而已．

長班車的裝潢當然比較公用的堂皇富麗很多，公用的座位大都是做成長方形的盒子一樣，長班車卻做成橢圓形，好像一個大肚子的樣子，北方所以叫它做「黃包」，就是形容這個像肚子般的「包」，起碼都是膠皮包的輪子，還有腳踏的地方安上一個腳鈴，帶有兩種作用，一種是遇著人擠的時候顯顯威風，一種是叫車伕做訊號，要他停止了或者是跑快點的命令，拖手兩旁還裝著兩盞用臭石發光的車燈，夜裡照得光亮，車背兩旁又插著兩支鬆毛的「雞毛掃」，車兒過處，威風十足，每天辦公時間，在銀行區一帶像雪廠街匯豐銀行門前，排著一大行列各式各樣的長班車在待著他的老板，夜裡就應該是陳列在石塘嘴妓院酒樓的門口了．

石塘嘴的大妓寨，經常都備有好幾輛長班車，紅牌阿姑們一出一入都是坐長班車的，因此一個女人坐著長班車招搖過市，很容易給人誤會她是花街柳巷的人物，當時人家的太太少奶，固然不輕易出門，就是出門也不願意

坐老爺的長班車，免得給人誤會。

公眾使用的黃包車，初時都是木輪子的，漸漸才有膠皮包的，及後規定一律要用打氣的膠輪，對於街道的保護當然好得多，可是拉車的時常會碰到爆胎洩氣，一天的生意做不成，還要車上載車拖回車店裡修理去，後來又多數是硬膠輪了．

以前公眾用的黃包車還有兩種顏色，在平地市區的是紅色，另外有一種是行走半山區般含道，堅道的卻是「灰色」，兩種車的營業範圍分得很清楚，河水不犯井水，在平地市區坐紅色的車仔可以拉到薄扶林道去，可是卻不許從薄扶林道接客下來，同樣地灰色車仔可以載客到平地市區來，卻不能從平地市區接客上山，祇好拖著空車回去，再有車仔的車費，沒有一個太硬性的規定，大都要講價上車，不過老香港的，都懂得坐多遠應該給多少錢．

# 山頂纜車

香港之有山頂纜車，比較有電車還要早，因一八八二年有軌電車事業條例，由政府正式公佈，所謂「有軌」是包括纜車和電車在內．政府公佈這條例的第二年，開始劃定路線，共分六段，其中第六段，指定由陸軍兵房所在地西南界的南花園道交界處，自南行，陟山直上，經堅尼地道、梅道、寶雲道、白蘭特順道，到域多利山峽第五百三十號地段之北為終點，一半是單軌，一半是雙軌，這一條路線就是登山纜車的過程．

這個條例，還有一項規定，第一段至第五段的路線，可以用獸力、汽力、或機力推動的．可是第六段因為是山路斜坡的關係，規定要用機車，或機力發動拖曳纜車行走，因為外國人多數是居住在山頂區，每天上落山坡相當吃力，所以最先興築，當時有一個叫做「比理羅士」的，就因為感到上落麻煩，特意從印度買來一匹駱駝，每天騎上騎下，假期還騎著牠到山上各處狩獵，後來忽然有一天牠跳下了薄扶林水塘附近的山坳死了，比理羅士失去了座騎的寵兒，跟著在一八八五年興築的登山纜車，也就在一八八七年五月三十日完成了，正式通車．全線距離一千二百零七英尺，在花園道的車站是海拔一百尺，到終站是海拔一千三百零五尺，全程需時十五分鐘；上山的斜度，普通的角度是四十五度，最斜的地方八十度左右；第一站是堅尼地道，第二站是寶雲道，過了寶雲道開始分為雙軌，經過梅道，白蘭特順道上落，車就在這個地方相遇，過了山坳之後，路勢略略向右，再過一度斜峭就到終站了．

山頂纜車開辦初期的營業並不很好，影響其他五段有軌電車的開辦計劃，政府在一九零二年將電車條例修改，把山頂纜車和市內電車路線劃分清楚，規定一八八二年第二款為山頂纜車條例，一九零二年第十款為電車條例，山頂纜車公司改組為股份有限公司．

負責興築山頂纜車的工程師，為求最安全的辦法，曾經跑去舊金山、保勞、列芝和蒙德里各地考察，最初的

車頭是用蒸氣機發動的，到一九二六年才改裝「活特李安納」〔WARD LEONARD〕式電發動機，用五千英尺的鋼纜兩條，捲著旋轉的鼓形輪上，另裝有一個活動的齒輪調節這兩條鋼纜的進退，在司機面前，裝有一副指示針，表達另一輛車行走的位置，以前也曾發生過「斷纜」的事情，後來加以改良在車底裝置有鉗形的設備，遇著緊急的時候可以鉗著鐵軌不致下墮，一方面又經常檢驗鋼纜的耐力，保持安全的狀態，幾十年來還幸不曾出過岔子．

在山頂終站附近的「山頂酒店」，是附近區域最早的一間建築物，在一八七三年完成，比較山頂纜車的歷史還要多幾年，是一個叫做「施敏思」的英國人開設的，他也是山頂纜車的創辦人之一，一九二二年他把這山頂酒店賣給香港大酒店公司，一九三六年改建。由終站到扯旗山峰的中途，許多年前又有一家叫做「柯士甸之臂」的別墅，是當時的輔政司柯士甸的所有物，他為了利便坐完登山纜車再要拾級往山頂去的行人中途有憩息的機會，經常預備好些飲品招待，大多數在山頂上居住的人都是他的好友，他當然不在乎，並非是營業性質．

到一八九三年，他把這間別墅賣給堪富利公司，改建成酒店，就叫做「柯士甸之臂酒店」，變成公開營業，再到一八九一年，這間建築物又轉入陸軍當局的手裏，改做柯士甸山兵房，在香港戰爭中，給炮彈炸毀了，木材也給人們拆去當柴燒．

以前山頂區域是規定祇給英國人居住的，何東爵士當時在山頂買了一塊地預備自建房子，也遭當局的反對，寧願把舊消防局的局址跟他掉換，就是現在的何東別墅所在地，後來還算給他面子，准他在山頂建築一間「曉覺園」的別墅，曉覺就是何東夫婦兩個人的名字，戰時也給破壞了，現時還在重修中，有些人還當它是一個旅行的好去處呢．到近十年，才取消這種山頂區不允許中國人居住的限制，現在任何中國人都可以在山頂買地蓋房子了．

# 太白樓與觀海樓

## 太白樓

現時西環堅尼地城太白樓的所在地，民居鱗毗，熱鬧中還有多少樹木點綴著，成為中上階級相當高貴的住宅區，原來在四五十年前，那兒卻是一處「遊樂場」的地方，才有園林之勝。

當時太白樓的設備，極富有娛樂成份，好像木馬旋轉機，風鎗射擊場，詩謎猜獎遊戲，都是一般人感覺新奇有趣的玩意，還依著山勢導水築成一個池塘，可以給遊客們泛舟垂釣，置有十多隻舢舨，租給遊客們，尤其是在夏天的夜裡，月白風清，戀愛中的男女，互操木槳，情話綿綿，款乃聲聲，以致流連忘返，到深夜才依依不捨的回去。

在遊樂場又設有食肆，供應紅茶咖啡、中西餅食、有鹵味小菜，可供下酒，遊人們遊罷憩息，多數在這食肆中飲茶喝酒，生意相當旺盛。

因為太白樓的設備吸引遊客，電車公司也特別加派車輛行走西環，利便遊客，那個時候太白樓的生意，比較跑馬地的「愉園」「樟園」還要好得多。

後來太白樓因為人事上的關係，生意冷落，宣佈結束，代之而興的是「名園」太白樓的原址，及後改建成為民房，就跟現在的樣子一樣，這一些房屋，也有三十多年的歷史了。

## 觀海酒樓

香港曾經有一個時期是「公娼制度」，花團錦簇，徵歌買醉之場，最初是在「水坑口」及後遷移到「石塘咀」去，以前一般人都以「去石塘咀」這一句話來做闊排場的口頭禪，南北行老闆如果有一天不「落石塘咀」的

便是侮辱的諷刺，淪陷時期妓院也是集中在石塘咀，當時就有一個「征西」的名詞。

當時有一家「觀海酒樓」開張，印有一張新張啟事派送，措詞相當有趣，抄在這裡刊出：「原夫劉伶軼事，能解五斗之酲，李白狂豪，拼買千金之醉，故糟印麴部，騷人每藉攄懷，食譜茶經，逸士因之寄意，東山絲竹，韻語獻新，北海樽罍，遺風未遠，斯則及時貴乎行樂，不減風流，作興雖是逢場，都成雅劇者矣。

石塘咀觀海樓者，門對青山，地臨綠水，廳分左右，菜列中西，亞字欄前，水映長天一色，玻璃窗外，雲瀑布齊飛，可謂佳景宜人，真若韶光愛我，伏望嘉賓育惠好，良友紛來，或把袂臨風，少許蟻綠，或舉杯邀月，細嚼珠紅，聲妓前陣，名花定知有主，海籌交錯，觴政莫問誰司，豈不快哉，信可樂也。

客如不速，好撥雲桂杖而來，僕亦多情，必掃徑澆花以俟，將見頌成酒德是所望於群公，著就食經，敢云屬之敝主，時當鴻發，敬佈蕪言，勿擬蜩鳴，聊登竹報，尚祈早光，是禱」。

啟事之後還註著「本樓設有手車六輛，於每日下午五點鐘晚上一點鐘，常在水坑口接載貴客往來。一九二零年是在石塘咀最繁盛的時代，一般多數以手車代步，私家汽車固然少，「的士」「野雞車」也不多。

# 銀行沿革

香港之有銀行，是從道光二十五年（一八八一年）開始，那個時候最初的鼻祖是一家叫「金寶銀行」的，當時這個洋行的業務，大部份是經營鴉片煙的押匯，六年後，他獲香港政府的准許，發行紙幣五萬六千元，這就是香港人第一次使用的紙幣，其後亨利白勒爵士到任，禁止鴉片自由販賣，這間私人銀行也就壽終正寢，那個時候正是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一年），這間銀行的壽命恰好十年．

至於有「香港銀行」之稱的「匯豐銀行」是創立在一八六五年，創辦人為蘇達蘭（THOMAS SATHERLARP），初時以國際合作為號召，聯絡英商怡和仁記及德、美、波斯商家數人，發起組織，一八六五年創立的時候，第一任總理是法國人，董事中也有德商的代表在內．匯豐銀行的資本總額，因為則例經過一八九九年，一九零七年，一九二二年，一九二九年四度的修改，法定資本總額，在一九三三年統計，已經擴充到港幣五千萬元，分為四十萬股，每股港幣一百二十五元，實發出十六萬股，繳足資本港幣二千萬元，其中一部份為英鎊股，每股十二磅半，照當時的英鎊比值每鎊值港幣十元，也即是一百二十五元，所以分有港幣股和英鎊股兩種的原故，是為了利便倫敦人購買，因為匯豐的總行設在香港，可是在倫敦方面也有股票發售。

在匯豐成立之前，曾經有過一班孟買商人，向英商募集資本，要組織一家叫做「中華帝國銀行（ROYAL BANK OF CHINA）」的，可是因為當時印度孟買等處的營業不振，好些商業倒閉，人心浮動，那班孟買商人也有遭受損失，創鉅心痛之後，答應加股的也寥寥可數，結果這件事半途中止．

一九三二年的香港市場，匯豐股票最高時曾漲至二千二百元，超過原額十七倍，最低時也企在一千四百七十五元，也超過原額十一倍多，可以見得業務的蓬勃．

至於鈔票發行額，照一九三一年十二月三十一日統計，匯豐發行一億二千一百二十三萬五千三百二十元，渣

打銀行發行二千九百四十七萬七千三百八十五元，有利銀行發行二百六十二萬二千三百七十五元，三間銀行的發行總額一億六千一百三十三萬五千零九十元，匯豐佔總發行額百份之八十點二，渣打佔百份之十八點二七，有利佔百份之一點六二，即是說匯豐佔總發行額五份之四以上．

渣打銀行是在一八五六年二月一日設立，資本額為三百萬鎊，發行的紙幣有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等六種．

有利銀行是在一八九二年設立，資本金一百八十萬鎊，公積金八十三萬鎊，一九一一年取得發行紙幣權，計有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一百元等五種．

匯豐銀行在一八六六年取得發行紙幣權，發行一元、五元、十元、二十五元、五十元、一百元，五百元等七種，香港淪陷時期，日本人曾經強迫匯豐銀行的經理簽發大量的紙幣，尤其是五百元面額的更多。戰後曾經一度由政府公佈停止流通，市面黑市價祇有四五成而已，及後突然宣佈十足通用，有好些事前廉價購入的，都撈了不少油水，好些在宣佈十足通用前剛剛以低價兌換出去的，卻又懊喪萬分．

運通銀行，在一八四零年創立，是美國運通轉運公司所組織的，總行設在紐約，各國的通商口岸，都有他的分行。香港分行是在一九一三年二月十五日成立，他的業務除了銀行業務之外，還兼營海陸運輸的業務，截至一九三一年統計，資產達美金二千四百餘萬元，跟紐約遮士銀行和柏架國民銀行，也有關係，實力相當雄厚．

大通銀行是美國大通信託公司所組織，總行設在紐約，世界各大城市都有代理店；美洲的營業著重在墨西哥，中國方面，香港上海天津都有分行。香港分行是在一九二三年成立，截至一九三一年底實收股本美金五百萬元，盈餘及今公積金共美金二百四十五萬九千零八十八元，存款達二千九百五十四萬七千一百一十八元，三項合計美金三千七百萬零六千二百零六元，照當時比值美金一元折合港幣四元計算，值港幣一億四千八百零二萬四千八百二十四元，可以見得他的資力宏大。大通信託公司資產額超過美金五萬三千七百萬元，大通銀行既然是大通信託公司所開設，活動的能力自然更不待言，幾年前遭遇一次大劫案，隨後適逢韓戰發生後不久，香港分行自行

結束．

正金銀行，成立在一八八零年，總行在横濱，分行及代理店有四十二處．上海、天津、青島、牛庄、哈爾濱、廣州、漢口、北平、大通、奉天、長春，單是中國内地就有十一處，香港分行在一八九零年七月一日成立．這家銀行以經營國外匯兌為宗旨，光緒二十一年三月二十二日（一八九五年四月十七日）我國為日本所戰敗，締結馬關條約十一款，賠償日本兵費庫秤銀二萬萬兩，分七年八次交清，年息五厘，用關稅收入做擔保，是日本伸足大陸的開始，也就是這銀行秉承日本政府的指揮，伸入我國國境參與列強競爭的開始。庚子之役，清政府賠償兵費四萬五千關平兩，日本佔有的部份就是交由該行收解，民國二年（一九一三年）四月二十六日，善後大借款成立，承借者有英、德、俄、法、日五國銀行團，正金銀行就是代表日本政府週旋於各國銀行團之間，作為我國的債權人．香港分行七七事變後，一度收束，淪陷時期又大張旗鼓，佔用萬國銀行的原址營業，戰後才給港府封閉．

台灣銀行，是日本官商合辦的船務有限公司，一八九九年由日本政府的特許而成立，總行在台北；中國有大連、上海、漢口、福州、廈門、汕頭、廣州七個分行；爪哇、孟買、八打威也有分行。香港分行比較正金銀行後十一年才成立，抗戰之後，業務停頓．

荷蘭銀行，是荷蘭貿易協會創辦的，創立在一八二四年，由荷蘭政府給予特許狀，目的在發展南洋荷屬屬地的經濟。總行設在安姆斯特丹，分行在荷屬和東印度有加爾各答，孟買，棉蘭等三處，中國在上海也有分行．香港分行在一九零五年十一月五日成立。除了溝通荷屬東印度屬地的匯兌之外，兼營礦山土木工事，海陸運送的業務，截至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十一日，資產有四億四千七百多萬盾，照當時幣值一盾折合港幣一元六角，伸港幣七億一千五百餘萬元．

安達銀行，總行也在安姆斯特丹，海外分區以八打威為總經理處，管轄東印度支行十七所．星加坡、孟買、加爾各答、東京、名古屋、上海、廈門、香港都有分行。香港分行在一九零六年九月一日成立，截至一九三一年

一月一日止，資金達荷幣一億二百多萬盾，伸港幣三億二千多萬元，行址以前在中天行樓下，大通銀行結束後搬入大通銀行原址繼續營業

民國元年（一九一二年）美國三藩市的華僑陸蓬山，發起組織廣東銀行，股本港幣一百萬元，及後又改為三百萬元，再又擴充為五百萬元，第一次世界大戰時，額定資本改訂為港幣一千萬元，及後收足港幣八百六十六萬五千六百元，分作二十七萬五千股，每股港幣四十元。在該行成立之初，每股定為港幣二十五元，歐戰的時候，金鎊跌價，陸蓬山認為千載良機，請准香港政府，改銀本位為金本位，按當時的英鎊幣值每鎊值港幣四元八角，以前每股港幣二十五元改為每股五英鎊，同時因為公積金已經跟已收的資本總額相等，所以舊股每股開為兩股，即十英鎊，另派回港幣一元一角五分，一轉手間，額定資本改為英金一百二十萬鎊，買收英金一百零七萬四千七百三十五鎊，分為二十一萬四千九百四十七股，每股英金五鎊。民國十五年（一九二六）金貴銀賤，又再當機立斷，再改金本位為銀本位，以港幣代英鎊，按當時每英鎊值港幣九元五角二分四厘，作為港幣九元折算，其餘作為盈餘，改實收二十一萬六千六百零五股，每股港幣四十元，這樣一變再變，贏利不少，香港商界中人，沒有不稱道陸蓬山的眼光獨到，也是廣東銀行的光榮歷史，因此陸蓬山也做了終身總司理的職務，成為金融界的佳話。

最初廣東銀行的地址是在臬署的地下轉角處，即是現在的華人行轉角處，美利權餐室所在地，後來用港幣四十萬元購得現在德輔道中的現址，在現址未建築完成期間，也曾一度搬在今日萬國銀行的地址，不久又遷到皇后大道中大通銀行的所在地，新址落成後才遷入一直到現在。在中國的分行有上海、漢口、廣州三處，汕頭曾一度籌備，及後因為時局不定而中止。國外有暹羅、紐約、三藩市三處，華商銀行總行在香港開設的，算是廣東銀行最有歷史，現在還設有西區分行在文咸西街，截至一九三零年十二月十一日止，資產有港幣四千一百四十五萬多元。

跟廣東銀行相頡頏的，還有一家東亞銀行，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創立，總行在香港，創辦的時候，規定資本額二百萬元，每股港幣一百元，創辦有九個人，就是簡東浦、周壽臣、李冠春、馮平山等，全部資本即是

由這九個人分任招募，不到三個月，就大功告成。在民國八年一月四日成立，行址在大道中二號，開始營業的時候，周壽臣、馮平山、李冠春、簡東浦、黃潤棠、陳澄石、陳啟明、吳增祿、郭幼庭、莫晴江等十八人分任董事，簡東浦任正司理，李子芳任副司理，民國十年（一九二一年）加入簡照南，黃桂臣做董事，資本額增到一千萬元，實收港幣五百萬元，分設支行在上海、西貢、廣州、九龍各處，總行遷到現址德輔道中十號。民國二十年（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底止，資產額三千一百二十三萬七千九百六十二元，比較十二年前的資產額六百二十八萬八千一百八十二元，超出五倍，營業的發展可知．

渣打銀行，是在一八五三年以前由英皇特許成立，總行在倫敦，香港分行在一八五三年二月一日成立，渣打是譯音，另外有一個文雅的名字叫做「寶源銀行」，在上海北平天津方面，卻都叫做「麥加利銀行」，因為上海分行的第一任總理的名字就叫做「麥加利」．資本額截至一九三一年年底，收足三百萬鎊，分為六十萬股，每股五鎊，除了貯存鈔券準備金七十一萬六千三百萬元之外，還在「皇事代辦所」儲存價值一百五十七萬八千萬元的証券，營業目的在利便英國人在澳洲、印度、中國等處經商，所以他的全銜是「印度新金山中國渣打銀行」，分行的代理處有四十四處．

有利銀行，是香港英商四大銀行之一，總行在倫敦，截至一九三一年底，已收資本一百零五萬鎊，鈔票準備現金和保証金共二十八萬一千二百萬元，超過發行原額，香港分行在一八五六年五月十五日成立．

大英銀行，是根據英國政府一九零八年及一九一七年的公司條例，由英國輪船公司所組織的。總行在一九二零年五月三日在倫敦成立，香港分行在一九二零年六月十日成立，截至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分行分設在孟買、加爾各答、香港、上海、新加坡等處，另外在加爾各答有一家分行，他的名字是ALLAHABAD BANK, LIMITED，由總行發出五十八萬九千五百六十九萬元，作為這個分行的獨立資本，這個分行是用盧比，（RUPEE）做單位，分為二萬三千四百零三股，每股法定一萬盧比，已經付有全價的，有一萬四千零六十五股，支行和代理

處遍設全印度，共三十六處．

東方匯理銀行，由法國各大銀行組織，在一八七五年設立，即是法國安南締結盟約的第二年，總行在巴黎。東方貿易以中國安南為對象，香港在一八七六年託人代理，經過八年後，到一八八二年才擴張成為分行。他和中國政府發生關係，是在光緒二十年開始，中日戰爭之後，各國爭著向中國投資，法國也聯合俄國道勝銀行，借款中國四萬法郎，年息四厘，分三十六年攤還，訂有合同十款；聯軍之役，我國賠款四萬萬五千萬關平兩，法國佔七千零八十七萬八千二百四十關平兩，就是交由這間銀行收解，善後大借款，這銀行也是團員之一．

萬國寶通銀行，總行在紐約，香港分行在一九零零年十月一日成立，截至一九三一年統計，資產達美金十四萬五千三百四十一萬九千四百七十七元，照當時美金一元折港幣四元伸算，就達港幣五十八萬一千三百六十七萬七千九百零八元，他的營業資力，是美國銀行中在東方的首屈一指．

國民商業儲蓄銀行，一九二三年在香港註冊，總行在德輔道中，實收資本港幣二百萬元，分為二十萬股，每股十元。先施公司以法人地位為董事之一，此外有郭泉、陳少霞、黎海山、殷亮、馬應彪、蔡昌、蔡興、馬永燦、鄺明覺、馬祖容、湯信、黃在明、鄭幹生、王國旋等十四人，連先施公司為董事十五人，馬應彪為監督，王國旋為正司理，陳冠石為副司理；分行有廣州、漢口、上海、天津、新加坡等五處，九龍油麻地旺角也有支行，現在的中國聯合銀行就設在國民商業儲蓄銀行這個地址．

中國銀行，由中央銀行改變為國府特許的「國際匯兌銀行」，是從民國十七年（一九二八年）十月二十五日國民政府行政院會議議決出來的，二十六日由院令公佈新條例。新條例規定資本額國幣二千五百萬元，總行設在上海，辦理（一）代理政府發行公債，及經理付還本息事宜．（二）經理政府在國外的各項公款，及收付事宜．（三）發展及扶助海外貿易事宜．（四）代理一切國庫事宜，並有發行兌換券的特權。這間銀行的成立，是承繼大清銀行的一切特權而來，民國後，他的條例經過北京參眾兩院二讀通過，所以始終維持中央銀行的地位。原本的資本額是大洋六千萬元，到民國十七年初，已收官股商股總額是一千九百七十六萬元，設總管理處在北

平，統轄各處的分行，分行之下有各處的辦事處，初時香港也是辦事處而已，隸屬於廣州分行．

香港辦事處在民國五年（一九一六年）六月成立，設在文咸東街，由廣州分行的出納主任李錫恩兼領辦事處主任，到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二月間才改為香港分行，行址在干諾道中德忌利士碼頭對面。貝祖貽當時是廣州分行的副經理，就派他來香港任經理，李錫恩任襄理兼代副經理，因為要接近西人經紀報告國際金融行市，又在日本郵船會社左近再設一個辦事處．到民國十年新屋落成，即是現在印度合眾銀行的所在地，規模已經相當完備，可以跟外商銀行分庭抗體了．民國十七年貝祖貽調任滬行經理，由鄭壽仁繼任「鄭原為汕頭分行經理」．民國十九年（一九三零年）貝祖貽出洋英美各國調查考察，同時聘請廣東人林承芬回來充任副經理．一直到兩年前，另建新址，可是卻落入中共的魔手裡．

鹽業銀行，在民國四年（一九一五年）成立，總行設北平，營業一向以穩健著名。創辦的時候，平津滬漢四行的經理，都是當地擁有鉅資的人物，及後與金城、大陸、中南三銀行聯合營業，更加鞏固．總經理吳鼎昌，是財政界的傑出人物，當時風行全國的大公報金融評論，很多是他的手筆．香港分行在民國八年（一九一九年）五月十日成立，最初租賃文咸東街四十七號．民國十四年十月，自建新屋在德輔道中，遷入後一直營業至今，截至一九三一年底，已收資本達大洋七百五十萬元．

華僑銀行，是由華商、和豐、華僑三個銀行合併成立；華商在民國二年設立，和豐在民國六年設立，華僑在民國九年設立。根據民國二十一年年底這三間銀行的決算報告書，華商的資本額是新加坡幣一百萬元，和豐四百萬元，華僑五百二十五萬元，三行資本總額新加坡幣一千零二十五萬元．在民國二十二年（一九三三年）一月一日起實行合併，香港分行，即是由大道中的和豐銀行改組．初時的行址是在現時的公爵行樓下，當時是勝斯酒店地下，及後一度搬過現時的中南銀行地址，又搬過現時的新華銀行地址，公爵行改建完成之後，又再搬回以前的原址．

廣東省銀行，是由前廣東中央銀行所改組，他的條例經過民國二十一年四月廣東省政府所修正，資本額毫銀

一千三百萬元，香港分行在遮打道皇后行，對海彌敦道也有支行．廣西銀行是官商合辦性質，在民國二十一年八月一日成立，總管理處設在南寧，資本實收毫洋三百五十萬元，香港分行，佔資本總額二份之一，當時廣西是入超的省份，每年要運出現金抵補入超之數，致使省內銀水，常有此起彼落的變動，港行有調劑的作用，現在的行址是給和成銀行使用．

# 那份報紙

香港爆發「報紙減價」戰，戰火激烈，幾天內便毀了三間報館，其中一家，由誕生以致收場，充滿一段傳奇故事，極堪回味。

眼見它起高樓，眼見它樓塌了！

時維一九六三年，報業家族遺產權爭訟期間，妹妹手上經營的報紙，有可能被哥哥接收，急謀對策，朝中大臣獻上妙計，何不在現成的設備資源中，一賣開二，員工也可兼職，賺些外快，皆大歡喜。

於是這「免本」生意，立時開始，以套色印漫畫掃圖於白報紙上，創立先河，那時雖有彩色的「銀燈」、「明燈」，可是都印在道林紙「書紙」，彩色印在白報紙，它是第一家。創刊之日，色彩鮮明，奪人耳目，從此坐穩釣魚船，獨立經營，九二年易手，至今三十二年的歷史，一去不可再返，竟成減價聲中的犧牲品。

但是它是一家不用籌集資本，不用購買生財器具，不用雇聘職員，今日借用「白報紙」，明天便有現金收入的報紙，其特色可稱「世界之最」。

# 香港筆會四十一年

承余玉書兄寄來香港中國筆會四十週年紀念特刊，封面上標著「鐵肩擔道義，辣手著文章」，是筆會的格言，發人深省．香港中國筆會創立於一九五五年三月十六日，九五年十月二十日至二十一日慶祝四十週年，為了包括記述四十週年大會經過的緣故，特別延後到九六年三月才出版，所以我的題目是「香港筆會四十一年」．

筆會首任會長是黃天石，歷任有十三人，其中有七人已物故，現任是江素惠，初時的會長是可以連選連任的，所以黃天石一任十幾年，到他不幹了，接任的是羅香林，也連任到他逝世，一任八年，其後改制，祇能連任一年，所以才有十三個會長，否則可能四十年祇有三個會長呢！

國際筆會的總部是在倫敦，北京，上海，廣州，台北也有分會，一九六八年北京分會忽然易名「北京筆會中心」，頗有自居「中國筆會總會」的野心，國際大會在法國孟頓舉行第三十六屆大會時，徐東濱代表香港提出反對，因而作罷，所有地方筆會，一律平等．

# 初期影院

## 白頭人話香江

香港的戲院，是先有「大戲院」，後有「電影院」，初時有些人從英美運來一些影片，都是一二百尺的短片，夜裡就在街頭巷尾或者空曠的地方，臨時架起帳幕，都是露天的，把長凳和椅子擺成一列一列的座位，後面用兩個皮箱，一個放著影機，一個裝載畫片，掛著一幅白布作銀幕，放映的時候，就把兩個皮箱架高作為機房，一個伙記主持放影，一個伙記在門外嚷著（睇影畫戲，一位一仙），收了入場費之後就讓人們進去觀看，一般人都並非真個為欣賞藝術而來，而是給「好奇心」所驅使，當是看把戲，看怪物般心理，及後有比較長的片子，放映一點多鐘的，收費就由三毫到一元了．

第一家電影院的建立，是在雲咸街現在南華早報的原址，名字叫「比照」，是一個長方形的建築物，祇有樓下沒有樓上，容納六百多個座位而已，當時放映影片多數是「奇士東」，「生鬼泰」主演的諧畫，笑料豐富，情節簡單，再加上解畫員的百般譬解，也有很多引人入勝的地方，每一次更換新畫，都吸引不少觀眾，生意甚佳．

及後，在中環街市斜對面，即是現在爹核行的舊址，建有一家「域多利戲院」，正門向砵甸乍街，橫門通電車路，有三層樓，內部的佈置也相當講究，帶位員都穿劃一的制服，所映的都是頭手畫，每晚只映九點一場，未開映前由樂隊演奏音樂助興，有時也兼演歌舞班獨幕劇，或者舉行歌唱會之類，算是一間最高尚最貴族化的電影院，觀眾以外國人為多，佔七成以上，高等華人才敢光顧，普通的還是「比照」的客仔．

後來，中環街市對面現在滅火局的地址，建有一間叫做「奄派亞」，建築形式十足一間貨倉的形式，上蓋是金字式的鐵架，四週砌磚牆，內部佈置不及域多利的華麗，放映的也是二手貨，座價分毫半兩毫兩種，觀眾十之七八是中國人，外國人很少，只有水手和兵哥們才偶一光顧，及後改為「和平戲院」．

九龍最先的一家影院就是油厤地的「廣智戲院」，收費五仙一毫二毫，是九龍平民化的唯一娛樂場所．域多利戲院改建為「爹核行」，該院主人轉移目標在尖沙咀開設「景星」，再過幾年中環又有「新世界」．

皇后戲院沒有建成電影院之前是賣古董顧繡的商店，後來給一個經理西片的商人看中，建成現代化的影院，跟著又有人集資在華人行對面建立「娛樂戲院」，他的原址是四家灰色建築物，開設烏利文鐘錶店，義生發洋服及日用品公司，威士文餐室，和一家猷太人商店，娛樂和皇后開設的時候已經有「有聲電影」記得皇后第一部有聲片是「歌台憨者」，再過幾年才有對面海的「平安」．

# 鄧家大宅

## 白頭人話兒香江

前些時談及鄧家收購九如坊的橫街狹巷，擴建為「九如坊戲院」，鄧家是香港有數的世家，這一個大家族在香港的歷史上也佔一頁很重要的地位，鄧志昂捐獻香港大學一座「中文學院」，建築在般含道英皇書院對面的山上，紅牆綠瓦，從大堂沿著好幾段彎彎曲曲的石階直下到般含道邊的正門，建築成東方色彩的牌坊般形式，在大堂裡的走廊上，石牆上他刻著說明這座學院是專為提倡發揚中國文化而設，算是對香港文化的一大貢獻．

以前，鄧家在香港擁有三間古色古香的大宅，保存著純樸古雅的風貌，那三間古老大屋的一間就在荷理活道華僑日報報社的右鄰，正中有一頁四扇大門，跨進門後有一個天井，再進便是大廳，兩邊大房，完全跟鄉下裡的大屋一般，沒有樓上，屋脊是蓋瓦的，這間古老的房子在幾年前塌下來了，現在改建成兩間小平房，也沒有樓上，一間是開了一家書店，一間是一家建築商作為辦事處．

另外一間古式大宅是在灣仔道現在白宮酒店的舊址，樓下就是現在的美斯百貨公司。以前的古老大屋，雖有那麼長度，樓下卻祇是一扇黑板大門而已，樓上臨街長長的一道走馬騎樓，地點朝正勳寧道，坐電車到悅興酒家那一站時，每一個人都可以看到那座跟左鄰右近的洋房有很大差別的古老房子，一九四七年間才改建成現在這幢新樓．

碩果僅存至現在還沒有改建的，是座落在歌賦街以前循環日報報社左鄰的所在，跟毗鄰的洋房也有一個明顯的對比，大宅的門口並不很大，可是內進所佔的地面是頗寬廣的，算是屹立至今的一座代表童年香港的老房子了．

# 大佛口

## 白頭人兒話香江

在香港有住過二十年資格的，大概會懂得香港有一處叫「大佛口」的地方。

那地方的所在，就在現在麗的呼聲對面，當時電車走到那兒的時候，要緩緩的轉好幾個大彎，朝向莊士敦道的時候，就可以看到一個巨型的大佛掛在屋宇的前面，那座大佛的塑型，就像日本鎌倉的那座大佛一模一樣，有些人把它好像「菩薩」般的供奉著，其實就是日本商人的商店標誌而已。

那個時候靠山面海一帶的商店，即是現在「泰雲酒店」相連的那十多家商店，一直向東沿莊士敦道過去，都是旅港日本商人所開的小商店，舉凡一切日本出產的東西，那兒都有出賣，差不多香港的日本人，也集中住在那一帶，同時日本人的鄉土意味很濃厚，甚至豉油豆腐之微，也非要幫襯日本人自己開的商店不可，因此那兒不啻變了一處「日人區」。

七七事變之後，排日的空氣日趨濃厚，那兒的日本商店有時也會受到激烈份子的騷擾，那個「大佛」的標記也給拆下來，可是日本人在那兒居住的還很多，一直到香港事變，淪陷以前，英軍一度把所有的留港日人收進集中營，才絕了日本人的蹤跡，淪陷以後，日本人也多數集中在灣仔一帶，可是已經不狗一拘，散到修頓球場以東了。

軒尼詩道和皇后大道東的交界，就是所謂「大佛口」，差不多是傳統的「阻街女郎」出沒的所在，因此，提起女人，一談到大佛貨色，就意味是那一路貨呢！

# 名園

在北角英皇道上，靠電車車房那一邊，曾經是一間大戲院的所在，以前就是一個名聞港九的遊樂場，他的名字是「名園」，以前東行的電車，也有一路是排著「名園」牌的．

「名園」原本是姓高的產業，依山面海，有山林亭台樓閣之勝，山坑裡流水潺潺，清流激湍，頗有流觴曲水之妙，三十年前是收入場券的，場內有好些「擲籐圈」、「射鏢」、「攪珠」，等的玩意，也有「唱女伶」、「耍把戲」、「大力戲」、「魔術」、「鑼鼓戲」之類的表演，另外有很幽雅可以喝茶閒談的地方，有時還有燒煙花，舞火麒麟的節目，因此吸引不少遊客，一度還曾做過「超渡幽靈」的道場．

一九三一年間，由姓高的業主轉租給聯華片場，那個時候聯華正在全盛時期，除了在港設廠拍片之外，還在靠近電車路的平地，佈置成一個露天電影場，算是香港第一家，那地方接近好幾個游泳棚，夏天的晚上，游了水後的泳客還可以到那兒欣賞一場電影才回家，給天然的海風吹拂，份外覺得怡神，坐電車的樓上從外面經過，也可以看見銀幕上的戲，差不多映的都是聯華出品，那個時候的聯華初期作品如「故都春夢」、「野草閒花」、「戀愛與義務」、「恒娘」等，筆者都曾在那兒看過．

聯華港廠還有一個演員訓練班，那時由名作家侯曜主持訓練，祇辦過兩屆就停止，現在在電影界好些吃香的人物，都是聯華訓練班的學員，片場裡一度曾鬧過鬼．

聯華結束了之後，改租給大觀影片公司，大觀初期的作品由新靚就李綺年主演的「殘歌」，和吳楚帆李綺年主演的「生命線」，都是在這兒拍成的，我也曾經看過他們拍戲．

大觀搬出之後，一度曾做過「如英製罐廠」和「信隆罐頭廠」的工場，現在卻全蓋了房子，往昔的園林之

勝，變成煙消雲散．

名園後面的山上，就是有名的「賽西湖」，好些學生哥都攀到上面去旅行，有一個天然的水塘，頗堪流連，以前有相當多的樹木，現在卻給斬伐了，太陽當空的時候，有點吃不消．

# 富珍齋

最初香港的海傍就是現在的大道西，南北行街一帶，已經是填海而來的，在那海傍沙灘上的一個小丘，曾有人建立一座小屋，賣的是潮州帆船運來的金銀神紙，和一些用得食得的潮州土產，此外還有自己製造的潮州餅食，好像「老婆餅」、「雲片糕」、「軟米糖」之類，可以說是香港的第一家潮州餅店，他的名字便是「富珍齋」．

富珍齋的現址，就在現在南北行街靠德輔道西那邊中段的一家藥材行所在，旁邊就是靠著「香馨巷」、「香馨巷」除了這一個「靚名」之外，還有一個不馨香的名稱，叫做「屎坑巷」，可是潮州人卻叫它「富珍巷」，進裡邊有一處比較寬曠一點的地面叫做「富珍後尾」，就是因為「富珍齋」得名的緣故．

在香港住上四十年的，沒有不知有「富珍齋」這一家餅店的，不祇是潮州人自己，即使是廣州人以至山東人，都懂得到富珍齋買「潮州老婆餅」，是懂得享受的一回事．

及後那幢屋子改建為石屎樓，富珍齋遷到德輔道西現在公園酒家的位置，過了幾年，又搬到大道西現在是一家藥店的所在，那個時候生意相當鼎盛，除了正店之外，還在灣仔道設有分店，不料好景不常父子兄弟間竟然打起官司來，訴訟的結果，兄弟分家，哥哥佔有原有的鋪底，弟弟折產另在舊店的對面開了一家「ｘｘ齋」，灣仔道的分店初時還是他們兄弟所有的，漸漸也換了主人．

現在，富珍齋這個招牌，已經變成歷史上的名詞，徒使上了年紀的人們在茶餘酒後作為閒談嘆惜的資料而已．

# 春季大馬票

秋季大馬票已成過去，現在人們要投資的應該著眼在春季馬票了，每一年裡的三次大馬票，總是以春季這一期的彩銀數目為最龐大，這裡面有好幾個原因，以前的春季大賽馬都在舊曆年正月初八九以至初十前後舉行的，好些發了新年財之餘，再求一搏，當然樂得多買幾張，最近這幾年來，卻提前在新曆年之後，舊曆年之前，正好是給人家祈求一筆鉅彩歡渡新年的機會，因此銷出的數字也增加不少．

這裡且從一九四七年的春季馬票統計數字說起：從一九四七年至一九四九年的春季大馬票，都是「打吡大賽」，由當年度的新馬作一哩半的競賽，到一九五零年已開始改為「皮亞士紀念賽」由該年度的新馬，作一哩又四分之一的比賽，一九五二年因為當時的新馬還未運到，改由舊馬第一班乙上陣．

一九四七年售出的彩票總數是七十四萬張，頭馬為「挪后」所得，由「黑先生」策騎，頭獎獲得獎金四十六萬四千七百九十二元．

一九四八年度的春季馬票，一共售出一百五十一萬二千張，頭獎由「潘露德」騎師騎「愛達民」獲得，頭獎獎金額為六十八萬五千零八十八元二角．

一九四九年售出彩票總數為一百六十八萬八千張，頭馬「金芍藥」，由「謝文玖」騎師駕御，頭獎彩金七十六萬五千六百六十九元．

一九五零年，售出彩票總數為一百五十七萬張，該場出馬五匹，結果由「烈打」騎師所騎「根州女士」獲得頭獎，獎金七十一萬二千一百五十七元．

一九五一年，售出總票數為二百二十九萬七千張，該場出馬八匹，頭獎為「徐文奎」騎師所騎的「倫敦十七」獲得，「倫敦十七」後來易名為「螢火」，頭獎金額為一百零四萬一千九百二十一元．

一九五二年售出的彩票總數為二百四十四萬張，頭馬「天下太平」，由騎師「郭子猷」執鞭，頭獎彩金一百一十萬零六千七百八十四元．

從這些歷年的數字看來，可以知道每一年的獎金銀數一年比一年增加，或許今年的春季馬票銷數也會更進一步，橫豎「生意淡薄」，人們祈求「橫財」的慾望更多，且看今年的數字如何，不久的將來，就有解答．

# 如意樓頭選歌姬

民國十六七年間，香港茶樓附設的歌壇茶座，盛極一時，尤其是一間由梁澄川主持的「如意樓」，更加「當行出色」，如意茶樓的原址，就是現在永樂東街的「清華園」所在地，經營有術，除了歌壇的裝潢佈置，極盡美輪美奐之外，開始印派曲本的辦法，又有女侍服務招待，同時更發售「瓜子包」，有些內裡附有茶券，作為獎品，在門口寫著一個牌子：「先生呀，你想不破鈔，拾得什麼東西呢？」文字頗有點怪氣.

民國十六年十月十一日，是這家「如意茶樓」的第二週年紀念，梁老板更別出心裁舉辦一次「歌姬選舉」的盛會，從這一天開始，光顧的茶客們每一盅茶附送「選舉票」一張，同時還在好幾份報上登出廣告，也印有符號可以由讀者剪出後向茶樓換取選舉票，每票可選一人，填好後投入司櫃旁的選舉箱裡，由十月十一日開始到十月二十六日結束，在這十五日期間，每日開票一次，將各個歌姬得票的數字發表，天天有競爭，頓地使捧伶的舅團們和歌姬本身都有患得患失的心情，漸漸進入白刃戰的緊張階段.

由十月十一日至十七日晚止，得票最多的是月兒二百五十九票，燕燕得票二百零三票，飛影一百六十二票，郭湘子一百三十七票，瓊仙九十一票，其餘的一二十票而已，到結束日，總計票數最多仍為月兒，被選為「歌界明星」，燕燕被選為「生喉領袖」，瓊仙為「子喉領袖」，湘文為「平喉領袖」，飛影為「大喉領袖」，獎品是金徽章，和鮮花籃，頒獎之夕，各入選歌姬同場唱出，情形相當熱鬧.

那個時候好些舞文弄墨的文人，在小報上捧伶的風氣很盛行，選舉結果，因為擅唱子喉的「翠姬」落選，竟然有人為她不值，在「國民日報」上發表文章，題目為「翠姬竟至落選」，結尾還勸翠姬不如改習生喉或平喉，更有前途，可見得一般舅國賓相當關心.

梁澄川除了主辦歌壇之外，還糾集一群文士如李浪生，吳俠父「擅長繪畫」，蔡壽康「擅長攝影」，編印一

叫做「歌聲艷影」的雜誌，由永發印務公司印刷，把那一個時代的歌伶們的倩影名歌都收集在一起，甚至當時報章上對於唱伶的批評文字，都附在卷末，編印得相當精美，每本售價七毫半，可惜祇出了三四期也就停版了，現在梁君仍然健在，不過已經不再經營歌壇，改在棉織品洋貨那一方面發展，環境甚佳，一般有二十年以上周郎癖的，都曉得這位人物．

# 利園

在「愉園」之後，再有一處「樟園」，也是遊樂場的所在，在「南華會」一文中，曾經有敘述過一些關於「樟園」的事蹟，這裡不再詳贅，一九二八年間，已故港紳利希慎也在他所有的利園山，開闢成為一處遊樂場，名稱叫做「利園」，貼近利園山附近的地產也都是他的所有，利園街，希慎道，利舞臺都是他的產業，還有在堅尼地道口的一幢大房子，也是他的所有，是香港有數的物業家．

利園依循山勢的迴環曲折闢成高低有緻，在平臺的地方建為舞台，每晚演出粵劇，電影，國技，魔術，雜耍，唱女伶，其餘還有猜謎，棋壇，有獎遊戲等，入場券兩角，在電車路拾級而登，曲徑通幽，走過一度山洞，豁然開朗，就有一尊觀音像站在那兒，再進有座假山，轉過一片平臺之後，還有很多羊腸小徑，迴欄曲折，蜿蜒而上，有些鐵籠養著一些孔雀，鴛鴦，走獸之類的動物，夜裡點綴著連串的電燈，有些地方熱鬧，有些地方清幽，也有茶水酒菜部的設備，確是一處遊人的好去處，尤其是交通便利，門口就是車站，因此遊人倍多．

戰前已經停止為作遊樂場一度租給人家做製片場，胡蝶主演的「絕代佳人」「不是年前描寫信陵君與虞姬的那一套，而是描寫陳圓圓與吳三桂故事的」就在這裡攝製，後來片場結束他遷，改為「嶺英中學」的校舍．

一年前，嶺英蓋了新校舍，就在利園山的傍邊，整個利園山也就爆石炸平，闢為平地預備將來蓋房子，當遷移到那座觀音像的時候，就有一段神話，說砍斷那觀音頭的工匠得病昏倒，惹起很多迷信的男女爭著去膜拜這個斷頭觀音，後來這斷頭觀音移到沙田那邊去，香火還是鼎盛．

# 扯旗山

在登山纜車還沒有設立以前，已經有略具雛形的小徑可以由兵頭花園通達扯旗山頂了，一些斜坡跨成的小路和有些梯階之類，做成一道祇可以行人的山徑，沿路還在每距離不遠的地方設置一些石凳之類，以供遊人歇腳休息，因此，居住在香港的人們，有空閒的功夫，要登臨一下扯旗山頂欣賞整個香港的風景的機會並非難事．

一說扯旗山的命名，從張保仔盤踞著香港作為賊竊的時候，就已經利用這個山峰作為傳達訊號的工具，比如說遠處發現有商船經過的時候，他們的頭目就在扯旗山頂懸掛旗號，發施號令指揮他的部下發動襲擊的動作，所以就叫它做「扯旗山」．

另外一個說法，卻是香港歸入英國管轄之後，利用它來懸掛商船進港的記號，比如說今天有一艘太古公司的船隻進口或者一艘渣甸公司的船隻出口之類，在扯旗山頂就掛出那一家的旗子，表示出船期的記錄，因此也叫做「扯旗山」．

還有一個作用，每一天的中午十二時正，在扯旗山頂發出一響「午炮」，等於「標準時刻」報告，好讓全港的人們可以「對時」．「午炮」除在扯旗山頂施放之外，同時還在渣甸山的「渣甸倉」口曠地施發，一直到渣甸山改建房屋之前，才把那門「午炮」撤去．

初期的扯旗山頂也設有一家「茶居」，卻不是現在的「山頂酒店」，是經營供給中國人的小型茶店，有龍井水仙，有蝦餃燒賣叉燒飽，一盅兩件有交易，並不是貴族化的享受，在茶居外圍的欄杆邊，還架有兩架望遠鏡，化一個銅仙，就可以租來瞟一瞟香港是怎個樣子的．

# 第一部電影

曩昔，在報上看見一段報導中國影壇元老黎民偉先生逝世的消息．黎氏在十月二十六日下午五時，病逝九龍黃大仙寓所，因為患頸癌，醫治甚久，日見轉劇，終於不治而死，二十八日大殮，二十九日上午在萬國殯儀館舉行安息禮拜後出殯，一代元老，又弱一個，使人讀到這段新聞，不勝欷歔．

聯華影業公司最紅時代，就是黎氏與羅明佑合作的那一段時期，他的太太林楚楚，在中國有電影歷史以來，是一個教人難以忘記的典型「賢妻良母」的角色，他的兒子黎鏗，更是一顆紅極一時的童星，在「人道」一片中，都有他們母子倆的戲，黎鏗就是在這片裡初露頭角，及後在「迷途的羔羊」、「母親」等片子裏，再有優越的演出，黎氏一門數傑，可以說是中國的「電影世家」．

黎氏不但是中國有數的製片家，而且還是香港第一部電影，也是中國第一部電影的女主角，那部電影的名字就是「莊子試妻」．在一九一一年攝製，那個時候有兩個美國人布魯斯基（BROSKY）和雲威然（VANVEZER）來港攝製新聞片，當時黎民偉主辦「清平樂」和「鏡非台」兩個劇社，老早有從事電影事業的野心，祇是對於電影的技術還是門外漢，所以遲遲不敢放膽嘗試．

後來得到友人張銘的介紹，認識這兩個美國人，有一次無意間談及想將一齣「莊子試妻」的故事搬上電影，那兩個美國人也有這個興緻，經過幾次的商討之後，果然成為事實，可是當攝製這部「莊子試妻」的時候，卻找不到有人願意做女主角莊子的妻子，物色多時，依然無人應徵，祇好由黎民偉自告奮勇，易弁為笄，解決了女主角的問題，這部「莊子試妻」才得卒底於成，可以見得那個時候電影的拍製著實是一件傷腦筋的事情．

「莊子試妻」攝製完成之後，黎民偉再和鄒海濱，陸醒伯，羅家祥幾個人，合作組織第一個製片場，名字叫

做「民新影片公司」，也就是「聯華」的前身，場址就在銅鑼灣天后廟的前面，即是現在「銀幕街」的斜對面，後來政府當局開闢馬路，命名為「銀幕街」，也就是表示那兒曾經設過製片場的意思。

# 歌壇滄桑

香港的歌壇，在罷工風潮以前，就已經有設立的了，相當蓬勃，罷工風潮以後，不無影響，同時歌伶們也聯合要求增加待遇，樂師也要求增加工值，有好些歌壇的主持人感到無利可圖，意存消極，索性停唱，由得茶樓裡祇開茶市便算．

後來，有好些歌姬也感覺到在歌壇裡不容易討飯吃，紛紛找尋歸宿，嫁人為婦，也有些離開香港，到廣州上海安南各處地方，另求發展，留落在香港的，也就覺得需要自行降低身價，希望仍然能與歌壇共存共榮了．

當時離港他去的，計有燕紅去了上海，燕非，妙玲，鳳影，小靈枝去了安南，妙珍，梅影去了廣州，幽閒女「後來改名為蟬蟬」，端莊轉移陣地在油麻地一帶出唱，及後燕紅燕非兩人又已羅敷有夫，妙珍到廣州改名為秋海棠，跟當時的粵劇「開戲師爺」「甩繩馬騮」結不解之緣，一同和陳基過著甜蜜生活，有一個叫做「耐冬」的不知所蹤，麗方卻深居寡出，好些舅團輩深嘆人面桃花之感，工愁善病的「梅影」，到了廣州後聲譽頓高．

跟著香港後起好幾個名伶，飛霞，月好，碧雲，珊瑚，蓮子，月華，幻影，同時在廣州相當吃香的生喉名角燕燕和雪卿卻轉來香港，上海也來了一個「公腳秋」，陣容相當強勁，民國十六年，因為赤禍的關係，廣州的歌伶如梅影，白牡丹，妙然，大銀仔，和擅唱南管的卿卿，李派娘系的白玉梅，文武耀等，又相繼來港，一時的歌壇又蓬勃，歌壇設立的家數也漸見增加．

如意樓頭的選舉歌姬舉行過後，月兒的聲譽驟高，就從這個時候開始一路紅得發紫，到現在還算是「鬼馬歌王」，月兒最初用「月影」的藝名出唱，一度因為跟大腹賈結婚而輟唱，及後再現色相才用月兒的藝名，當時她的名曲有「蝶迷」、「新芙蓉恨」、「菱塘影」、「世外桃源」、「柳為荊愁」、「梨花壓海棠」、「苦鳳鶯憐」、「湖海飄零」等，後來跟錢大叔奔月等灌了幾隻唱片如「難兄難弟」、「柴米夫妻」、「攤路行」，傳誦一時．

及後再崛起的有張蕙芳，少文，妙生，小明星，徐柳仙，李少芳這一輩子，淪陷時期，好些男歌伶加入歌壇活動，洗幹持發明「幻境新歌」，第一首是在廣州酒家唱出的「花開蝶滿枝」，跟著「月下魂」、「霸王雞」、「鬥氣姑爺」好些都是在酒樓舞廳裡演出的，漸漸進入廖志偉表情動作的諧曲，現在還有不少流傳著，當時有一個「女薛覺先」叫做「葉芷」，歌來很有薛腔的神韻，可惜不幸短命死矣，戰事還未結束，已經死去，日治時代，李少芳曾經因為一首「光榮何價」涉嫌煽動，被捕入獄．

# 街道別名

香港的街道，有好些除了原有的一個名字之外，還會有一個「別名」，有時別名為人所眾知，原有的名稱反而不見普遍的，所在多有，比如前些時所說過的「蘇杭街」，就比他原有名字的「乍畏街」通行得多．

又如「南北行街」，在英文地圖上找不出這條街來，他原有的名稱是「文咸西街」才對，因為那兒一向都是集中一些經營南北雜貨行舖在一起，因此叫做「南北行街」，反而「文咸西街」的名字更少人知道，這條街的英文名字也點奇怪，並不叫STREET而叫BONHAM STRAND WEST，這個STRAND是海邊，堤岸，淺灘的意思，可以見得在初時的文咸西街就是濱海的所在地，從這個地名可以得一明証，跟文咸西街交叉相銜的還有一條「文咸東街」，由「水車館」威靈頓街口開始，一直蜿蜒伸到皇后大道西「水坑口」所在，就是文咸東街，可是它並沒有另外一個別名．

永樂西街有一個別名叫做「米街」，在好些年前，那兒是「米行」的集中地，所以有這個名稱，可是現在的「米街」分散到文咸西街，德輔道西，和興西街，干諾道西都有，「永樂西街」也就忘卻有「米街」這個別名了．

發興街因為專賣供給裁縫店補充材料用的布碎，所以又有一個別名叫「布碎街」．

永安街因為全街都是開著「布舖」，尤其是花花綠綠的花布擺滿每一家的店前，因此又有一個別名「花布街」．

永勝街專賣雞蛋鴨蛋，這些蛋店多數是「惠陽人」「汕尾人」開設的，也有一個別名叫做「鴨蛋街」．

閣麟街以前開有很多家專賣飛禽走獸的「雀鳥店」，因此有一個別名叫「雀仔街」，可是這種「雀店」現在已經完全絕跡，也很多人忘記它有這麼一個別名了．

新街市街因為開著的都是果欄菜欄，因此又有一個別名叫「果欄街」，上環街市門口的一處所在，以前做過「刑場」，也開過生果檯，也有一個別名叫「十王殿」，德輔道西因為開設不少鹹魚店，又叫「鹹魚街」，威靈頓街口有一處叫做「二奶巷」，是以前很多闊老們的金屋藏嬌所在，後來卻是「私娼寨」的淵藪．

至於「為食街」，香港給加上這個別名的街道卻多著呢，差不多有熟食攤販聚集一起的都可以加上這個別名，好像士丹利街，西營盤第三街，三角碼頭附近的修打蘭街，灣仔大王東街，尖沙咀廣東道北京道，油麻地的榕樹頭，旺角的旺角道，深水埗的基隆街都是．

# 加冕聯語

一九三七年，距離英皇的銀禧紀念後不久，又來一個英皇喬治六世的登基大典，香港也曾熱鬧一番，加冕會景的熱烈情形，不比銀禧紀念遜色，遊行的隊伍，比較這一次女皇加冕會景還要長得多，單是參加舞龍就有五條，其他醒獅不下十餘隻之多，單是香港方面也就遊行兩日兩夜，兩天的路線各不相同，第二天還特別經過堅道般含道，在督憲府的廣場所有的「龍」「獅」都有表演，夜景中有大觀影片公司參加的花車，由十二個女明星打扮成「金屋十二釵」坐在車裡，開到憲府的廣場上，高歌一曲「祝壽」，博得掌聲不少，那個時候正好大觀公司有一部「金屋十二釵」的電影開映，同時也是宣傳手法．

夜裡到處看見用電燈砌成的GOD SAVE THE KING英文字，大戰艦，外洋船，渡海小輪，也都綴滿燈光，雖然不比這一次女皇加冕的特別輝煌，可是夜景的遊行隊有佛山秋色，各樣各色的魚燈，紗龍，卻是這一次所無的，海面有顏色噴水表演，電車綴滿燈飾，砌成LONG LIFE MY KING AND QUEEN的字樣來回巡行，會景巡行殿後部隊奇怪的卻給跟著一些擔紅白大旗寫著「婦科專家」、「白鳳丸」的賣藥旗幟．

南北行街的牌樓極為堂皇，那個時候南北行街的聯語是相當膾炙人口的，無論有什麼慶典的日子，都有他們要這一套的機會，街頭的一對是「勝會竟能常，銀禧才罷，加冕遞興，樂事不妨多，且見好題賡續去．」「大同原可致，倫敦騰歡，香江熱鬧，懷柔先及遠，徐將善意擴充來」．

街尾的一對是「泰伯因弟賢而讓，盧舜擬遵海而逃，言情者薄夫子而不為，又何期中外古今先後輝映」．「政府有專使之隆，僑眾盡睦鄰之誼，向交乎在商之可興，頗值得官民彼此優樂相關」．

在南北行公所門口的一對是「公毋為闇然於世也」「所欲者有以利吾國乎」，花棚的一對是「草號忘憂，故教大地含生意」、「花能解語，似向人群祝太和」，戲棚的一對是「歌舞未必盡昇平，得樂且樂」、「技術是

真能合拍，可觀則觀」，八音棚的一對是「聞其語，闃其無人，亦步亦趨亦多衛」、「見於面，施於四體，不言不哭不動心」．

# 大會堂

最近在中區進行的填海計劃，預算將來在新填地上建築一座宏偉的市民大會堂，大會堂的模型已經公開展覽，內部的設備也有公佈，雖然引起很多人的不滿意，認為不夠堂皇太過渺小，或許將來接納多方面的意見改善，可以達到理想的地步，在八十七年前，香港原本有一座大會堂的，地點就是現在的匯豐銀行和中國銀行的地址，一九三二年拆卸後，政府把地皮一部份賣給匯豐銀行，戰後再將其餘部份賣給中國銀行，拆卸的時候政府是答應過重建給市民的．

市民大會堂在一八六六年八月興建，一八六七年二月二十三日正式奠基，工程經過三年，直至一八六九年十一月十二日，由愛丁堡公爵主持揭幕，當時的香港總督是麥當奴，大會堂的存在一直維持六十三年，直至一九三二年才拆卸，改建為匯豐銀行．

大會堂的內部，包括一所劇場，兩個大堂，一間音樂室，一間公眾圖書館，一間坐位室，一間博物院，還有西商會的辦事處．劇場有五百六十九個坐位，舞台有二十八尺闊，三十尺深，劇場最闊部份四十八尺，經常有旅行劇團和香港的業餘音樂劇團上演，大堂也有時舉行舞會，音樂會，演講會之類．

圖書室裡的藏書，大部份為莫理遜教育會在一八六九年捐出的大批圖書，一八七一年的藏書八千本，有三千本是維多利亞圖書館的信託人捐出來的，閱書可以免費，可是要領閱書証，當時領有閱書証的約有五百人，每月到館借書的平均有外國人一千四百一十二人，中國人六百二十八人．

中國人感到興趣的，還是博物院，那裡有相當多的珍貴展覽品，有一具完整的真人骨幹，和一隻在新界捕獲的老虎，整隻槳製，在當時的中國人很少能看見這些東西，因此引為奇談，參觀的人很多，開放時間每日上午十時至下午一時，再由下午二時至五時，因為中國人參觀的太過擁擠，外國人反而沒有機會參觀，及後分開上午招

待中國人，下午招待外國人，特別指定星期六上午專給中國婦孺參觀，同時陳列品還加上中文註解．

大會堂的建築，是採用希臘古典式，屋頂中央設有一個英國皇室徽章，章的兩旁有一獅和一獨角獸對立，那隻獨角獸又有人叫做「麒麟」，也有人叫做「金馬」，當時有一個神奇的傳說：據說夜裡聽見馬嘶，有人發覺這隻金馬走到海傍喝水，好些人恐懼金馬成精會有禍患，提議政府除去，政府認為神怪無稽，及後也有延聘巫師作法，用劍惕去馬蹄，用符封去馬跟，果然不再聽見馬嘶，一度還用鐵練緊鎖馬腳，這就是當時傳誦的「金馬成精」神話．

# 蘇杭街

最近，市政府衛生局發出通告，限令好些屬於土庫，地窖，車房作為商店或者住宅的建築物，所有住客要在一年內遷出，繼堅尼道，跑馬地山光道，山村道，黃泥涌道，堅道，般含道，薄扶林道，西營盤第一街，第二街，第三街，奥卑利街，雲咸街之後，乍畏街也有五十二家商店接到通知要限期遷出，因為乍畏街的地勢比較皇后大道中低陷有一層樓之多，所以在大道東方面說是地庫，在乍畏街方面並不見得跟對面舖的正式地下有太大的分別，難怪在上址營業的住客有些說住上幾十年還不知是住在土庫的，中華總商會也願意替他們出頭爭取不必遷出的要求，華革會也預備加以援手，將來能否如願，且待下回分解．

乍畏街的名稱，原本紀念一八五一年第五任總督「乍畏斯大將」的，可是有些香港人祇知道這條街是叫做「蘇杭街」而不懂它叫做「乍畏街」的．

為什麼叫「蘇杭街」呢，因為在早年的香港，這一帶的地方是最繁盛的所在，整條街都是賣「蘇杭雜貨，綾羅綢緞」的，差不多每一家都是做「蘇杭貨」的，成行成市，一般市民叫它「蘇杭街」總比較記一個外國人的名字容易得多，因此「蘇杭街」的名稱不脛而走，就以現在而論，仍有不少的布店開設在這條街上，不過單獨賣「綢緞」的已經少了很多了，貼近文咸東街那一頭有一家「盧信隆綢緞莊」，是有相當歷史的一家，以前大公司還沒有發行「禮券」的時候，他已經有這一套了．

另外一行也成行成市的就是賣「日用品」的商店了，皮箱皮包，磁器碗碟，塘磁器皿，玻璃器具，銅鐵炊具，至臭丸樟腦餅都有出賣，一些要採購家具的主婦們都懂得跑這條街的門檻，現在需要遷移的也大多數是這一行業的商店，他們都是整齊地背大道中向海傍那方面開設的，很奇怪的，布舖卻又多數開在他們的對面．

以前「年宵檔」還沒有劃定在灣仔高士打道擺賣的時候，每一年的年尾，所有「年宵攤」都在這兒開設，熱

鬧得很，就是這幾年，雖然年宵檔沒在這兒擺賣，可是「花市」仍在這兒聚集，除了孖沙街禧利街之外，花販們聚集在「蘇杭街」的也不在少數，尤其有些花園們臨時租賃店戶擺賣他們「盆花」，更擠擁到不得了，也有些租賃店戶專賣古今字畫的。

## 水車館

現在的「消防局」以前叫「火燭館」，再早卻更有一個怪名叫做「水車館」，其實也正是名副其實的．「館」裏最主要的設備就是「水車」呢！

所謂水車，中間是一個大水桶，兩旁安著兩個大木輪，用人力推動到發生火災的地方，像坐蹺蹺板般的搖動裝在大水桶裏的大唧筒，把桶裏的水壓入帆布喉，再射入火區，因為加上去的人工壓力相當大，射程也能達到相當遠，把持那個龍頭的人也得費相當氣力，不是年壯力強的幹不來．救火的時候，委實是一幅動人的圖畫；一些人忙著搬運小水桶倒入大水桶，一些人忙著搖唧筒，一些人忙著把持龍頭，一些人忙著搶救災民財物，同心合力，大家總動員．

早期的水車館是由商民們或者街坊團體自己組織的，最出名的是「南北行街」的水車館，就設在現在的南北行公所的樓下，即是南洋商業銀行的西區分行的現址．南北行規定每一家商行都要派兩個伙記當消防員，每個月裏經常要演習救火的技術，同時還設有獎勵的酬勞之外，那一個最先出動的再獎銀一元；負責把持龍頭的也可多得一元．

南北行街把持龍頭最出名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蔣士楷」，一個是「巢炳」，蔣士楷當時是船務經紀，會講英語，因為從小便在英國船上當阿BOY，後來改行船務經紀，南北行街的大戶商行每年裏都要租賃不少船隻到華北華中裝運土產來港，租船的生意多數落在蔣士楷的身上．因為他身壯力強，人高膽大，他也樂得擔任「龍頭」角色．

巢炳是第一任文商專科學校校長巢坤霖的祖父，當時是南北行一家大商行「元發行」的「孖氈」，「即是英

文秘書的職位，由英文MERCHANT這個字翻譯過來的」，也是醒目人物，自然把持龍頭也少不了他一份兒．

救火員也有一套制服的，大都是束腰束褲腳的緊身衫，好像舞台上的打武裝一樣，特別的是每一個人還得戴上一頂尖頂闊邊的竹笠帽，火警的時候，要有戴上了號帽和穿上制服的才得自由進出火區，其餘的人都被街坊團勇們攔住，不讓他們闖進火區，預防乘機搏亂．

後來的南北行水車館搬到大道中的一間房子，就是後來的「洪桂昌專醫喉科」那一幢房屋．其他的行業如故衣，當押行，蘇杭街，肉行商會，燕梳行，也有這一類的水車館設立，一直到政府正式設有滅火局，才漸歸淘汰．

到一八七二年，香港政府才正式成立救火委員會選派一個警官擔任訓練工作，救火隊員只有西人沒有中國人．一八七八年，全港只有救火車六輛，救火員十四人．到一八八八年增至三十三人，當時的救火局就設在大道中五號警署，即是現時的「何東行」，也就是以前人們叫做「水車館」，毗連威靈頓街口文咸東街口這一個三角地帶，老一輩的香港人連這處地方也叫做「水車館」呢．

說起這間水車館，也有一個打官司的故事，因為水車館的對面就是「雲香茶樓」，茶樓要趕早市，夜裏三點多鐘便忙著做點心的工作，鬧得對面水車館裏的救火員睡眠不足，提出控訴．官司打到英庭去，結果茶樓勝訴，因為他的辯護律師使得，說茶樓的門牌是文咸東街，水車館的門牌是大道中，怎會吵鬧到不同街到的水車館去，終於水車館搬到現在的中環街市對面的「消防大廈」去，那個原址轉讓給何東才建成現在的何東行．

一九零八年，消防員增至華人隊員五十一人，西人隊員四十五人．一九一零年改用摩托車救火，同時購置工程車，架搭長梯達六十呎高．一九一七年現在的消防大廈開始興建，一九一九年大廈完成，一九二二年救火委員會改名為「消防局」，一九三零年消防隊員增至二百八十四人，英籍幫辦十二人，戰後救火員增至四百零四人，港九消防局五間，郊外新界和離港小島共有小型分局八間，火燭車十四輛，小型水泵車十八輛，滅火船一艘，說起「火燭車」，記得以前人們稱呼消防隊員也有叫做「火燭鬼」的，現在也成為歷史上的名稱了！

# 太平紳士

太平紳士英文是（JUSTICE OF THE PEACE）簡稱為（J.P.），是英國殖民地政制中的一種組織，從一八四三年開始，初時祇有英國人才有這種資格，現在則華人，葡人，印度人都有，一八四九年分為「有官守太平紳士」和「無官守太平紳士」兩種，一八八九年才有第一個華人受委為太平紳士，他的名字是「黃勝」．

太平紳士的任期無固定，但是每年由港督委任一次，在政府憲報上將名單發表，除非是沒被委任過，一受委，極少有半途免任的，差不多是終身的榮銜．

一九五二年度的太平紳士名單，共有「有官守太平紳士」一百零六人，華人佔四人，「無官守太平紳士」一百三十一人，華人佔六十四人，其中有女性十二人。太平紳士的委定，是由英王定奪之後，經由港督明令委任的．

有人以為做過東華醫院或者保良局總理，就有做太平紳士的資格，其實並不然，一切由英王決定．

太平紳士的職責是什麼？在一八四九年當任總督般含曾有明文頒佈：「太平紳士有監察地方行政及司法的職責，有建議政府興利除弊的義務，可出席法庭會審，但無權干涉審判．」

現在太平紳士更具有審判的權力，最少，太平紳士就有受委為紳士法庭法官的義務，曾有憲報公佈：四十八位太平紳士被委為紳士法庭法官，其中十一位有律師銜，三十七位無律師銜，內有八個女性，此外，不管是當選為衛生局或酒牌局的議員，或者任何職務，都是義務性質，沒有薪給的．

太平紳士差不多是政府與市民間信託的橋樑，若干種重要的証明文件都要有太平紳士的簽署才能有效，太平紳士還具有入屋搜捕嫌疑人物的權力．

太平紳士的遷居離港，都要即時呈報．

# 馬場滄桑

南洋日報出版之日，適逢中華民國四十二年國慶大典，也是今年度秋季大馬票開彩之日，也許不少人雙慶同逢，我們且來談談馬場掌故．

回憶七十年前，不惜花了兩塊大洋坐大眼雞來港，日月如梭，不覺鬚眉皆白，還幸童心未老，可以執筆跟讀者們談些香江往事，上天下地，不拘一隅，白頭宮女說玄宗，或許還是看官們所樂聞的吧．

馬場歷史，香港還沒比澳門早，一八四二和一八四三兩年的香港週年大賽，還是借用澳門的馬場舉行，一直到香港開埠第六年即一八四八年，才有自行設立馬場，那個時候都是竹棚，因陋就簡，所以不叫馬場而叫「馬棚」．

初時沒有中國人的份兒，都是英國人的私人小組織，養幾匹馬，閒時騎騎玩玩，假期休息，偶爾會合比賽，多數還是自任騎師，就在市區曠地，沒有什麼東西範圍著，馳馬傷人，事所常有．

一八四五年，才有正式的一年一度大賽馬，一八七三年才有「香港打比賽」，一九二一年才有每月計期的賽馬，一九二六年，才有中國人參加為馬會會員，可是限制極嚴，一九三零以後，才稍放寬，現在卻中國人還比英國人多了．

稍有規模的一座馬棚，還是一八九三年才建立，形式就跟現在無蓋棚的足球棚座差不多，還沒有現在的高度，看馬的人擠在竹棚上，竹棚下和前後左，都擺滿著賣熟食的攤販，攤販們就像現在球場裡賣「鹹脆花生」的穿上插下，熱辣辣的一碗雲吞或者一碗鹵水墨魚之類，上下奔波的送，一九一八年，就是因為竹棚下的熟食檔失火，牽連全個馬棚著火焚燒，死傷慘重，現在矗立的石屎看台，還是後來重建的．

淪陷時期，日本政府為了「刮龍」要緊，百廢未復，最先恢復了「香港競馬會」，那時候的馬名都給廢去了

英文名稱，祇有中文而已，還改了好些東洋氣味，什麼「春景」、「秋日」之類，跑馬地也叫了「青葉峽」、「獨贏」、「位置」，也是那個時候才叫起來的名詞，現在又是「溫拿」、「皮里士」了。

戰後，年年的秋季大馬票銷數增加，從一九四七年的一百零三十七萬張一直昇到一九五一的二百一十萬零二十張，一九五二祇銷一百五十八萬張，今年大概祇可以在這個數目上下，還是望「發新年財」的人多，最好銷場是春季大馬票，就是買生馬，往常一連三日，儘可翻天覆地，賭個痛快。

# 集團結婚

最近南韓舉辦了一次「集團結婚」，參加者達七百九十對之多，在「世界新聞」的電視節目中看到那鼎盛的情形，蔚然大觀，新人中不單祇是韓國人，其他如美國人，日本人，中國人都有，而且是由一個宗教團體舉辦的，從螢光幕中還可以看到他「她」們左轉右轉，舉起雙手膜拜的禮節，有些轉錯了方向，應該轉左的卻轉了右，應該舉起雙手的卻把手放下，可以見得參加的人不全是教徒，祇不過「欣逢盛會」，也參加一份，湊成熱鬧而已！

說起香港來，也曾經舉辦過好幾次的「集團結婚」儀式，我翻起剪存的舊報，便找到了一九三六年的資料，那是在香港的歷史上第一次舉行的「集團結婚」儀式，報名參加的有十六對，經過審查委員會剔出五對，結果祇有十一對參加婚禮，時間是一九三六年二月十五日，地點是在必烈遮士街青年會禮堂，由當年的青年會會長歐偉國「也是上海商業銀行的行長」任主席，周壽臣爵紳任證婚人，籌委會主席則是傅世仕．

那個時候的結婚儀式，不比現在大多數是去（婚姻註冊署）舉行，要不是遵照中國傳統的三書六禮，便是舉行「文明結婚」，也要租用禮堂，聘請有名望的人物作為「證婚人」，又要男女方的介紹人，具備了「結婚證書」，有關人等，蓋章簽名，跟著「秩序表」一二三四，行動如儀，動輒也要花去不少金錢．

可是「集團結婚」的費用由籌委會代辦，每對不過收十二元而已，包括禮堂佈置，結婚証書，觀禮請帖，拍照的費用在內，免除一切宗教儀式，各教人仕都可以參加，比較個別舉行婚禮的費用，省了很多．

當時的十一對新人中，職工佔了八對，新郎最大的年紀是三十五歲，最年輕是二十一歲，有兩個是經紀，三個是書記，一個是校長，一個是教員，除了一個江蘇人外，其餘都是廣東人．

婚禮前夕，二月十三日晚上，還有「綵排」，這次的演習，依足正式舉行婚禮的程序照做一次，新娘們大都

害羞，因此扭扭捏捏的鏡頭給攝影記者們拍下不少精彩的花絮，第二天在報上登出來，增加不少情趣．

籌委會的安排非常週到，不但有綵排，還為新人們舉辦四個「婚前講座」，一個是曹思冕夫人主講的「敬愛之道」，一個是林承芬博士主講的「結婚的意義和結婚生活的探討」，一個是施文蔚醫生主講的「女子生理」，對於這班將要結婚的男女，都有極良好的啟示．

年青的一代，也許都沒有見過「文明結婚證書」的形式，甚至現在要去書店買一份也欠奉，這種證書有些是兩張單張合成一套的，五彩繽紛的石印，有龍鳳的圖案，分別證明新郎新娘的姓名年齡籍貫，父母名字，簽名蓋章，結婚年日地點，男女方主婚人，介紹人，證婚人蓋章簽名，就像契約一樣，也有印成帖式的，婚禮過後，珍藏起來，甚至有些把它鑲入鏡架，好像商業牌照，註冊商標或者畢業文憑般的掛在牆上，結婚時嘉賓們簽到的「紅緞」，也有把它鑲了鏡架掛起，另外一個鏡架則嵌上行婚禮時大小照片，現在當然沒有這般俗氣，要掛也掛一幅「儷影雙雙」的便可以．

一九三九年的十二月二十八日，香港又有一個別開生面的「集團結婚」舉行，那是中華書局香港分廠裡的職員聯合舉辦的，一共是五對，就在廠裡行禮，男方主婚人是該廠的廠長趙俊，女方主婚人是該廠的監理鄭子健，更妙的是全廠同人，每人科出禮金二十五元，全廠有好幾百個同事，彙集數目相當可觀，把這些禮金作為婚禮宴會之用，男女家不費分文，便舉行了婚禮，而且有百個來賓一同觀禮共慶，熱烈之情，不可言宣．

前年，世姪兄弟兩人，同時與兩姊妹結婚，姊姊嫁給弟弟，妹妹卻嫁給哥哥，雖然不是「大集團」，卻也算是「小集團」，行禮是在大會堂婚姻註冊署，不必分為兩次舉行，請客在酒家，也慳了一次功夫，一位賓客為他兄弟倆在酒家門前寫上一對對聯：「兄弟誠有幸，同稱跨鳳姿」、「姊妹最堪誇，共選乘龍婿」，雖不工整，卻也道出了並不尋常的意味來．

今時今日，雖然登記結婚行禮的費用並不多，可是婚宴酒席的開銷卻也相當難熬，如果能夠化零為整，賓主都省去很多負擔，也未嘗不是佳事也！

# 石塘話舊談風月

## 妓館為何供奉關公?·這裡給你一個解答

上期談到「石塘風月」的舊事，那個時候開設的大寨，大都集中在山道靠近電車站一帶．有名的如「詠樂」、「長樂」、「翠樂」、「宜樂」、「宜香」、「載花」、「葵花」、「萃花」、「賽花」、「奇花」、「倚紅」、「歡得」、「萃芬」、「天一」、「芬馥」這些招牌．

「詠樂」、「倚紅」、「賽花」和「歡樂」這四家稱為「四大天王」，擁有最多最靚的紅牌，妓女都是經過特別挑選，所以最為「高格」．妓女不但以得入此四寨為榮，嫖客也以他所召的是屬於「四大天王」的妓女而驕人．其中不少是「才妓」，琴棋書畫，詩詞歌賦，諳通文墨為號召的．因此一些自命風流名士，騷人墨客者，也競以得與才妓唱酬為樂．每每在酒意闌珊之餘，興之所至，舞文弄墨，替她們寫下詩章書畫以補壁，或者贈以楹聯增光彩．

## 妓寨著重門聯

所以，楚館秦樓的寨口門聯，每有佳作，都是那些風流才子為她們撰作與書寫的，其中譬如「奇花」的門聯是：「奇貌高聲價，花魁壓艷妹」；「長樂」的是：「長相思矣，樂何如之」；「宜香」的是：「宜人風月春長在，香海玹歌夜不停」；「翠樂」的是：「翠映碧霞天，雪膚花貌；樂談明月夜，才子佳人」．

除了寨口的門聯外，也有人為妓女個人而撰成冠首的對聯，掛在她的香閨裡的，譬如「貂蟬」寫成「貂裘換酒因卿醉，蟬鬢月日請我簪」；「冷紅」的是「冷冷清清，處處尋尋覓覓；紅紅紫紫，年年暮暮朝朝」．竟然撰

成疊字句，也算是頗費思巧的．

不但妓館的門前要掛門聯，一些自認為書卷氣的名妓也要在她的香閨裡掛上一對對聯以示風雅．於是好些風流自賞的文士也以能為名妓撰一對聯而她又肯懸諸香閨，視為榮寵．如果他所撰寫的竟然不得佳人青睞，而束諸高閣的，便會無限悵惘．名士與名妓之間，時常互相標榜．因此，妓以名士而越名，尤其寄籍於「四大天王」的紅牌，更容易成為名妓．其中如「詠樂」中的桃影，雲雲，「歡得」中的添添，「奇花」中的肥婆潤；還有著名的雛妓銀仔與擅於彈琴唱曲的洪文閣，都是個中翹楚．

一般雛妓便是以處女身淪落風塵的，俗稱「琵琶仔」．「琵琶仔」出賣「初夜權」稱為「梳櫳」，如果不是為貴介王孫量珠聘去，從此便淪為「夜夜年年」的花街神女了．

名妓中也有威風得很的．一個「食井水」作歸家娘的，常時以歡讌全寨姊妹與假酒家全座讌客為榮．也有一個名妓因為失意自殺，竟然舉殯之日，威震全港，送殯儀仗的行列，歷時整個鐘頭才完，比美富家，不遑多讓．

## 妓館的規則

不要以為當時是掛正招牌，擺開檔口明買明賣的「公娼制度」便人慾橫流，淫風靡糜的．事實上，當時的妓館比現在的「酒帘」、「浴池」、「音樂廳」、「美容室」更為純潔得多．

雖然她們是以身發財的娘子，但是高級的紅牌阿姑卻比現在的紅舞女架子更大．一般人客不易接近．她們的規矩嚴格，程序分明．人客要經過幾許捧場奉獻，擲錦纏頭，揮金似土，才能博得名妓的歡心，若被視為「恩客」，方始達到一親芳澤的目的．

當然這是「大寨」的規矩，也有容易得為「入幕之賓」的次等貨，一如「二四寨」、「坐燈」等；最下乘的稱為「炮寨」．這些娘子生張熟魏，如意即成．今日的「酒帘」、「音樂廳」之流，祇不過等於當時的「炮寨」而已．

## 「東家婆」與「后土」

因此，為求名妓一盼，歷史上也儘多有傾家蕩產，床頭金盡，壯士無顏的故事流傳．

召妓與進入妓寨，並不一定便是祇圖「合體交歡」．有些在酒樓揮寫花箋，召來妓女，祇為「陪酒」「每次是『揩銀』一元」．

如果有「私家毛巾」擺出來的，視為熟客，可以誇綺儕眾；妓女初到時坐一會兒便走，到了「埋席」再來．情形如今日舞場中的「坐檯」．一個妓女可能連應數人之召，所以席未暖即行離去；當然也有視為蜜友，捧承備至流連不去，殷勤勸酒，彈琴唱曲，親自用牙筷為個郎夾菜送到口的．

這些情景，當然是個郎「奉獻」不少後才有的成績．

當時酒家沒有「女招待」服侍，男工祇管捧菜擺位奉茶遞巾的工作，所以服侍酒菜的工作便落在妓女身上．尤其是主人家身邊的妓女，大家都認為是「東家婆」，她便宛如女主人一樣盡了照顧全席的責任．

因為陪酒的妓女都是坐在客人的背後，所以大家戲稱之為「后土」（墳場裡墓碑後的土地）；如果人家有陪酒的而你獨無的話，便給人譏笑為「身後蕭條」了．

有些人客也有到妓寨去，祇為跟妓女們打情罵俏，談天說地，喝茶啃瓜子，吃生果的．幾個男人圍攏幾個妓女一起談笑，坐一兩個鐘頭便走．這稱為「打茶圍」，並無肉體交易的．

## 「老舉寨」的型式

一般人都稱妓館為「老舉寨」．而「老舉寨」的型式，無形中也規限出一個定型來．門口通常開在中間，木門之外再加木閘．兩邊是通花的顏色玻璃窗，窗與門之間掛上木對聯；門頂的騎樓底掛一對長形的紅燈龍，寫上寨的名字；入門處對正是神廳，供奉著「關公」的神像，香火不絕．

把關公跟娼妓拉上了關係，主要都表示「貞忠昭日月，義氣貫雲天」的意思．認為妓女賣身給了鴇婆之後，便要為她義不容辭地淘金作搖錢樹，義無反顧．而妓女不但要忠於鴇母，如果出嫁作歸家娘之後，也要忠貞於丈夫．甚至有些還未「脫籍」的時候，也講究忠於一人；對待其他恩客是賣口不賣身的．所以，雖然說身為妓女，也並非是「人盡可夫」．古來幾許「義妓」故事，不是全屬虛構的．

此外有一種名「寮口嫂」，便坐在神廳神檯前，守著門口，以便迎迓恩客．一些有名的「寮口嫂」甚至比妓女更美艷．所以，也有嫖客初時是光顧妓女的，後來卻反而鍾情了「寮口嫂」．

妓女們出入都要經過神廳兩旁的通道，進入神廳後才出門．有些為要「亮相」，還故意停留在神廳裡跟「寮口嫂」談話的．

因此有些沒有錢「叫老舉」，卻又想張望一下妓女顏色的，便站在燈籠附近，翹首窺探．她們叫這些「寒客」為「捐燈籠底」「有一些小孩子跟隨長輩去飲宴，小孩子好玩，彼此追逐在燈籠底下走來走去，也給人譏為『捐燈籠底』．」

這種妓寨外貌的型式，現在接近海邊的山道，已不可復見．但是過了公眾起殮房，接近薄扶林道，座海望山的相連幾間房屋，其外表還保存了原有的型式．

在當時來說，開設在這裡的妓寨不會是「大寨」，屬於「二四寨」而已．它內部的房間也不會多，最多的要算大道西座山向海的一帶，前門在大道西，後門通達「南里」，深度凡百多二百呎，兩邊可以間格成一百幾十個房間，規模之盛，妓女之眾，比現在大舞廳的舞女還要多．

## 酒讌分兩次進食

與娼寨最有連帶關係的便是酒家樓．初時的「歡海」、「萬國」、「統一」、「陶園」，較後期的「金陵」、「廣州」．如果在香港住上二三十年的，還看得見「廣州」與「金陵」，也依稀聽過上述那些名字．

那個時候的酒席分為兩次進食．下午四五時賓主先後到步時，每位先吃一碗火腿或蒲魚銀絲細麵，男伙記奉上茶盅時，都會用紅硃砂筆寫上人客的姓氏在焗盅蓋上．

如果一個廳裡有多位同是姓陳的，他也會寫明陳大少，陳二少，陳三少之；如果陌生客人，男工請益過後，若再次駕臨時一樣會記得，不必再問，便可以順手寫上姓氏．

侍者的記憶力很強，客人在酒家走動，他們都會留意奉上那盅茶，從來不會弄錯．

到了七時入席，先吃兩個或四個熱葷，一個湯，三個菜，點心飯麵之後，其餘的要到十一時過去才再進食．

上翅的時候，應召陪酒的妓女們都應該在座，跟住便是雞，湯，魚那些大菜，到了將近散席的時候，妓女們也一定來覆檯的，否則連「揩銀」也沒處著落．

因此一個有相當名氣的阿姑，在這一段時間內都疲於奔命，有手段的都應付得面面俱圓；也有人要與酒樓的男工與「寮口嫂」分頭連絡，才不致「失場」以至「失客」．

## 日治時稱為「征西」勝地

公娼時期的妓女都要領取執照的．先要鴇母帶去「華民司」辦理登記，由華民「問話」，經過調查，証明是自願，並非受騙或為他人強迫威脅才准領執照．

從一八四五年六月開始，妓女每人每月的牌照費是一元；娼寮的牌照費是每月五元．這種「公娼制度」一直維持數十年．一九三二年當局頒佈禁娼法令，從此香港成為「禁娼」的城市．

此後，妓寨演變為「導遊社」．這種變相淫業在禁娼制度下生存了一段時期．到了一九四一年香港淪陷，日治當局指定石塘咀為「慰安」所地區，無形中又恢復了「公娼」制度．

那時每個妓女由政府指定的醫生每週檢驗，發給沒有「性病」的証明，便可營業．

但這時的妓寨早已沒有以前那種「大寨」的氣派了，祇是明買明賣的肉慾交易而已．

當時有一個名詞稱去石塘咀嫖妓為「征西」，因為石塘咀是在市區之西也．

戰後重光，香港政府又再重頒禁令，直至今日為止，仍然是禁娼的城市．

# 水坑花事與石塘風月

早在半世紀之前，香港已有公娼制度，談起娼妓問題，使人不禁想起當年的「石塘風月」和「水坑花事」．半個世紀前是南北行業的黃金時代，香港存在公娼制度．所以娼寮妓寨的最大主顧，要算是南北行的「老細」．

時至今日，還有若干仍然健在的南北行「老細」前輩，擁有好幾位石塘咀或水坑口「名門」中脫籍的歸家娘．

*水坑口捕龍蝦：一八二一年，水坑口還是海濱荒地，因為有一條山澗由此奔流入海的緣故，所以稱為「坑口」「也叫大坑口」，後來築成「水坑」，因此又稱為「水坑口」．

當時這裡是出產龍蝦的地方，遠在隔海對岸九華徑村的漁人，要駕著小艇渡船來捕捉龍蝦，認為過於浪費時間，所以在這裡山麓搭蓋茅舍，設置柵閘，等待潮水高漲的時候，打開閘門，讓那些龍蝦進入柵內，到潮水退時，連忙關上柵門，趁水淺的機會，縱身入海搜捕龍蝦．

因捉蝦人弄得滿身泥漿，工作完畢之後，大家都嚷著「去水坑口沖涼啦」．於是群相聚集於坑口，洗滌身上的泥漿．後來，這水坑雖然填塞建成斜路，但也沿用「水坑口街」的名字，直至於今．

*香江花事先盛於此：水坑口築成斜路後，海濱向北填海，產生了名為「大馬路」的「皇后大道中」與「皇后大道西」—「大道中與大道西，便是從水坑口分界，由此起迄」跟著又填了德輔道與干諾道．

又因鄰近是香港最富庶之區—「南北行街」的緣故，所以水坑口街兩旁的屋宇，都成為娼寮與妓寨的所在地．

當時皇后大道建立了很多酒樓餐室，最有名的是宴瓊林，敘馨樓，杏花樓與壽而康等．

尤其是宴瓊林，一些由廣州經香港轉道上海進入北京考試的士子，到香港時，親朋戚友們都爭著款待在宴瓊

林飲宴一餐，預祝他進京後鰲頭獨佔；即使博取不到狀元郎，也撈個探花，榜眼或翰林之類歸來，取其吉兆也．

如果真個如願以償，當士子榮歸之日，再度經港之時，當然少不了再來一頓「慶功宴」．

當然亦有更多失意而歸的，謔虐的人便會譏諷他因為飲過了「宴瓊林」一餐後，早就洩了氣，那有得中之理？各有說法不同．

＊煲紅豆沙與燒銀紙：當水坑口成為香港風月場所時，這裡的名妓流傳甚多佳話．據說那時有一個闊少，為表其闊綽，曾拿出一張百元大鈔「那個時候的百元相等於現在幾千元的價值」給紅牌阿姑煲一煲「紅豆沙」．那個阿姑表示她並非愛金之輩，當端上那一碗價值百元的紅豆沙給闊少時，順附一張有名藥店的單據，寫明「老年陳皮一兩，價值九十九元」，表示她沒白要他的錢，那碗紅豆沙是用九十九元的陳皮與一塊錢的糖豆柴火煲成的，物有所值．這紅牌阿姑頗有才智，又夠手段，使這個闊少寵愛有加．

另外有一故事：一個紅牌阿姑為表示她「視錢財如糞土」的豪舉，居然以百元大鈔用來作「紙媒」，燒火點煙，一時引人談論．及後這名妓收場慘淡，淪為丐婦，人們也就說她傷了陰德，理應折墮．此說也有勸世之意．

＊水坑口轉移到石塘咀？第一次世界大戰完結之後，香港商業活躍，商賈雲集，經濟充裕，商業區域的範圍也日見擴展．當局認為娼妓聚集在這地方殊不適合，於是下令不許繼續營業，要他們遷移到石塘咀去．「石塘咀」之得名，始於一七七一年，那個時候這裡都是山丘，全是花崗岩構成，好些惠州府的客家人集結在這裡開石，鑿石，打石，大的鑿成石條石碑，細的擊成石屎，以供建築材料之需．

三四十年前，在薄扶林永別亭附近，還有一家「伍植伯」的石廠，在那兒鑿石製碑，因為採石越挖越深的緣故，石礦場陷下一個大塘的樣子，於是大家都叫它為「石塘」，而近海的地方成一尖角，也就叫它「石塘咀」．

當水坑口成為煙花盛地的時候，石塘咀是杳無人煙的荒地，到一九二零年，當局下令把水坑口的「公娼事業」遷移至此，頓時熱鬧起來．但當時的交通並不方便，好些花得起錢的「南北行老細」也會認為這個地方太遠，不想跋涉，所以初時頗為冷淡，過了一段慘澹經營的日子．

# 香港報業的萌芽時代

中國之有日報，以香港為最先，在香港改隸後之十一年，（清咸豐三年，公元一八五三年）有英華書院的辦事人，發行一種中英文合璧的日報，名字叫做（遐邇貫珍）CHINESE SERIAL，篇幅約十餘頁，售價十五文錢，便是中文報的雛形．在遐邇貫珍之前，英華書院是設辦在馬六甲，道光八年，曾發行（天下新聞）UNIVERSAL GAZETTE．嘉慶二十二年，又再發行（察世俗每月統記傳）CHINESE MONTHLY MAGAZINE，因為當時傳教士來華，很多要倚靠刊物為宣傳工具，所以刊物的內容，多數是宣傳宗教教義為主，兼附鈔錄時事，及後英華書院由馬六甲遷來香港，繼續用（天下新聞），（察世俗每月統記傳）的辦法來辦（遐邇貫珍），刊行僅三年，主篇數易其人；初年為麥都思WATER HENRY MADHURST，第二年為賓神爾，C.B. HILLIER，第三年為理雅角JAME LEGGE，理雅角極通中文，譯有尚書和四子書問世，每每在遐邇貫珍中論及經學，孔鄭程朱之說，粗有徵引，以一個西方學者能夠有這種本領，真是不可多得，遐邇貫珍雖然比較澳門的（依涇雜說）為晚出，（彝情備錄有載：依涇雜說，道光七年葡萄牙人士羅所著，由英吉利字譯出中國字，以中國木版會合英吉利活字版，同印在一篇，此書初出時，人爭購之，因其中多有揭載官府陋規，旋為官府所禁．）但是遐邇貫珍的立論斷言不以放言高論為能事，自是非依涇雜說所可及．

## 遐邇貫珍

遐邇貫珍是月報，還不是日報，主要為宣傳宗教，還不是專為紀錄時事而設，刊行三年後，在咸豐六年便停刊；到咸豐八年，有所謂（中外新報），他的體裁和今日的日報相同，創辦人為我國的第一個到美國學法律的伍廷芳博士，伍廷芳當時在香港孖喇西報HONG KONG DAILY PRESS擔任翻譯員，適逢倫敦傳道會牧師英國人羅

傳列，做了一本漢英字典，交由孖喇西報排印，所有漢文字顆，經一度用後，即什襲而藏，伍博士遂向該報訂借，每月納印費，因而成立（中外新報）．

## 中外新報

初出版時，每日出版祇一小張，容納大約四號字一萬五千字，除廣告外，新聞僅佔面積三份之一，不過五千餘字，另外用土紙印載貨價船期一頁，名為（行情紙），隨報附送，每年收費三元，每份售價十五文，報頭聲明是印刷紙張費，表現出充份的書生本色．那個時候的香港僑民，對於新聞並不甚感興趣，反而多數祇訂閱行情紙的，則祇收半費，到光緒年間，擴充篇幅至兩張，分類記事，把清廷諭旨和各省的奏章紙為（京報全錄），督撫轅門抄和各衙署的批示則編（羊城新聞），亦有涉及民間瑣事，至於不屬於京報，不屬於羊城新聞的，則編為（中外新聞）．各類的新聞標題，甚為簡略，大都為（火警），（盜竊），（物妖），（詼諧）等，用兩個大號字做標題便了．主筆的每有著論，常常不敢直指時事，有者託為寓言，有者寄詞懲勸，當時不但中外新聞為然，即使華字循環等報發刊，也是這一類含蓄的文章，在當時是認為避諱不敢言，在今日而論，則反是時髦的幽默文章，到光緒晚年，篇幅再增，入民國後，數易其主，到民國七年停辦．當時擔任事政的有陸伯洲（文昌舊侶），洪孝充，林燦如，潘惠儔，譚荔垣等，他們都有一枝犀利的筆，不畏強權，痛加攻擊，陸伯洲尤其擅長駢體文章，不論小說社論，都寫駢文，一度與（有所謂報）的名記者鄭貫公筆戰．當時因為華僑抵制日貨的情緒膨湃，民眾縱火焚燒日本商店，香港當局認為他有煽動行為，勒令出境，但因讀者都愛讀他的文章，因此他仍然從廣州寄文章來登，潘惠儔的文章也相當犀利，有一次痛論段棋瑞當國的不是，題目是（誅段棋瑞之首懸於都門），十分激烈，極得讀者同情，可是後來為香港當局控告，報館被罰一百元．民國元年，龍濟光在廣東執政的時候，因龍氏倒行逆施，大失民心，中外新報對龍濟光大加抨擊，極得讀者擁護，一時銷數大增，印刷二萬數千份，報販仍然陸續加訂，幾乎無法應付，當時廣東禁止香港報紙進口，但中外新報因為孖喇報的關係，由駐廣洲沙面英國

領事出面交涉，准許入口，因之大為暢銷，當時排印雙版，搭（世界公益報）印刷，也無法應付，這個時代是中外新報的全盛時代．

## 華字日報

論香港日報的壽命最長算為（華字日報），該報創辦於同治三年，歲次甲子，（即公元一八六四年），由陳靄亭所創辦。陳靄亭是外交官，曾任駐美使館參贊和古巴總領事，當時創辦華字日報，正任德臣西報的翻譯，那個時候，要購買印刷器具並不容易，籌備了數年之後，始自教會中的外國人購得鉛字一副，印機仍缺，逼得在德臣報搭印，陳靄亭自任編輯兼發行，當時名流如伍廷芳，何啟等加以幫忙，乃始成立華字日報．（當時德臣西報西文為晚報，而華字日報則為中文日報）最初出紙一小張，等於今日一張中之四份一，而且出紙無定期，及後又擴大為一大張！間日一出，經歷十多年，規模略備，增編至兩大張，始行另闢編輯及發行所．陳靄亭出使美國，由其子陳斗垣繼任，報紙內容，繼續擴充，銷數亦比較增加得多，又歷時十數年，中間一度陳斗垣出任鐵路，鐵場等職務，報館任人經理或者訂期批辦，歷任編輯，如潘蘭史，賴文山，林子虬等都是有名報人，民國八年，陳斗垣由上海返港，又親自經理，由兩張擴至三張，內容記載，益增充實，同時又向外延聘報界名流主持筆政，報務更見發達，始行脫離德臣西報，自組為有限公司，陳斗垣逝世後，續由其堂弟陳止瀾經理，至民國十二年又再增紙至四張，購置新捲筒機，改良印刷，一直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始行停刊，歷時七十七年，在香港的報業史上，還算是壽命最長的一家，光緒二十年，華字日報社失火，所存舊報，悉數焚燬，所以初期的華字日報，已無影跡可尋，民國十二年，華字日報六十週年紀念，懸賞徵求舊報，僅得澳門讀者柯某應徵，得有同治癸酉年五月初十日之舊報一份，報館珍同拱璧，製為電版，刊載於七十一週年紀念特刊中，今再翻製電版附刊，民國二十二年廣州市開市展會，該報亦曾將其攝影送會陳列云．

## 循環日報

同治十年，英華書院停辦，由校長歐德理牧師將其校內之印刷部器材售與王韜（字紫詮，曾出任太平天國，國亡後，遯隱香港），當時王在港任教云迂譯等工作，與其友黃平甫，集資購得，先設中華印刷局，以營印刷業，（直至循環日報停辦後仍以中華印務公司名義代印文件至今仍貫．）同治十三年，乃設循環報，計有出世，後於華十九年，當時主筆政者，王韜以外，尚有洪幹甫及王韜之婿錢昕伯，隨後昕伯去滬，與美國人美查士MAJEX合辦日報，即（申報），及後循環日報社再出（循環晚報），又出（朝報），機械器材一同利用，主事人則各別，至太平洋戰爭爆發，為時勢所淘汰，因而停辦，至勝利後，傳說曾與華僑日報協商合資經營，但不成功，今則主事者星散各方，未知何時方能再起．

## 中國日報

光緒二十一年（乙未年公元一八九五年）正月，孫中山先生從檀香山回到香港，召集一班志同道合的朋友，創立興中會，發起人陸浩東，鄭士良，陳少白，楊鶴齡，區鳳墀等，及後又聯合輔仁文社的中堅如楊衛雲，謝纘泰，黃詠襄，周昭岳，余育之，徐善亨，朱貴全，丘四等，幾十個人在士丹頓街十三號設立一個（乾亨行）作為駐港的一個革命黨機關．到光緒二十五年，（乙亥年，公元一八九九年）（一說光緒二十六年），大家認為應該有一個革命黨的宣傳機構，於是由孫中山先生派陳少白到香港籌備，租定士丹利街二十四號（一說二十七號）做社址，設立（中國日報）印刷機器和各體活字，都是從日本橫濱購辦到香港的，到十二月下旬，第一張報紙和讀者見面，極得社會人士賞識．人事方面，由陳少白任社長，洪孝充，陸伯周，楊肖歐，陳春生，黃魯逸等負責編輯撰述的工作．言論方面，極力鼓吹革命，海外同情革命黨的讀者作家，競相投稿，所以內容頗為豐富．版式方面，當時各地的中文報紙的排版，都是直欄長行，中國日報採取日文報紙樣式，橫欄短行，極便閱讀．除了出版

日報之外，還出版一種十日刊，叫做（中國旬報）．記載時事之外，著作誹文，歌謠等等諷刺時政的遊戲文章，版頭叫做（鼓吹錄），可以說是中國報紙有副刊的開始．及後旬刊停版，此類小品文字，移在日報篇末發表．

由光緒二十五年以至光緒三十年間，與中會策動廣州惠州等革命，屢敗屢起，作為興中會的宣傳機關的中國日報也在風雨飄搖的經濟環境中渡過危險，不致停刊．可是當時一般國人都關懷政局，極為歡迎中國日報的報導，影響工作人員也很為興奮．這一段時期，先後在中國日報服務的報人有鄭貫公，陳詩仲，黃世仲，馮自山，王軍演，盧少岐，鄧少呂，謝公準，丁雨農，梁襄武，何冰甫，何雅選，盧信，廖平子等．

光緒二十九前（癸卯年，公元一九零三年）報館一度發生經濟危機，最後決定和文裕堂有限公司（是一家很著名的文具印刷商店）合作維持現狀．這個新組織設有三位總理，有與中會陳少白，李紀堂及容星橋三個人擔任．

光緒三十一年，同盟會在香港設立分會，中山先生在日本派馮自由到香港幫助陳少白辦理黨務和報務，同盟會分會就設在報館的社長室內．馮自由的原名是（馮懋龍），讀書的時後，受人欺負，一次在黑版上寫下（馮懋龍即日改名自由）幾個大字，從此改名為（馮自由），後來他和鄭貫一馮斯欒合辦（開智錄），他的筆名叫（自由），貫一的筆名叫（自立），斯欒的筆名叫（自強），大家叫他們做（三自），一時傳為佳話．

光緒三十二年秋天，文裕堂業務不支，宣告破產，中國日報和文裕堂有連帶關係，要連同拍賣，馮自由趕於事前約同李紀堂，李煜堂等，集資向文裕堂承購中國日報全部產業，這樣才得將中國日報停版的命運挽回來．

同年八月，中國日報改組，由士丹利街二十四號搬到上環德輔道三百零一號，繼續營業．大家推舉馮自由繼任中國日報社長，兼同盟會香港分會會長．改組之後，中國日報與同盟會之關係更深，所以先後革命黨所發動的潮州黃岡之役，惠州七女湖之役，惠州汕尾運械之役，以至欽廉之役，鎮南關之役，河口之役等報導，中國日報發表最詳，關心革命軍事的人，無不人手一編．

宣統元年（已酉年，公元一九零九年），同盟會南方支部成立，權責和香港分會有若干劃分，中國日報為了

節省，也從德輔道三百零一號搬到荷理活道二百三十一號．宣統二年，策動廣州新軍反政失敗，革命黨元氣大傷，中國日報經濟大受打擊，馮自由覺得沒有再辦下去的力量，於是請南方支部轉發公款維持善後，馮自由往加拿大的溫高華辦大漢報．南方支部轉派李以衡任經理，謝英伯，張紹軒任編輯，後來南方支部又因為支銷繁多，難於應付，到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恰好有一位由美國回來的革命黨人李箕，南方支部請他做中國日報的經理．到五月間，檀香山黨人盧信，黃時初等一班人，愿意籌募資本，負責接辦中國日報，繼續出版．到那一年的九月，廣東光復，中國日報便搬到廣州出版，由盧信公主持．

民國二年八月，龍濟光入寇廣東，凡國民黨系統下的報紙，都被封禁，於是十多年提倡革命的中國日報，就此告終．

## 世界公益報

續辦於光緒二十九年，資本全是基督教徒林護，馮治泉，譚民三募集．由鄭貫公任總編輯，黃魯逸為副編輯．其宗旨與中國日報相同，每日出紙兩大張，約可容約四號字四萬一千字撰述分莊諧兩部，間中亦以漫畫．他的言論和中國日報差不多，但沒有中國日報那樣鮮明，對宣傳革命極有力量．在鄭貫公之後，繼任編輯為李大醒，崔通約，黃伯耀，黃世仲，黃耀公等．黃世仲任職最久，讀者習慣讀他的文章，漸成偏嗜，世仲死後，行銷頗不如前．民國六年，因為營業折損停辦，有人購得該報的印刷工具的，節取（公益）兩字為報名，出世不到一年，又告歇業．

## 實報

與世界公益報同年出版，潘蜚聲任編輯，論列時事，多出婉約之詞，不流於偏激．潘雅好近體詩，風花月露

之作，充滿副刊．業務不振，旋即易主，改為（真報）．持論轉趨偏激，與潘懸殊，卒於民國四年停辦．

## 商報

康有為自戊戌政變後，盛倡君主立憲之說於海外，以香港為南方重要口岸，不可無宣傳機關，光緒三十年，乃在港創辦（商報），主筆政者為徐君勉，任憲子，伍權公等．民國後，易名為（共和報），伍權公任編輯，伍是簡行居的子弟，著有（燈窗瑣記）登在副刊，每每論及修身處世之道，時時有精要語，為時人所傳誦．民國十年易主，未幾亦輟刊．

## 廣東日報

出版於光緒甲辰年（公元一九零四年）春季，初任編輯為鄭貫公，李大醒，勞緯孟繼之，報社在中環歌賦街，擔任撰述者有黃世仲，陳樹人，王軍演，胡子晉等，係革命黨報紙的第三家，宗旨與中國報大致相同，倡導民主政權，力駁君憲之說，後因收回粵漢鐵路風波，該報最以直言者，為粵吏所忌，而股東又多數為內地縉紳，大都怕事，因此在光緒辰丙年（公元一九一六年）三月輟版．

## 有所謂報

一九零五年出版，社址在荷理活道，報的篇幅頗少，報名（有所謂）之外，附有（唯一趣報）四個字，鄭貫公任編輯，持論激烈，內載誹文歌曲，此類小品文字，如胡子駿，黃世仲，駱漢存，盧星符，王軍演，盧偉臣等，都是名家，當時一紙風行，為省港各報之冠，是革命黨報紙之第四家，貫公歿後，一九零六年改名為（東方報），胡子駿，易次乾，謝英伯，流思復，駱漢存，先後主持，廣州當局認該報屢屢揭發吏治，禁止行銷內地，

行銷之途既隘，不得不停辦．

## 少年報

一九零六年出版，社址在上環海傍，創辦人為黃世仲，負則編寫的有黃世仲，楊計伯，康蔭田等，規模與有所謂大同小異，又是一家革命黨派的報紙，甚為讀者所重視．

## 新漢報

出版於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九月，主筆政者為盧博郎，李孟哲，是年三月二十九後，清吏藉口維持地方治安，每以甘言飴廣州記者，使之歌功頌德而塗民耳目，記者多數不肯為其收費，提倡民族主義益力，遂有天民報之獄，盧李兩人本為天民報同事，避地香港，組織新漢報．出版時距武漢首義不過旬日，該報資本，悉為當時同志所依助，及後南北統一告成，該報亦告結束．

## 大光報

為基督教會中人所辦，民國二年出版，在光緒十六年，基督教徒會辦過（郇報），每日出紙一張，歷時祇月即行停刊；及後光緒三十二年，德國禮賢會葉牧師，繼（德華朔望報）又歷三年而輟，到民國二年，在港基督徒以港地人口日繁，應該有宗教報以傳播教義，遂由尹文楷醫生等，集資開辦大光報，及後數易主事人，仍是一貫作風，由黃天石任總編輯時期，其副刊頗為特色，為香港報紙副刊採用標點符號之始．

## 華商總會報

旅港華商總會同人所辦，開設於民國八年，為中外新報的後身，其主旨在傳遞商務消息，作為全港商人的喉舌，意義極為重大。當時的華商總會報，中文名稱是獨立，西文名稱仍有（中外新報）的名義，譯意是（華商總會中外新報聯合刊），依舊在孖喇報排印和辦事，孖喇報館址最初在鐵崗，後來搬到大道中勝斯酒店和公主行之間的巷裡，再搬到德輔道中十八號A現在東亞銀行大廈那個地址，華商總會報出版後一年，東亞行收回屋地，於是孖喇報搬往銅鑼灣，華商總會報出版後一年，東亞東行收回屋地，於是孖喇報搬往銅鑼灣，華商總會報搬往乍畏街，自己設置印刷機器，西文名稱不再登（華商總會報中外新報聯合刊）的字樣，華商總會報前後辦了四年，成績極佳，當時的中文報紙的香港新聞，只用唯一訪問梁晉明的通稿，沒有（專訪），華商總會報因試出晚刊，特聘專員採訪，首創（專訪），開（專訪）的先河，以後各報都競設（專訪）了，四年後，因華商總會無意繼續辦報，把全盤生意出讓，當時由華僑日報各創辦人集資頂受，仍舊用華商總會報名稱，繼續出版，約兩個月後，即由乍畏街遷到荷理活道元安里一號，改出（華僑日報），及後又不再繼續，現在的華僑日報卻是民國十四年所創辦的，至民國二十三年四月，華商總會另行出版月報，變為雜誌性質，及後又再輟刊。

## 新聞報

民國九年以後，陳烱明力主聯省自治之說，遂與國民黨政見不合，十三年，在港開辦新聞報，命陳秋霖主持，是年七月十九日，秋霖突於報刊刊登（致陳競存先生書），同時編輯黃古等亦發表（我們宣言），聲明脫離陳黨關係，轉為國民黨的擁護者，宣言全文，列舉改變宗旨之理由六點，並自承（不惜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作戰），自此項宣言發表後，廣州國民黨顯著對秋霖等獎飾有加，而秋霖等當發表宣言時在報端特印紅字，易名為（中國新聞報），同業中稱為（報變），秋霖旋在廣州受狙擊而斃！該報運亦隨之俱盡。

## 香港時報

民國十八年出版，闡揚國家社會主義，對於地方秕政，指斥尤力，至民國二十二年輟刊．

## 工商日報

民國十四年，廣州有六二三之變，省港交通，因此斷絕，港商苦之，乃集資繼設工商日報，藉以表示僑民意見，潘惠儔任編輯，兼撰社論，潘歿後數年，報乃易主，賡辦至今，中間在香港淪陷時期停版，至勝利後始再復版，該報在民國二十四年間復出版工商晚報，在民國二十二年，亦出有早報（天光報），一日三報，自成一系，當時日報大都在上午九時後始行出版發行，因此有所謂早報者，如天光報，朝報，南強報，成報等風行一時，每日出紙一張，絕早發行，成為早茶茶客之恩物，（天光），（朝）云者即為絕早之意云耳，今則晚報且絕早即有，自無論矣，該報總編輯黎工佀（字耦齊）在利源東街為仇家所刺，副刊作家豹翁亦死於政治．

## 香港小日報

出版與時報同年（民國十八年）對於馬克思經濟學說，多所稱述，復詳載蘇俄現行制度，惟銷行不廣，數月而廢．

## 東方報

民國二十年，有所謂報社長鄭貫公死後，黨人陳樹人盧偉風等，就原有基礎改組，出版東方報，社址仍舊在荷理活道，編寫的人，除陳樹人盧偉風外，還有盧星符，劉思復，謝英伯，胡子晉等．

## 時事畫報

民國前七年，時事畫報在廣州出版擁有不少讀者，及後停頓，到民國三年，才在香港復版，由林道勉為東主，社址在威靈頓街，用石版印刷，出版了十多期後停刊，主持人為謝伯英，林直勉，潘達微。

## 天文臺

一九三六年初在國民行，一九三九年遷雲咸街南華早報右鄰，為三日刊，抗戰時期遷重慶，為星期刊，勝利後遷上海，為半月刊，一九五零年拾月在港復版，為兩日刊，社址在思豪酒店，全盛時期達十二萬份，由陳孝威主持，以軍事政論家評論時事為號召。

## 中興報

民國二十年為陳濟棠主粵時代西南政府委員會所創辦，主事人為胡漢民，蕭佛成，社長金石家馮康侯，總編輯為何家厚，劉盧隱常有執筆，胡漢民之秘書王養沖亦參與編事，當時頗有力量。

## 天南報

為代表當時南京政府之機關報，設於荷理活道，社長羅偉疆，總編輯黃佩勳，羅曾被刺受傷後入院治癒。

## 華僑日報

創辦於民國十四年六月五日，為自民國十四年繼續至今不曾停版的唯一日報，當時香港的報紙都有星期日休息的習慣，華僑早報首倡星期日不停刊的辦法，但是當時的排字工友照例均在星期日休息，因此決定在星期日改

用石印辦法出版，六月五日創刊那天是星期五，跟著第三天就用石印版出版新聞紙號外第一號星期刊，為香港日報星期日照常出版的第一家，現在則不但日報星期日照常出版，而且更增多紙張和加出星期畫刊了。一九五二年大罷工的險惡風潮，由於五三事件的擴大，六月二十日晚香港各工團議決由二十一日起實行罷工，華僑日報臨時又採用石印方法照常出版，由六月二十二日至七月十五日，一共二十四天，七月十六日始行恢復鉛印，因為工友還未全體復工，每日祇出紙一張，繼續至八月十四日止，始行恢復舊觀，當時出紙十四頁，為同時同業中頁數最多的一家，一九五二年三月十一日晚深夜，英皇大酒店（即在中天行地址）失慎起火，當時香港大酒店，告羅士打酒店等還未落成，英皇酒店為香港最豪華的一家，一般達官貴人來香港在此居停，廣東省主席陳銘樞就住在那酒店裡，起火的時候，各家報紙大都已經上機印刷，華僑日報出動全體外勤編輯和攝影記者，把搶救情形盡量搬上第一頁全版刊登，陳銘樞從二樓跳下因而跌傷腿脛，亦有詳盡描述，成為全港報紙獨有新聞。民國十七年附帶出版早報（南強日報），晚報（南中報），又兼辦（大中報），（華強報），民國十八年在廣州出版（大中報），（大華晚報），在澳門出版（華僑報），成為一系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南中報，南強報均無復版，而代以（華僑晚報），直至於今．

**時事日報**：為周啟剛所創辦，中文版之外，復有英文版，當時為呂家偉主其事，報社亦設荷理活道．

**大同報**：總編輯為黃君度，黃小植繼之．

**公論報**：李微塵為總編輯．

**中國晚報**：為黃謙益主辦，程鴻浩為社長，朱冰祺，李微塵為總編輯．

**南華日報**：民國十九年創辦，為後來枉派之機關紙，但（南華體育版）曾風靡一時，足球比賽之日，萬人爭買，祇閱體育版不及其他，銷數不弱，附設有（胡椒）三日刊．

**探海燈小報**：為國家主義派人所辦，如黃鵬，胡國偉，俞華山，關楚璞等，當時其小評的影響頗大，由關等多

人執筆，每期均用（微言）署名，風靡一時．

**華星小報**：為華字日報中人所創辦，亦三日刊．

**星報**：為孔祥熙所主辦，姚蘇鳳主編，每日下午五時始行出版，以即日消息為標榜，銷數不弱，尤其副刊精彩材料豐富．

其外在香港報業史中，有所謂（中外報），（奧報），（維新報），（捷報），（香港新報），（東報），（晨報），（與民國二十年出版之香港晨報不同）（東方報），（與民二十年出版之東方報不同），（少年報），（人道報），（社會報），（中國軍事報），（中國英文報），（民國報），（新少年報），（中華新報），（中華日報），（新商報），（仁報），（現象報），（時報）（與民國十八年出版之香港時報不同），（自重報），（僑聲報），（新國華報），（明星報），（中華民報），（正報），（南方報），（中和報），（遠東報），（公論報），（東亞報），（靈通報）等，壽命之長或短，頗難考據，惟根據民國二十三年麥思源先生所統計則謂自華字日報以後七十年間，香港報館計有五十八家，存在至民國二十三年者有十四家，其名稱為：華字日報，同治三年出版；循環日報，同治十二年；大光報，民國二年；工商日報，民國十四年；華僑日報，民國十四年；南強日報，民國十七年；南華日報，民國十九年；超然報，民國十九年；東方報，民國二十年；新中報，民國二十一年；平民報，民國二十一年；中興報，民國二十一年；天光報，民國二十二年；大眾報，民國二十三年．

論晚報，以民國五年之小說晚報為最，民國十年，有香江晚報，及後有（華強晚報），（南中晚報），（工商晚報），（天南晚報），（循環晚報）等．

香港亦有日人主辦之中文日報，報名（香港日報），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已有出版，至戰爭時期仍有繼續，迄勝力而終．

至民國二十六年秋而後有星島日報，及後進展而至（星島晚報），（星島晨報），（英文虎報），已是後事，今則增刊（星島週報）．

至於報界公會，至光緒三十三年始有設立，至民國十七年方有記者聯合會，是為記者組織之始，今則記者會之外，體育記者與經濟記者等均各有其集團，今之視昔，自較完備．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自大公報遷港後，滬方報社，因為時局關係，相繼遷港，報業人才，愈見集中香港，報館家數，愈見繁多，頗難統計，容有機會搜集資料，再紀另文．

回溯八九十年之前，此起彼伏，變幻萬千，庸知創業艱難，守成不易，中外古今，實同一理，中國報業，香港報業，律之英美，距離完善之路為途尚遠，要知未來艱鉅，猶賴努力，過去雖謂經歷數十年，視乎未來之萬千百年亦猶萌芽時代耳．

本文參考麥思源先生二十三年所著之（七十年來之香港報業），陳止瀾先生在華字日報七十一週年紀念刊中（本報塑造以來）一文，與吳灞陵先生的香港年鑑，鰲洋客的香港掌故，以及唐碧川先生口授資料，資料珍貴，不敢掠美，併此附言．

# 百聞不如一見奇風異俗

## 香港潮州人的盂蘭勝會

陰曆七月，據說是「鬼門關」打開了鐵幕的日子，所以，陽間的孝子賢孫以至善男信女，都會借這一個機會為已死的幽靈盡點孝心與奉獻衣食，藉表陽世間的「未死之輩」，並非絕無人情味的．

似乎潮州人對這一個「鬼月」的熱衷程度較甚於其他籍貫人士，即使以此時此地而論，港九新界各處，都是以潮州人的「盂蘭勝會」最為熱鬧堂皇，不但演戲棚擠擁得人山人海，而唸經誦佛的「經壇」也富麗堂皇得很，除列在廣場上的「佈施品」，堆積得滿檯滿桌，插滿了紅紅綠綠的紙旗，隨風飄揚，紙紮的「昊器」也琳瑯滿目，五色繽紛，今日舉行「盂蘭勝會」的成員還是以「普羅階級」為主幹的，回推四五十年前的往日，最捨得花錢的卻是南北行街老細，都是潮州人闊佬，那個時候的慷慨程度，更甚於今日百倍．

首先，在南北行街的兩面街頭各自蓋搭起一個大牌樓，高越四層，滿綴燈泡，夜裏大放光明，兩邊懸掛長達數十個字的長聯，都是出自名師宿儒之手，牌樓旁邊在行人路上一頭搭有「八音棚」，一頭則是「燈謎壇」，夜裏曲樂齊鳴，大鑼大鼓，唱女伶，奏八音，一頭則是萬人洶湧，爭打燈謎，謎壇上貼滿各種顏色紙張，寫上形形式式的謎面，主持「壇主」的「好學問之人」手執鼓椎，眼觀八方，遇上有人敲擊鼓邊，如果猜中了便有獎品奉送，撕去那張謎面又換過一張新的．

「燒衣」的日期不限於「七月裏」那一天，所以各大商行可能在不同的日子與時間裏舉行「燒衣」，大量的神香與臘燭，薰得滿街煙霧迷漫，大老細祭過之後，燃點炮竹，響聲過罷，金銀衣紙還在火燄高張的時刻，「施孤」的東西便從二三四樓的旗樓上抛落街心，有整隻的雞鵝鴨，也有整條「鯇魚」或「龍蝦」，又有仙士，毛子，斗零，像天女散花般從樓上抛擲下來，四五十年前不但「仙士」很值錢，連「銅錢」也有價值，所以，抛擲

的施濟品，「一毛」已矜貴得很，「斗零」經已算是「闊佬」、「銅錢」、「仙士」也便可以引誘人去「搏命」了！

一次我為了觀看熱鬧，站在燒衣場合的對面，不料一個銅仙飛到我的頭頂上來，一陣疼痛，發覺竟然流出「蚊飯」來，細想這種把「快樂建築在別人痛苦的身上」的玩意，確實要不得！原意是「施孤」，對象卻是把一班活人當作「鬼」辦，現在時移勢易，不再有這把戲了，倒是「積德」一點！

除了金錢之外，還有已經煮熟的飯團與未經煮熟的「生米」與番茨，芋頭，生果等物，窮苦人家可以拿到家裏去慢慢享用．

南北行街取消了這種佈施式的「盂蘭勝會」之後，發展成為三角碼頭，西江碼頭，西營盤，堅尼地城一帶的勞苦大眾舉辦的「盂蘭勝會」，由當地坊眾主辦，卻向南北行街，永樂西街的商行店，捐錢捐物，警察當局也特別優待他們可以在橫貫德輔道西與干諾道西之間的街道上蓋搭棚座，佈置經壇，聘請「唸佛社」的居士僧侶日夜敲經唸佛與大放三寶，燒燄口，超渡亡靈的，整條街道，暫時停頓了交通若干日，可以見得當局尊重民眾風俗，予以極大方便的，即如現在的好些公眾活動的球場公園，遇上「盂蘭勝會」的日子裏，也要遷著暫停活動，以供「打齋」與「演戲」之用的．

廣府人的燒衣，經常只在七月份的上半月舉行，過了七月十五便不再「燒衣」，但是潮州人卻整個七月裏都可以舉行普渡眾生的，而且對於這個「鬼日」裏出生的人，也另眼相看，認為不是「非凡人也」便是「煞星」的，因為在「鬼月」裏當「鬼門大開」的日子裏出來投胎的，不是特別好的「好鬼」便是特別壞的「壞鬼」了！

# 滄桑幾易的年宵市場

## 四十年前的往事

四五十年前的香港，爭食人少，每年到了十二月二十日（農曆）過夜，政府便大開方便之門，任由市民在街邊設檔擺賣年宵貨品，警察也不多加干涉。

四十年前的年宵攤檔，並不是設在現時這些地方而是集中在文咸東街，永樂街，蘇杭街一帶，到接近年杪的時候，在這些街道的兩旁就搭起很多竹架來，擺賣各式各樣的年宵。

漸漸地有些較旺的地方，店主人老早便把店門前的位置霸佔下來，有些自己設備，有些索性把它轉讓出去，收些茶錢，等於收租一樣。

## 劃定攤位求過於供

約在一九三七年間，政府規定在永樂東街，文咸東街，蘇杭街，禧利街，孖沙街一帶的街道中心，劃定年宵攤位，每一個攤位收牌照費五元，面積大小，亦有硬性規定。但一個人可以以連租幾個，擴大營業。

當時競爭的人不多，幾乎有求必應，後來求過於供，便要抽簽。再而粥少僧多，又變成用開投方式，價高者得。今年又回復租用的辦法，乾貨每個攤位五十元，濕貨一百元。

年宵市場的攤賣地點，屢有更易，一度指定在灣仔新填地，即是現在軒尼詩道，洛克道一帶。軒尼詩道和洛克道都蓋了房子之後，也曾一度指定在修頓球場裡面擺設。

一九五零年，東區遊樂場停止營業之後，也曾做過年宵市場，很多人在灣仔逛過了年宵之後，再踱到東區遊樂場那邊去．

## 由上環遷到灣仔

一九五三年起，港區方面的年宵攤位，經已規定在灣仔高士打道，芬域街，盧押道，柯布連道和菲林明道這一帶地方，共有五百多個．

其後轉至銅鑼灣，數度更易，以迄今日之維多利亞公園．

九龍方面規定在通菜街，黑布街，山東街，洗衣街，花園街一帶，共有三百四十一個．

港九共八百四十五個．每一個攤位面積縱橫十尺，牌照費二十五元，祇准在一月二十四日至二月二日（公曆）之間擺設和販賣．攤位的分配用抽籤方法，由十二月下旬起可以領取申請表先行登記，十二月尾開始接受申請，一月初截止，一月中旬在禮頓山道小販牌照管理處舉行抽籤，中籤者要在數日後隨即辦理領牌手續．

今年市政局也不例外地規定了港九八處地方闢為年宵市場，最近因市道疲弱，九龍慈雲山區的攤位，申請人少，因此把它取消了，祇剩下其他七處地點，即港島維多利亞公園，九龍官塘遊樂場，彩虹遊樂場，佛光街遊樂場，長沙灣遊樂場，楓樹街遊樂場和英皇佐治五世紀念公園．

好些建築地盤與大廈的停車場，見獵心喜，爭著要改闢為年宵攤位出租，希望撈些油水．

## 電燈照明有利買賣

往時的年宵攤位，大都是租用大汽燈的，漸漸也與在附近的商號商量接駁幾支電燈出來照明的．在灣仔擺設，已有專替攤販包辦燈光的辦法，另外又有一個辦法，容許自己裝用電池供電的電燈，後來因為受到了石硤尾

村大火的教訓，對於消防設備也加強管理，不許在攤位煮食，除去惹火物和障礙物，貯備救火用的清水等．

現在已有專門包辦裝設電燈的店號，一見攤位在架設中便有人招攬，祇要付錢，一切解決．

## 有賺有賠冷暖自知

年宵擺賣貨物的範圍，規定十二種：（一）時花，金魚，盆景；（二）紙花，紙飾；（三）生果（包括鮮果，乾果，涼果及硬殼果）；（四）臘味（臘鴨，臘肉及臘腸）；（五）中國式糖果；（六）政府核准公司所製之雪糕，汽水；（七）古玩，陶器；（八）玩具；（九）圖書，日曆；（十）文房用品；（十一）衣服用品；（十二）檀香．每一項發出的牌照多少，根據那一項的申請書多少而定．

有人以為擺年宵攤位一定是賺錢的生意，其實並不盡然，好些人做了賠本生意，甚至到了除夕還要大減價以求清貨的，否則便要在半夜裡租車雇人把貨物搬回家裡，平白忙了幾天，真是貼錢買難受！

# 九龍城寨多故事

## 龍津義學

談起九龍城寨的古蹟，首先要提（龍津義學），這建築物與九龍城寨同時在光緒二十七年（一八四七年）完成的，規模壯麗軒敞，其建造型式與傳統的（貢院）相同，門前有小廊，從石級上去，左右是石柱，石凳，門上有石頭，刻有當時的新安縣知事王銘鼎所寫的（龍津義學）四個字．

門的兩邊鑲有門聯：（其猶龍乎，卜他年教化蛟騰，盡洗蠻煙蛋雨；是知津也，願從此源尋流溯，平分蘇海韓潮．）

裡面共分三進，前進左壁，鑲有（九龍司新建龍津義學敘），中間是曠地，後進是講堂，對面的大照壁，橫寫（海濱鄒魯）四個大字，每個字有丁方五尺大，旁邊有一座兩層高的（魁星閣），高達兩丈餘，是光緒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的建築物．

這義學，也就是鄉公所的辦事處，九龍司的鄉眾事務，各鄉長都來這裡出席會議，民國以後，也有人在這裡辦過高小初小義學．

壁上的敘文也是王銘鼎所作的，書法像皇甫君碑，其中有這幾句話：

（今國家民教覃敷，武功赫耀，無遠弗屆九龍民夷交涉，人情重貨寶而薄詩書，有以鼓舞作興，則士氣既伸，而外夷亦得觀感於絃誦聲明，以柔其獷悍之氣，所為漸被邊隅者，豈淺鮮哉！）儼然以上國衣冠的教化，要把化外蠻夷的鬼子佬改造過來的語氣．可以見得當時骨子裡屈辱求存，而表面上卻還擺出不可一世的神氣來，自以為了不起．

## 惜字亭

在九龍城寨裡，除了龍津義學外，還有一處古蹟便是（惜字亭），築在城內北角，建於咸豐九年（一八五九年），為署大鵬協副將張玉堂捐廉建造的．

他雖是武人，卻也能文，而且會用拳頭和手指寫字，惜字亭的柱聯和嵌璧題字碑銘等，都是他用拳頭與手指寫出來的．

他平生愛惜字紙，所以特別蓋了這亭子，而且僱人沿街撿拾字紙放在亭中火爐焚化．

他的（敬惜字紙銘），裡面有這麼幾句話：（也逼夷棲，如履虎尾，篤敬可行，聞於夫子，單騎赴盟，艱險不避．）確然是武人的口氣，有針對香港政府強鄰窺伺，戰戰兢兢的意思存焉．

## 龍津石橋

談起（九龍舊碼頭）的歷史，更加有無限滄桑之感！現在已經無從尋舊蹟的所在地了，根據文獻的記載，祇知道這碼頭是通到九龍寨門的，起點全部用石建成，故稱（龍津石橋）．

這橋長六十丈，闊六尺，橋柱有二十一條，在同治十二年（一八七三年）動工，光緒元年（一八七五年）完成．經過了十八年後，因為潮汐漲退，砂石沖積，漸漸橋與水面的距離越來越遠，根本不能靠泊船隻，所以不能不把它加長，但是石料與工錢都比從前為貴．於是續作木橋接駁出海，在光緒十八年（一八九二年）加長木橋二十四丈，橋的盡頭作丁字形，寬一丈二尺．

年復一年，不加修理，橋身的大石也漸散失，後來又是祇剩下石橋的一小部份，政府利用殘餘的石橋改建成一座（九龍城碼頭），以供油麻地小輪作為灣泊之用．

龍津石橋本來有一塊石碑，記載這石橋的來源，碑文是由廣東名儒何淡如所撰，洗斌所書寫的．

這碑文最後結尾的幾句這樣寫著：（陵谷雖遷，滄桑不改，鞏於金湯，萬年斯在．）那一個創基立業的人，誰不想要留諸千萬年而不毀，可惜話雖如此，事與願違，寧不令人感慨！

後來加建接駁龍津石橋而加長的那一節木橋完成後，也豎有一塊石碑，也有刻上碑文，據說這個丁字形的木碼頭是仿傚招商局的型式，建橋經費一千七百餘元是由捐募而來的，渡港小輪也利用這碼頭載運，每月納稅若干，撥歸（樂善堂）作為施濟之需，所以（實一舉而兩善具焉）．

這兩塊石碑放在一起，為了免它們日曬雨淋，於是蓋了一個（龍津亭）把它們保護著，亭口便是（九龍大街），後來改稱為（隔坑村道），現在已成陳跡，卻不知道座落何方了．

這亭子除了可以供行人休憩和避風雨之外，也用以迎接官員，所以也有人稱它為（接官亭）．

這亭的型式模仿天壇的外貌，樓高兩層，四面有門，構造精巧，亭上有石額刻有（龍津）兩字，是南海潘士釗寫的．

同治十三年這亭曾經重修過一次；到一九三零年，香港政府填築啟德濱，開闢西貢道，衙前圍道，太子道，這亭便拆卸了．

當時商民要求把這兩塊石碑與龍津碼頭砲台上的四尊古砲（其中一尊刻有嘉慶十四年春日鑄，靖字第三十六號，二千觔砲一位，匠頭萬盛爐鑄的字樣）保存下來作為紀念．

香港政府答應了，於是將之搬到九龍城警署前西貢道口的三角形草地上放置，三面圍繞鐵鏈，還加刻一塊銅牌放進去，寫著（世事滄桑）四個字，下面還有幾句話：（此碑乃香港政府於一千九百三十年由通至九龍舊城之水　門樓遷至此地，各砲為守該水砲台之軍用品，今置茲以保存古蹟．）

時移勢易，現在也不知所蹤了！

# 「荃灣」原是「淺灣」

今日的荃灣已成為一個繁榮的衛星城市，青衣大橋通車以後，更增強了未來工業區的發展計劃，前途無可限量，而在三十年前，荃灣甚為荒僻，當地居民夢想不到有如此繁榮景象，這篇文字是根據一些記錄寫成，從中也可看到荃灣的發展史．

新界所屬有四個行政區：大埔，南約，元朗，荃灣，以前荃灣隸屬南約理民府轄下的一個副城市，後來由於逐步發展，一枝獨秀，因此脫離了南約的管轄而自成一區．

它的境界由九華徑起「以前稱為『狗爬徑』，因名稱不雅，遂改為九華徑．」西至青龍頭止，也就是說，由青山道的五米半起到十三米半止，北由大嶼山南麓，南至海濱．現在的居民超過五十萬．原住居民的後裔子孫，不過萬人左右，其餘都是從外面遷徙進來的．

荃灣最原始的地名稱為「淺灣」，是指附近的海濱都有淺灣的意思，後來才改「荃灣」．

當地居民共有三十二個單位，其中八個是戰後從中國內陸過來的各省居民及漁民，戰前的二十四個村族都有史可稽．

立村最早的是老圍村，當地人稱為「舊村」．「由這個名字便可見其古老．」公元一六四九年，有張姓人來此建村，及後又有曾，黃，許，鄧相繼前來匯合，當時經不起沿海盜賊的頻繁騷擾，於是聯群結隊搬到較高的東普陀現址建居．

老圍村共分五族，一六四九年由張姓所創立的有石圍角兩族，一六五三年由鄧姓所創立的有新村兩族，一六五九年孫姓亦創立一族．

海壩共分十二族，一六七一年由元朗遷來的鄧姓立村．關門口及三棟屋村共分三族，一七零五年由陳姓在此

立村，汀九分兩族，一七零六年由曾姓在此立村，上葵涌分三族，為一七零九年姓羅的所建．

「三棟屋」現改為博物館，陳列以前鄉民所用的農具，而原住的陳姓居民為政府遷去顯達路半山上改建成豪華住宅區，名為「三棟村」．

中葵涌分四族，由姓陳的一七一六年立村．九華徑分兩族，一七三七年由曾姓建立「這村裡原有吳姓居民，現在已所餘無幾．」咸田分兩族，一七五七年由陳姓立村．和宜合分兩族，一七五八年由劉姓立村．下葵涌分六族，一八三零年由洗行立村．青龍頭分兩族，為鍾姓所創立「何時開族，年代未詳．」

荃灣農村中，純由一姓聚族而居的，有楊屋村和油柑頭村，他們都是遠在一六八五年及一七五五年便先後立村的，木棉下和河背村，是自一七一二年起，由何姓創設．其餘如古坑，川龍及柴灣角三村，是在一七五八年，一七三零年及一八九五年由曾姓創設．清快塘全是姓傅的人家，一七五八年立村，後來又在一八五七年分支到深井去，圓墩則都是姓鍾的．

一九三零年以前的荃灣居民，多數以種植禾稻，菠蘿，番薯，菜蔬及採薪維生，一部份亦以漁獵為業．幾十年前荃灣一帶的山坡種植不少菠蘿，因此「荃灣菠蘿」曾經一度享有盛名．

# 香港天體運動粉膩脂香

稍為在香港住過一些時候的人，都會知道香港有「天體會」這種玩意，也知道有一個名叫「連伯」的人，連伯經已作古多年，當他去世之後，曾經是他的女管家及後又成為他的太太的一位女士，許願要繼承他的遺志，發揚天體運動；又有一位是他的同志「黃太」，也曾經拍起胸膛不要讓天體運動從此煙消雲散．話雖如此，天體活動卻一直沒有消息．

連伯其人其事

看過連伯照片的人，都有一個很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矮胖子，長有一個大肚腩，有點像「彌勒佛」，雖然他不是佛教徒，卻不喜歡肉食．

他的洋名是LAMPART，初時有一份報紙報導他是德國人，又有說他是俄國人，也有說他是捷克斯拉夫的，他看了報後極不開心，找記者們表白他是波羅的海沿岸三小國中之一的拉脫維亞人，而且對報章上提到「天體會」的諸多誤解，因此特別要找一天邀約一班記者們去參加他的天體會，讓大眾了解他們所提倡的，是一種無邪的活動．

他一向持獨身主義，在香港無親無故，大埔道他的家裏經常是裸體生活的大本營，連訪客也被要求進門之後脫光衣服，彼此肉帛相見．他有一個女管家，以前已經結過婚，帶了一個女兒在他家做工，經常的天體會聚集，這兩母女都參加，後來，女管家和連伯結了婚．

連伯懂得英法俄三種文字，也會說半鹹半淡的廣東話，他的職業是英文教員，曾經在聖佐治英文中學和培新書院教過書，也給人授補習．

當他在生時，曾立下宏願，不只要在香港創立天體會，而且還要在上海和廣州也設立分會．可惜終其一生，

依然未能得償夙願．

他的性情很暴躁，動輒發怒，與同志們一起行動，遇上不如他意時，每每怒形於色，甚至把工作搶過手來自己幹．有一次，幾個新聞記者被邀參觀他們營地，同行者划艇技術欠佳，搭蓋棚帳雞手鴨腳，他便毫不客氣發起脾氣來，把別人手上的工具搶過來自己做．

他又是一個健談者，如果你跟他打開話盒，他會滔滔不絕，上天下地的談個不停，尤其是提到他所愛好的天體理論，更加欲罷不能，不只談論，而且搬出他所收藏的書本畫冊照片，給你欣賞．

在他家裏的牆壁上的書櫥裏，掛了不少男女裸像，如果碰上他的興趣，可能贈送你幾張，他就是這麼一個人，高興的時候和藹可親，發起脾氣時卻像一隻老虎．

## 先有香粉寮還是天體會

香粉寮與天體會，似乎有不可分割的關係，一般談到香粉寮便會意味到天體會這件事實，好像香粉寮便是天體會的代名詞似的，同時，也意味到天體會裏有脂香粉膩般的風光．

究竟是先有香粉寮後有天體會呢，還是因為有天體會才叫那地方做香粉寮呢？為了這個問題，我費了很多功夫去找資料，結果找到了答案，香粉寮竟然是在天體會還未曾在那兒活動之前就存在的一個地名，所謂香粉，並非女兒家扮靚的那一種，而是酬神拜佛所用的「神香」粉．

原來，那香粉寮的所在地，有一溪流水，鄉民便利用那水力來推磨機以輾磨香粉，又在溪畔搭上一個竹寮以蔽風，同時作為收藏香粉之所，因此，被稱為「香粉寮」．

一九三二年，報上忽然有一段報導沙田有「天體會」出現的消息，可是語焉不詳，引起記者們追尋新聞的興趣，再三查根問底，查出消息的來源是一個沙田車站的車務員所透露，因此便有人向那車務員訪問，可是他吞吞吐吐不著邊際的亂說一通，原來他也是天體會的成員之一，不想說得太明白．

可是，依然不能平息記者們的好奇心，旅行家也是新聞從業員的吳灞陵，有一天便帶領了幾個記者親自實地考察，因為得來的線索含糊，以致踏遍了整個沙田的銅鑼灣村「不是香港的銅鑼灣」與田心排頭圍各個村落，結果撲了一場空．正在失望之餘，碰到一個大圍村人的賣蛋老婦，攀談之下，她詛咒一些不知廉恥的狗男女，時常赤身露體，傷風敗俗，在溪裏洗浴，弄到溪水污穢，影響飲用．

記者們聽見了這消息，為了追查地點，也大加抨擊一番，隨即請賣蛋老婦帶領到天體會所在地查看．

原來香粉寮是屬於大圍村的範圍，這塊面積八畝的「認舊田」，地主是大圍村一個紳耆駱鏡如的物業，自從香粉的生意結束後，荒置多時，碰上連伯看中了這塊地，跟他洽商，初時駱鏡如是想把它賣掉的，索價一千元，但是連伯不想買，只想租，結果訂了兩年租約，每年租金八十元．

於是天體會便在這兒創立起來，租期由一九三二年六月起，至一九三四年五月止，期滿後，地主認為不想再出租了，除非是買，連伯卻認為這兒不夠理想，不再續租，加以鄉民們對天體會噴有煩言，香粉寮的天體活動便告了一段落．

且說記者們那天實地踏勘，只見場地的界線上豎有一塊寫著「天體運動會」的木牌，在那溪澗上用石頭堵築成一度石堤，把溪水阻截構成一個天然游泳池，在距離泳池不遠的一塊石頭上，用白粉寫上LAMPART一串連伯的洋名字，此外便一無所有了．

後來記者們探聽到他們活動的日期，依照日期去探訪，那個時候的連伯跟記者們很少接觸，他表示不大歡迎的樣子，冷淡的接待，還警告記者們不要發表消息，當時的天體會只是提倡而已，卻並不公開歡迎外界人士參加．

那次只見到他們參加活動的僅有三個人，除了連伯外，還有一對外國夫婦．

# 鑊底灣初訪天體營

天體會放棄了香粉寮，便轉移到青衣島的鑊底灣去，這個地名，在地圖上也是找不到的，後來由一位參加過他們活動的張克鷗口裏，才知道它的方位，是在青衣島西面偏北一個極小的海灣，與汲水門島「即馬灣島」的東灣毗鄰，由陸路可以抵達，卻要走上兩三個鐘頭與攀越一些山嶺；但是由青山道的汀九用船渡海，可以直接抵達，順流的話，只不過費時半小時而已，那兒有山有水，平日人跡罕至，很適合做天體運動的場所．

吳灞陵透過張克鷗的聯絡，得到連伯的同意，邀請七八位新聞記者，破例不必受每男必帶一女的規例限制．這一次，由連伯找了兩個女的，一同出發，坐車到汀九後，走進汀九村，連伯有一艘木船給放在一家雜貨店裏，從那兒拿到了船隻，把船推下海，划到對岸，因為那兒海灘向西，不受東風的吹送，很少流沙沖積灘上，所以沿岸沙少石多，而且石筍嶙峋，所以登岸時必穿鞋涉水，游泳時，也要到較遠水深處．

上了岸後，只見他們的範圍內圍著鐵絲網，架起臨時的棚帳．她們脫光衣服，游泳拋球，各適其適，游完水後，可以到一處小瀑布沖水，中間有段也築成小水塘，貯滿了水，瀑布流入水塘，再溢出來，所以有人攀到水塘上去洗浴．

那一幕「初訪天體營」，回憶起來，可記的事就太多了．同行中有一個年青小伙子，畢竟血氣方剛，看見女人全裸，忍不住生理反應，那話兒堅挺起來，狼狽不堪；正當游完了海浴，一位女天體會員攀上水池去沐浴時，恰好月訊來潮，染得滿池紅色，小瀑布因為先經小水塘，再流下來，一些在下面淋身的男士們忽然發覺滿身紅水，不知就裏，以為奇遇，後來才知道是月訊水，大叫大吉利是不已，也許事有湊巧，回來後有些人患病臥床多日，又有一位家裏一場火燭燒了個清光，還死了幾個人，說來好像真個「不祥」．

在鑊底灣放眼四望，風景沒有香粉寮那麼美，也沒有一處較為平坦寬闊的活動場所，灣外一片汪洋，附圖所攝，便是在鑊底灣的情景；其中有連伯本人與她那女管家，後來成為他太太兩母女．照他們的規矩，參加的人，必定要一男帶同一女，可以自由拍攝照片，但是菲林要繳交給連伯代為沖晒，晒後交還給會友，但是照片，只許

自己欣賞，不許流傳出外．這輯照片，珍藏了多年未見世面，現在連伯已作古人，天體會亦煙消雲散，而且今天對天體的尺度早已不像當年，公諸同好，正是時候．

## 天體會的戒條

天體會的章程，無種族男女老幼之分，只要能夠尊重道德，無淫褻念頭，便可參加為會員，如果有發覺違犯會則的，隨時革除會籍，不許參加活動，每年會費五元而已．

會外賓客參觀，必須男女相偕，思想純潔，且須得會長連伯的同意，只以一次為限．

活動的種類，有跳舞，跑步，球類遊戲與游泳及日光浴等，不許離群獨處，也不許超越場所範圍以外活動．

他們平時是每星期日活動一次，在尖沙咀車站集合，同一時間與會長連伯乘車出發，不許個別到達；離開時也不許個別逗留的，所以，說起來，他們的活動，都是極為純潔的，不過，天體會的發展，一直沒有太多的會員參加，最多時不過十多二十人，少時小貓三四隻，一則他們不想公開宣傳，二則連伯怕不良份子介入，寧少毋濫，這也是值得推許的地方．

現在，天體活動後繼無人，徒使鑊底灣頭空留陳跡而已．

# 九如坊

九如坊在七十年前，是一處淺街窄巷的所在，是否就是九條巷，詳細的數目不得而知，可是橫橫直直的小巷，曲折交錯，構成一處小戶人家的民居，溝渠積水，蚊虫滋生，衛生當局認為很看不過眼．

及後由鄧家收購所有的小巷，闢為一片曠場，再而興建「九如坊戲院」，位於歌賦街與大道中之間，初時專演廣東大戲，新中華班在港演出的時候，很多時就在這戲院開台．

九如坊戲院衹有兩層，樓下的座位，接近台口的一部份是用一張一張長條的貴妃床砌成的，那個時候所謂「貴妃位」算是最好的座位，等於現在的大堂中，還要墊起椅墊，如果太矮的話，可以跟茶水部加租兩張椅墊墊高，椅墊要收銅鈿，一進座就遞過來，一邊就收銀紙．

及後也曾開演影戲，還是用貴妃床的座位，那個時候日間也是開演兩場，可是時間是一時和三時，而且演了半場就賣下半場的票，可以隨時入場。記得筆者年青的時候，下午偷空在兩點鐘的時候就去買三點場的票入場，看了下半部，到一點場完場的時候，轉移有利陣地，因為那時沒有編位任由觀眾找位坐，三點場看到接續一點場的那處劇情，就離場回到店裡，恰好趕得及吃晚飯時候，如果不是有這個辦法，連晚飯也「走雞」．

二三十年前，歌賦街九如坊一帶，是私娼煙寨林立的所在，夜裡的旖旎風光，曾經為人樂道，尤其是有不少報上的言情小說就把這地方的艷事作為題材．

現在九如坊已經拆掉並闢為兒童遊樂場，左鄰右近的風光，也今非昔比．

# 皇家碼頭

前兩天已經說過，初期香港的海傍就在大道西，南北行街還是及後填海而成的，因此，新的海傍是在永樂西街，靠近海傍的一座「船頭官」建築物，就是現在的「添男茶樓」．

香港的「水上警察」，一向叫做「水師」，在海面上作巡查工作的小火輪就叫做「水師船」，一直到現在，一般的人們還是叫這個名稱，可是，自從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警務處的譯名已經改過了「水上巡查隊」．即如「船頭官」一樣，現在已經改為「海事處」，可是一般人還是叫「船頭官」的多。兩年前，麗的呼聲的常識測驗就曾經採用過一個這樣的題目：「船頭官」有一個新的名字叫什麼?很多人還答不出呢!

那個時候官式登陸是在靠近「船頭官」的一個碼頭，地點就是現在上環街市斜對面那座公廁的地方，公廁是在一九三八年間蓋成的，公廁之前是「十王殿」賣生果攤的所在，「十王殿」之前就是官式登陸的碼頭，那時雖然沒有「皇家碼頭」的名稱，可是事實上就是「皇家碼頭」了．

填海後，碼頭變了「十王殿」，新的「皇家碼頭」搬到現在的「卜公碼頭」，還是木頭建成的。初時在碼頭內設有東西向的兩排椅，寫著一邊是「男用」一邊是「女用」，容許市民坐在那兒看海景，吸海風，不收分文，男女分坐，蔚成一景；在靠碼頭尾的地方，再設有三四排朝尖沙咀那邊的靠椅，男女可以雜坐，卻要收費的，每人兩個「銅仙」，由值勤的差人負責收錢，夜裏坐著吸海風，聽海濤，兩個銅仙可以坐到十二點，相當值得的．

有一年，刮了一場大風，把碼頭尾端的屋頂吹去了之後，便索性拆掉，連那幾排椅子也撤去，所以現在卜公碼頭的上蓋沒碼頭那麼長，碼頭內的兩排長椅還有存在，漸漸連那兩排長椅也沒有．現在，祇可以站在那兒閒眺，如果坐臥太久，可能要給巡視那兒的警察叫走．

現在，在滙豐銀行對面的一座石做的「皇家碼頭」，是在十多年前建成的，初時很嚴格的規定不許人們閒

蕩，小輪停泊也不許超過五分鐘.

皇家碼頭的海傍現在開始填海了，皇家碼頭將來也會變成平地，而未來的皇家碼頭更接近尖沙咀，也必然更堂皇富麗.

# 金魚塘

現在說起「金魚塘」，也許會有很多人不曉得是在那處地方，其實，原來叫「金魚塘」那處地方，現在也看不到什麼「金魚」的痕跡了。

所謂「金魚塘」就是現在德輔道西高陞街口以西的所在。在六十多年前，那兒已經算是荒僻的地方，有點像現時的摩星嶺，有山坑，有流水，崎嶇的地面上築成一個一個小池塘，給幹「花園」這一行業務的人作為「養金魚」之用，不下好幾十個，當時要買金魚的，要到那兒去，就是歲晚年宵檔裡擺賣的，也是金魚塘的主人，搬到那兒去發售。

那兒初時並沒有一個很明確的地名，因為有養金魚的人在那兒討生活，一般人都叫它「金魚塘」，及後才廢去「金魚塘」，劃成現在的德輔道西，威利麻街，紫薇街，荔宏里，泰來里，賢居里，高陞街一帶。

在德輔道西一帶，曾經一度成為香港有名的「鹹魚欄」，成行成市的一連開著好幾十家都是賣鹹魚的商店，更奇怪的是，所有的鹹魚鋪都是集中開在背山面海的一面，跑到那兒去，遠遠的就嗅到鹹魚的氣味，現在由於衛生局的執行遷徙，已經少了很多，祇有幾家而已，代之而起的是「海味店」。

養金魚業的從這個地方移去後，一度曾搬上較西較高的薄扶林道跟第四街交界左近，也有「金魚塘」，現在那兒也沒有了，養金魚的要遷到屠房以上的山上。

# 第一架勃勃車

以前的香港人叫汽車做「勃勃車」，因為汽車的號角不是現在的樣子，卻是橡皮球喇叭嘴的，按橡皮球發出來的聲音好像「勃勃」的響著，因此都叫「勃勃車」。

因為汽車跑起路來，馬達和號角的聲音很吵鬧，一度曾經給一些守舊的紳士們反對這種「吵鬧的東西」在街上亂跑，當然沒有反對成功，現在說起來祇可以作為笑話看。有一個時期叫汽車做「會跑路的匣子」，一個時期又叫做「老虎車」，即如後來的報上文字，也不時形容它做「市虎」。

香港有第一輛汽車，也可以說是中國有第一輛汽車，是宣統二年「一九零一年」間的事，那個時候有一家叫「怡順行」的專做大連營運的荳子買賣，生意規模很大，現今永樂西街義泰行的原址，就是「怡順行」的所在，那幢房子也是他們的陳姓老板所蓋成的。

姓陳的有一個兒子，從美國帶同一架汽車回來，在香港的馬路上風馳電掣，當年的兵頭—總督，也曾經借用過他的車子。

另外有一個傳說，說是一個廣州西關十一甫煙商朱某，他從美國回港，帶來香港的第一架汽車，本來要運回廣州使用，因為廣州還沒闢馬路，所以留在香港，夜裡亮著車燈，遠處駛來，路人就急急讓路，認為是怪物，其實，應該說是第二架才對。後來督憲署也運來一架，算是在香港出現的第三架。

# 填海史話

我曾一再的說過，香港原來的海傍，就在皇后大道西以至大道中一帶，向北的街道都是以後填海而來的，可以說現在香港居民所住的地方，大半是在以前的海面上．

說起香港的填海歷史，要追溯到一八五一年的「第一期填海築碼頭計劃」的局部實施，當時曾經引起很大的糾紛，因為臨海業權人，有一個「至海」的特別權益，即是說如果他擁有臨海的一處業權的話，他可以跟著產業的闊度繼續填海，一樣的享有那新填地的業權。當時約略統計，擅自填海而獲得的土地共二十九萬八千六百八十五方呎之多，這面積比他們原有向政府租賃的土地面積要多出一倍，可是政府的填海法案是要將填好的土地重行估價開投的，當然引起那些業主們的反對，尤其是擁有介乎「練兵場」與「必打碼頭」間業權的英商寶順洋行鄧脫氏和林德賽公司，反對最力，並獲得立法局若干非官守議員的支持，而倫敦殖民部的批覆，認為不能接納鄧脫等人的抗議，指令總督照原計劃執行，

一八五七年，中國籍的海傍業權人已經答允繳納他們佔有產業的租賃，跟著大部份的外商也答允了，祇是寶順洋行和林德賽公司所佔有的，仍然繼續堅決反對，那時候的港督是寶靈總督，預定建築的海堤將由西環至銅鑼灣，橫貫整個城市的海傍，預定名為「寶靈總督堤岸」。寶靈總督擬好一個預算案於一八五二年十月二十三日的憲報發表，預算全部的工程費用一萬四千磅，在立法局提出這個預算案時，第一次宣讀僅有鄧脫氏一個人投票反對，算是順利通過，第二次宣讀，因為總督去了菲律賓，延至一八五九年二月四日才舉行，投票結果，竟以六票對三票被否決，政府有官守議員中，祇有三個人投票贊成，其餘如輔政司按察司也投票反對，因此不能實行。不久寶靈總督去任，羅便臣爵士繼任為總督，填海工程因有上述種種困難和阻撓，只好時斷時續的局部施工．一八六零年，在羅便臣總督的努力之下，政府與海傍業權人間的爭執，大都獲得圓滿解決，海傍築堤工程大部份在一

八六二年完成，可是因為不是一氣呵成，包工又有偷工減料之嫌，落成不久，還沒有經過颶風侵襲，已經有多處崩壞，不得不重事修補，羅便臣總督看了這種情形，決意再將中區沿海的堤岸全部從新改築，同時再填海一百尺．一八六四年八月十五日，政府測量官向海傍業權人提出這種意見，說明填海獲得的新地可以免費租給有關業主，但要他們分擔填海和築堤的費用作為交換條件，怎知他們也提出反對，在一八六四年九月十三日召集會議，反對負擔新堤費用，認為原有的堤岸安全可用，無須改建，填海工程又要暫時擱住．

一八六七年八月，香港遭遇一場大風，海傍堤岸真的崩潰，當時羅便臣總督已經去任，繼任的是麥當奴總督，他立即提出修建堤岸碼頭的新計劃，並委任當時由英倫聘請來港主持建築水塘的克地工程師主持這一工作，海傍業主仍然堅持反對，麥當奴總督向法院提出控告，指責海傍業主不履行土地租賃法例，不負責修理他的地段內的堤岸．

這個案件，在一八六八年二月七日由特別法庭開審，雙方辯論結果，完全出乎官方的意外，法官竟判決被告得勝，認為被告對於土地租賃法例所擔負的建築義務，並不包括海傍堤岸在內，於是填海工程又再受一次阻撓．

一八七四年九月二十二日，發生香港歷史上有名的風災，海傍堤岸全部吹毀，這時的總督是堅尼地爵士，他在一八七五年五月任命組織一個委員會，設計全部海傍堤岸的改建計劃，包括填海拓地工程在內，經過調查估計，如果以美利碼頭為中心，西至煤氣公司，東至銅鑼灣，將沿海堤岸全部翻新，同時填海擴充海傍地面，大約需用二十一萬二千元，因為所費的數目太大，這計劃又被擱置，僅將損毀太甚的地方略為修補便算．堅尼地總督在一八七七年去任，繼任的是軒尼斯總督，修補海傍堤岸的工程繼續進行，直到一八八零年終於全部完成，一共化費了二十四萬四千餘元．

一八九零年，遮打爵士又建議一個新的填海計劃。當時已經感覺到屋荒的現象，計劃除了填海築路之外，還建議將海軍船塢陸軍兵房以及若干政府建築物從市中心遷移他處，以便騰出地位作商業民居的用途，藉以解決屋荒問題，可惜這建議一直到現時還未能實現；就在這一年，干諾公爵夫婦由印度回英國，順道來港遊玩，適值遮

打爵士計劃的中區填海工程實施，由西環煤氣廠至中區的海軍船塢為止，沿海填築新地六十五英畝，乘這機會請干諾公爵主持奠基禮，親自投下第一塊填海石塊，因此後來這一條沿海的新路就命為「干諾道」作為紀念．

因為早年歷任總督，為了填海問題都曾跟商民間發生過爭執，所以每一次要實施填海計劃的時候，政府都先在憲報上和實施工程的地點發表通告，通知居民如果有什麼要求或者反對的意見要在指定期限內提出，否則無效，最近新填的銅鑼灣避風塘和中區的填海工程也曾做過這一番手續，中區填海的通告，是在一九五一年八月十七日的憲報增刊上發表，任何人如有意見必須在一九五二年六月二十七日起兩個月內向政府工務局反對或申辯，就是這個緣故．

遮打氏藏有三幅描述香港早年海傍情況的地圖，互相比對之下，可以看出海傍的地形經過歷次填海工程所起的變化．

一幅是在一八四五年由科爾遜測繪的，其中維多利亞城一帶仍然保持最初狀態，海岸線甚多彎曲，沿岸都是沙灘，皇后大道就在海傍，大商行的建築物都是面臨海濱，各家都有私用碼頭，這些碼頭正是後來阻撓填海計劃實施的根源．

一幅是在一八六二年由阿爾費斯測繪的，此時今日的德輔道一帶的地面已有了雛形，但是仍屬海濱荒地．

一幅是在一九二三年，遮打氏所提議的中區大規模填海計劃的藍圖，不僅有德輔道，就是干諾道也在形成中，這幅地圖所顯示出來的，由西環至銅鑼灣的沿海情形，已經和最近兩大填海區未實施工程前的情況差不多了．

中區填海後的曠地，有些擔擱了三年多，還沒有人要買來蓋房子，當時在先施公司附近的地皮，每尺祇是三塊錢而已，即使是南北行街那麼繁榮的地點，一幢四層樓高，通貫皇后大道西的房子，每一個月的租錢也不過九十元而已．

北角的填海工程，本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前就開始，因為那時七姊妹道一帶有好幾座游泳場，屢次的要

求延期填海，以免建築費全部損失，年過一年，工程都無甚進展，到一九四一年，在現在的人口登記處以西的地方已經大部份完成，可是從那些木屋以東的海傍，還是保留那些游泳場存在，不料香港戰事發生，日軍就在這些泳場所在的地點登陸，在登陸之前又經過一輪炮彈的轟炸，所有的泳棚都給炸毀，戰後沒有重建，政府也不許再在那裡建泳場，填海工程才能繼續進行．

此外，在香港仔方面，政府也在田灣村進行填海工作，戰後六年來，已經獲得新地七萬方呎以上，預算要填至二十萬呎，以供當地漁民作擴充漁業生產的用途．

一九四八年，香港曾邀請城市設計專家來港研究，也提供一個遷移海軍船塢的建築地點，把海岸線自東區向上環拉成直線的計劃，現在所實施的填海工程，不過是這計劃的一部份而已。其實，現在由東至西的交通大道，祇有海軍船塢這一條路，實在不合理想，將來全部計劃實施之後，也許行路方便得多，同時照這個計劃，將來再銜接中區所新填得的新堤岸，拉直線向西面填，直至三角碼頭，那麼今日的干諾道之外，再有一條新路，所有海傍的風景線自必完全改觀了．

# 洗太平地

住在香港多年的人，相信都聽過從前每間房子每年都得洗過四次「太平地」，所謂太平地是什麼一回事，也就不言而喻了，同時也不會有怎樣嚴重的感覺。

可是在實施這個辦法之先，也曾鬧過一個數百婦女簽名聯稟政府請求取消這種辦法的笑話。

香港的潔淨局是在一八八三年成立，一八九四年大鼠疫，潔淨局才開始有滅疫的措施，一八九五年設置衛生醫官，一九零一年五月三十一日潔淨局會議，決定在九龍設一個辦事處，管理薰洗屋宇防疫的事務，還設有防疫人員的宿舍，當時在灣仔筲箕灣鲗魚涌一帶的疫症也很利害，又設有小輪一艘，牽引兩條小船，一條載運因疫症而死的病人，一條載患疫的人，每日運到堅尼地城醫廠處置，不許經過陸地。

根據香港政府與英國所立的防疫約章，凡患疫的病人不許離境，以免傳染他處，又凡患疫者強制送入醫院療治，患疫的房屋要加以薰洗，患疫而致死的，屍體要藏石灰後始准埋葬，中國人很多因為逃避薰洗屋宇的關係，有患疫的隱匿不報，自行在家調理，死後又秘密棄屍街外，政府為了這個棄屍問題，又得設立巡查隊，防止棄屍事件發生。

一般人對於執行薰洗屋宇的條例，大都反對，尤其恐懼英籍人員的執行認真，那一年六月十五日潔淨局宣佈，由加咸街起至城隍街止，上至堅道為界，下至威靈頓道，薰屋用的辟疫粉和藥水，交由東華醫院派人協助使用，就是避免華人恐懼的原故。

當時就有婦女界的代表二十多人，都是大家閨秀，發起簽名聯稟政府，有幾百人簽署，稟詞列舉多項理由，洋洋百言，在一九零一年十一月十八日寫成稟詞，由二十個婦女代表，親自呈送華民政務司案前，捧稟斂衽，高聲朗誦，華民司蒲氏，也答禮如儀，允許代為轉呈輔政司審查辦理。

其中有六項理由相當有趣，可以見得當時的思想固舊，在今日的時代看來，覺得好笑．

第一項理由，是說中國婦女的閨範嚴謹，不能輕易看生面人，洗屋的時候要在街頭拋頭露面，眾目共睹，實至難堪．

第二項的理由，是說凡屬婦女，私褻等事，多有難言，密室深居，雖係親人，尚多迴避，門前露立，偶有名節，何法可施，遮掩殊難，當堂出醜，實為難堪．

第三項的理由，是說未字閨女，擇配最為慎重，平日祇可深居密室，如遇薰洗，坐立街頭，容易招人評論，將來擇配，大有問題，可能妨礙終身大事．

第四項的理由，是說懷孕的女人，最重體面，不願給人家看見她的大肚，初產或臨盆的時候，如何籌措，如果遇著新產的女人，最忌風日，放置在屋外，更易招致疾病，稍有風雨，愈更難堪．

第五項是說乳哺嬰兒，日數十次，街頭露體，避人哺乳，殊不雅觀，而且日晒風吹，啼哭難忍，也是理由．

第六項是說貧家婦女，各事女工，日博工錢，遇著薰洗之日，不免耽延，影響收入，有病女流，坐臥街前，更多苦況，猶慮差役，妄加指摘，再添驚恐，所難堪者六也．

以上所述的理由，除了新產婦女，哺乳嬰兒，有病婦人，事實露立街頭，確有難堪之外，其餘在現在的時代眼光看來，當然覺得可笑，不過，在初期執行的時候，也確實是嚴格得多，所有的人物，器皿家具，都要搬出街頭來薰洗，比較現時的辦法，麻煩得多．

# 侯王廟

香港的侯王廟，除了九龍城的一間外，還有一間在沙田的大圍村，一間在凹頭的米埔，一間在大嶼山的東涌，一間在大澳的寶珠潭，一間在大嶼山的石壁圍．所謂「侯王廟」，就是因為記念跟隨宋帝昺遺難的「楊亮節」而建立的，差不多楊亮節所到過的地方都有侯王廟，為什麼大嶼山特別多「侯王廟」呢，大概是因為楊亮節在大嶼山的足跡比較多的緣故吧．

香火特別盛的要算是九龍城的那間「侯王廟」，一般善男信女也都承認那間侯王廟的神異常靈驗，因此廟內廟外都掛滿著「酬答神恩」的紀念品，或有一些匾幅對聯之類，琳瑯滿目，另外一個原因，或許這間侯王廟較為接近市區的緣故，正門門楣掛有一個寫著「惠及遐方」的匾額，是同治七年先賞換花翎即選都府郭繼汾，賞戴藍翎侯選游府郭繼榮所送的，又有一個題著「至誠前知」四個字的，是廣東大鵬協副將賴鎮邊所送的．

除了這些大官員所送的之外，其餘商民所送的，很多寫著「濯濯厥靈」，「恩光遠蔭」，「宮殿重輝」，「侯保扶持」，這一類的扁額繡帳掛滿四壁，另外還有一班信官聯名送出的題著「折洋鋤盜」四個字，在光緒十四年送出，他們的名字是大鵬協副將何長清，中華都司司徒驥，右營守備陳朝光，左營守備梁鴻謀，千總賴國芬，外委楊繡展，外委黃勳高，記委賴國寶等．

根據九龍城的老居民說，光緒十四年間，廣東有幾股土匪，其中有一股他們的頭目綽號「花旦滿」打家劫舍，無惡不作，官兵屢次圍剿，可是他的耳目靈通，沒法捉拿得到，政府不得不懸出花紅緝捕，花旦滿眼看風聲太緊，轉移陣地，逃往澳門，當時大鵬協副將何長清，據說曾向侯王廟前請求指示機宜，結果依循神的指示，果然在澳門緝捕「花旦滿」回來，執行死刑，除去地方大害，因此送出匾額答謝神恩．

沙田大圍村的侯王廟地點在車公廟不遠，不過遊人們曉得車公廟的人較多，侯王廟在當地的人頗有印象．

凹頭米埔的一間，在元朗墟和錦田鄉交界，從公路旁邊就可以瞻仰到這間廟宇，規模甚小，不大為人注意。據鄉人說這間廟的建築是為要「塞水口擋山勢」的，因為從米埔向后海灣西望，一片平原，后海灣的水勢有洶湧侵進這平坦地方的氣勢，所以要蓋這間廟來「擋煞」．

# 旭和杯

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十七日，足球總會會議，黃家駿，李翰淦和炮兵代表菲列聯名致函總會，說華聯隊每年踢慈善賽太多了，可是沒有由華人自己主辦的賽會，現在由華人代表的羅旭和，報效一個「旭和杯」，舉辦旭和杯義賽，每年由海軍，陸軍，華聯三隊作三角式的比賽，收入全部分撥給各慈善機關，當時羅氏也是足球總會的副會長．

這議案在一九三五年一月間，才獲總會批准通過，不過是由陸軍，海軍，和南華主辦，而不是華聯，那個時候南華會的足球好手甚多，從這一年起組成南華南，南華華兩隊，南華華奪得特別銀牌賽冠軍，南華南同時也奪取聯賽的錦標，光榮之至，跟住南華南一九三六年一九三九年擁有雙料冠軍，一九三七一九三八年也連貫牌賽冠軍，南華華也奪得一九三八年的聯賽錦標．

第一屆的旭和杯為陸軍所得，第二屆「一九三六年」第三屆「一九三七年」都給陸軍連得錦標，一九三八年，南華會初次染指旭和杯，一九三九年，陸軍先以一比三敗于海軍，第二戰陸軍在以一比二敗于南華，五月十三南華海軍決戰於加山，南華勝二比一，再度擁有旭和杯，那一年首次造成華隊包辦全港六大錦標的記錄，南華會也有四料冠軍—旭和杯，甲組聯賽，特別銀牌，乙組聯賽．

一九四零，一九四一年，旭和杯為南華所得，戰後旭和麗華兩杯都已毀失，總會也不再接受私人名義送出的銀杯，代以紀念杯賽和赤柱盾七人賽，以後就再沒有「旭和杯」這個名詞了．

# 火燒馬棚

三十多年前的跑馬地，看台是用竹和木材搭成的，有一部份還有葵頂，因此不叫馬場而叫馬棚，每年賽馬日，廣州四鄉的人們也相率來港湊熱鬧，大都祇是「睇跑馬」而已，參加「買生馬」的甚少，最多就祇有買幾張大馬票，便算「與馬有緣」．

一九一八年二月二十六日，陰曆戊午年正月十六日，正是元宵後一天，適逢是大賽馬的日期．下午三時，恰好是第五場開始，中央棚庭，忽然發生動搖，逼迫一聲，突然下壓，其他棚座，也受牽連，好像豎骨牌的樣子，相繼倒塌，棚座底下，好幾處擠滿著熟食攤販，打翻火爐，葵棚著火焚燒，頓然變成火海．

觀眾們萬分狼狽，爭相逃命，可是人數太多，有些已經跌傷不能動彈，有些給上面的人壓住不能轉身，火舌四面八方而來，無從走避，僥倖能夠逃出的，不及千分之一，其餘的都變了火神祭品．

大批警察軍人，消防隊員，後備警察，聖約翰救傷隊，童子軍立時出動，可是火海團團圍住，眼見著活生生的人們在火海跳躍掙扎，卻絕無辦法開出火路來，活活被燒死，前後經過二十多分鐘而已，轉眼間所有棚座化成灰燼．災場就在「山波會館」前面，佔地長約八百英尺，寬約二百英尺，地面燒得焦黑，炭灰裡隱約看見血色，血腥氣味難聞．

即時發動掘屍工作，完整的已經不多，把發掘出來的殘肢斷股陳列在焦土上面，焦頭爛額，斷手折足，五官腸臟，皮焦骨碎，有些燒得曲作一團，昂首，俯身，仰臥，彎腰，曲肱，屈膝，形形色色，一片血肉模糊，無限恐怖，潔淨局工人從那天下午五時三十分開始發掘，一直到午夜十二時三十分，一連七個鐘頭，掘出堪稱成具屍首祇有五百七十具而已，其餘都是零碎不堪．

當夜，二號警署發出通告，囑咐遇難者的親屬在二十七日上午到災場認領屍首，那天一早，災場附近擠得水

洩不通，一路上號哭哀鳴，慘不忍聽，認屍的時候，場外由英兵把守，場內有醫生警察指揮，屍體陳列在地上任由屍親辨認，可是能夠認出來的，少之又少．

災場裡的屍首，大都面目不全，有的失掉兩眼，有的脫去臉皮，有的燒成黑炭，事實上不易辨認，騷動了半天，除掉了有些從屍體上的遺物來証明之外，殊無辦法．

有一個男子，帶領他的兒子找尋老婆的屍首，無從辨認，及後發覺一具女屍帶有一個洋鎖，連忙叫兒子回家拿鎖匙試行開鎖，果然應手而開，算是認出那具屍首就是他的老婆．

一些親屬失蹤，可是又認不出屍首的，都不願離去，直到中午十一時，主理認屍的幫辦，不得不強令沒有認出屍首的人離去，越發使在場的婦女們痛哭失聲，慘然而去．

辨認出來的屍首，即行在現場收殮，不能辨認的，也都收殮起來，馬上送附近咖啡園墳場埋葬，不作任何標誌，一些燒得零零碎碎的，用竹篩篩過，像揀炭頭般裝入木箱，一同埋葬，其餘變成骨灰的，便投入大海．

屍親們約定二月二十八日和三月一日兩天舉行祭禮，那兩天參加喪禮的群眾，打破香港有史以來的記錄．

死者的數字，無從計算，傷者除了自己回家醫治之外，在國家醫院留醫的有印度人四名，日本人一名，西洋人一名，中國男女二十四名；東華醫院方面有十一人；法國嬰堂醫院亦有傷者留醫，數字不詳；在馬島醫院留醫的，都是日本人，在災場迷失路回不了家的男女孩童，也有三十多人，都由警察局設法交回他們的親屬領去．

後來馬場裡不許孩童進場，一方面固然認為孩子們不應該參加跑馬這種玩意，一方面也因為這次慘案得了教訓．戰前在春季大賽馬的第三天，特別容許孩童入場，那天警備特別嚴密，現在卻完全不許了．

這一役的遇難人物，值得一提的有匯豐銀行的司賬員馮樂園攜同夫人公子，全家十多人一同遇難；公利洋行當時有一座專用棚，洋行買辦麥松生，帶同家眷親戚十六人到場，除了兩個小孩子脫險之外，其餘十四人都給燒死；公利洋行的代司理西洋人羅沙，和家屬八人，也一同遭難；鄧志昂的第三子肥仔棠，李亦梅的少妾；工務局高少凡；海關監督署蔡華彰；商業洋行劉福基的太太；殷商蔡贊的十四姨太，都是這次有名的遇難人物．

廣州方面，也有人來港湊熱鬧而遭難的，廣東督軍公署顧問李國治的家眷十人，某要人的八妾九妾，也都跑來香港做「馬鬼」！

馬棚倒塌起火的原因，當時有三個傳說：一說匪徒割斷棚篾，企圖乘機發財；一說觀眾太多，馬棚不能負荷；一說棚下的熟食檔失火燃及，三月四日，開庭研究，到堂的有陪審員三人，律政司琴，政府律師域文，正警察司馬沙，羅文錦律師代表十三個死者親屬到堂觀審，法官帶同有關人員親自到現場視察，還在法庭上蓋搭竹棚小模型研究，從三月四日開始到四月十三日一共開了三十二堂，九月開堂再審，歸納二十三個問題，交陪審員逐一解答，承造蓋搭棚座的郭權記也曾給傳訊．

# 香港舞業史

香港之設有舞廳，還不過是民國十九年的事而已，那時候有一個華僑姓葉的，在香港創立第一間舞廳，名字叫「中華跳舞學院」．民國二十一年，陸續開設一共有二十多家，那個時候的道學先生們就認為大傷風化，有好些在報章上提出攻擊反對，建議政府當局取締．

民國二十二年二月十六日，立法議員布力架提出質問；（一）跳舞妨害風化，警察當局注意到嗎？（二）香港九龍跳舞場所有多少家，營業時間怎樣規定？（三）香港有沒有制定律例准許經營跳舞場所的章則，政府有無管理的意思，跳舞場所有無數字的限制？

當時警察司胡樂甫答覆（一）香港九龍的跳舞學院逐漸增加，確是事實．（二）社會上雖然有人不滿意於跳舞學院的開設，但沒有接到申訴．（三）香港共有跳舞學院七所，九龍二所．（四）跳舞學院開放時間和開業期限，並無限制．（五）政府現在正在訂制法例，加以管理．

同年七月十三日晚上，警察當局突然下令，所有跳舞學院，必須在午夜十二時停止營業，同月十八日，跳舞學院們以「收入減少」為理由，要求延長跳舞時間，但不獲准．

民國二十二年十月十二日，立法局才通過跳舞學院管理條例，其中有六大要點：

（一）凡供跳舞用的場所，都作舞院論，須領執照，每月二十元，每年一百二十元．

（二）持照人須填報所聘舞女及其他職員的名冊，十五歲以下之男女不得受雇，亦不得進場跳舞．

（三）舞女不得在舞院內住宿．

（四）延長跳舞時間，須照章納費，一小時十元，兩小時三十元，三小時六十元．

（五）不許私自在跳舞院裡賣酒及飲酒．

（六）在跳舞院內，不得口出穢言，不得穿坦胸露臂之衣服，不得作無禮的跳舞和舉動．

這一些條例現在還是一樣限制著，而且因為衛生局消防局的種種限制，事實上現在要得到准許經營一所夠資格的舞場是要相當條件的，可是不少取巧的「跳舞學校」和「夜總會」，以至若干用特殊節目為號召的經營手法，不少是越出範圍的．不過，現在人們的眼光已經不如以前那般道學，在尺度上來說，自然是寬得多了，就以「坦胸露臂的衣服」而論，已經不曉得用什麼尺度來量才對呢？

# 綠衣樓

七十年前的香港，還沒有成為一個繁榮的都市，島上僑居的居民不及今天的十份一，警察的設備，也沒有今天的完善，現在的巡邏車日夜不停的巡遊全城，在巡邏車裡還設有無線電話，警署裡的命令隨時傳到車裡，迅速行動，常時不會給宵小們漏網的，看最近的多數劫案，兇殺案的迅速破案，可以証明警務的進步，跟從前是無可比擬的．

七十年前的香港，規定夜裡九點鐘以後，居民們到戶外行走，必須要隨身攜帶通行証，以便警察隨時檢查，這種通行証，當時叫做「街紙」，同時還要攜備燈籠，燈籠上面如果有寫著「堂名」「即是闊人公館的堂名，好像鄧ｘｘ堂呀，陳ｘｘ堂呀之類」或者「店名」，更容易經過崗警，不然的話，「綠衣」們隨時可以拘捕你回「綠衣樓」，屈駕一宵之後再來分解，即晚裡是無從可以辦理保釋手續的，什麼是「綠衣」呢，即是警察的代名詞，並不是「郵差」的意思，因為當時的警察是穿綠色制服的，所以叫做「綠衣」，漸漸這個名詞成為過去，一個時期通行「差人」的名詞，現在卻多數叫「警察」了．

「綠衣樓」就是「差館」，「警署」的意思，警署分佈在香港各市區，有十二個之多，其他新界和離島邊境的還沒有包括在內，警署除了用地區的名稱作為區別之外，如筲箕灣警署，銅鑼灣警署，還有一些號數的分別，這種號數沒有一定的次序，並不是自東而西，也不是自西而東，沒有「一號差館」，祇有「大館」，七號差館，西營盤「西祿堪」的所在，八號差館卻在般含道稍下的醫院道，二號差館卻在灣仔，至於四號，五號，十號，十一號究竟是那一區，卻沒有人知道．

警署發出來拘捕犯人的「傳票」就叫做「花令紙」，海傍習慣上夜裡還在裝卸貨物寄泊船艇的，也得要領一張「人情紙」，就叫「夜紙」，洋船星期日還開工工作的也得領「禮拜紙」，這些名詞都是香港所特有的．

現在的香港是不夜天，三更半夜，祇要你需要，儘可以在街上走到天亮才回家．

南洋一帶叫「警察局」做「玻理厝」，是由英文警察派出所的POLICE BOX翻譯過來的，「厝」是房屋的意思，潮福人一向都是這樣叫法，把POLICE譯音為「玻理」，跟香港人的把警察叫為「綠衣」，頗有異曲同工之妙！

# 名牌的故事

七十年代，香港有一位澳洲婦人到美國旅行，見到一個趣怪的店子招牌，牢記在心．

返回香港後，就在羅便臣道她住的那間大廈的樓下，開一間「士多舖」，就用那趣怪的店名做招牌，雖然祇是一間小小的「士多舖」，可是「鬼佬脾氣」做事頂認真，不但註冊「有限公司」而且在「商標註冊處」登記「專利權」．

可是這間「士多舖」賣的都是「鬼佬 」，無論報紙，雜誌，罐頭，食品，都不適合唐人口味，根本沒法子與隔鄰的中國式士多競爭．人家打電話買一包香煙便送上門，租麻雀連麻雀檯也搬上樓，一磅新鮮「方包」替你切成薄薄的八塊，還可以賒賬，「鬼佬士多」當然做不到，所以連連「拍烏蠅」．「鬼婆」看勢色不對，經營不夠一年，便以一萬元的代價，讓給同一大廈居住的楊姓塑膠商人，連商標註冊權也一起包括在內，然後收拾行裝，返回澳洲享清福．

不料，還不過兩年，美國這間名店集團，要進軍香港發展，委託渣甸洋行做「代理」．一查之下，發覺招牌的名字早已名花有主，這還了得？連忙靜靜地找人向楊姓商人商量，願意以十萬元的代價轉讓商標．他大喜過望，認為冷手執個熱煎堆，立刻「哆飯應」．於是名店集團馬上發展攻勢，在港九新界一連開了百幾間，到處可以見到它的店號．廣告說：「不管你住在什麼地方，附近都有我們的舖頭」，做得非常繁忙，不但朝早七時開舖，晚上十一時才收工，而且二十四小時通宵營業，發達非常！

楊姓商人孤陋寡聞，不知道這是美國名牌，那時才知「捉到鹿唔曉脫角」，走了大雞，恨錯難番，徒呼荷荷，如果當時要他五十萬，也要照俾，奈何蘇州過後無艇搭．

# 女人睇波唔使錢

三十年代，香港的足球場是搭竹棚的，鋪上木板作座位，棚座也祇蓋球場兩側，兩頭球門後面空蕩蕩，沒有搭棚．

球賽時女姓入座不用買票，小童也免費入場，那個時候，女人三步不出閨門，很少拋頭露面，所以雖然睇波唔使錢，入場的女人也不多．甚至上茶樓嘆其「一盅兩件」，也是男人世界，甚少女人．上西餐館如東園嘗新之類，也得登上樓上雅座，高背的卡位間成小房間一樣，面前還垂下布簾，如不出聲，侍者不敢揭簾問「要做什麼」？

最先是掃桿埔球場，建在銅鑼灣，背枕「天后廟」，所以體育記者描寫球兒越門高出時，時常形容為踢向天后廟．其實此語不通，球門後面一邊是天后廟，可是另一邊便是海傍，但是不論那一邊，都說踢去天后廟．

跟著有海軍球場，南華球場，在加路連山，中華球場在鰂魚涌商務印書館舊址．球隊先有中華後有南華，「兩華大戰」是大場戲，後來才有「南巴大戰」，巴士也是勁旅，香港會也是洋隊，華洋大戰沒有吸引力，常時大開門禁，免費入場，海軍對陸軍，更加無人睇，可以形容為「海軍對水兵」，「水對水」也．

三強鼎立的時候，體育記者形容為三國的魏蜀吳．描寫賽程時也像寫武俠小說般的施展招數，邊陲起義，雙翼齊飛，含枚疾走，遇關斬將，烏江飲恨，割鬚棄袍之類，大加渲染．

球員都是業餘的，到了胡好搞星島，安插球員在報館與「永安堂」掛名領乾薪，其實整個時間都是「打波」，名為業餘，實則職業，練波時間多於做工，所以成為「強隊」．可惜胡好墜機身故，壯志未酬，殊堪浩嘆！

# 換朝官司，不了了之

一九四零年時，日軍已經佔領了廣州，太平洋風雲告急，香港政府起了恐慌，急忙補牢，以固吾圉，組織了義勇軍，民安隊，後備警察，後備消防的隊伍，也儲糧「儲米，儲罐頭」，儲燃料「儲火燒柴，那個時候灣仔軍器廠街警察總部的原址，和美孚油庫的空地，都是儲存火燒柴的露天倉庫」，也加緊開掘防空洞，舉行防空演習，燈火管制，也定購大量的戰時用品，鋼盔鐵鑊，鋤頭，防毒面具．這些東西的合同，都落在一間鋼鐵廠之手，一時趕工製造，忙個不了．

這間鋼鐵廠，那時是港中鉅擘，炙手可熱，尤其是那位副經理很有辦法，雇用一位名女人為公關主任，與政府高官打好關係，頭頭是道，路路皆通．不料收貨驗貨時，露出馬腳，那些鋼盔，不堪一擊，便凹陷破裂，原來是用舊汽油桶做原料的．防毒面具也漏氣不堪用．於是興起官司，正在搜集罪証，控告有關人等的過程中，廠方請了名律師辯護，一堂過了一堂，正在鬧個不可開交的時刻，突然日軍空襲啟德機場．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開始，攻防至十二月二十五日香港第一個黑色聖誕，港督扯白旗向日軍投降，香港淪入日手．一場戰禍，歷經三年零八個月，到一九四五年日軍無條件投降，香港重光，那個時候，百廢待舉，生靈塗炭，才沒有人理會這場未了官司，聲沉影絕，不了了之！

最近興了兩宗嫌疑大罪，需要鉅額現金人事保釋，纏綿官司，可能不是短時間解決得了．明年便回歸祖國，換朝易代，一朝天子一朝臣，會否繼續追究，尚未可知．當事人求神拜佛，希望換朝之後，或者可以大解脫，一了百了，那便阿彌陀佛！

# 香馨巷

上環南北行街有一個巷口，成丁字形通到皇后大道西，地圖上的名字叫做「香馨巷」，俗稱「屎坑巷」「其實應該稱尿坑巷」，因為原本在巷裡轉角處，有一間門面祇有五呎的「乾麵店」，以前是公廁，祇可以小便，不可以大便，所以應該是「尿坑」，而不是「屎坑」．可是一般都叫它「屎坑巷」，老一輩的潮洲人卻叫它「富珍後尾」，因為早年著名賣潮洲餅食的「富珍齋」，開在南北行街這個巷口，因此叫它做「富珍後尾」，廣府人卻叫它做「潮洲巷」，因為巷裡面都是賣潮洲食物的攤販，這一切的俗稱，都不及「香馨巷」那麼文雅．

巷裡那窄窄「乾麵店」賣的是潮洲「撈麵」，用豬油肉碎芝麻醬冬菜冷拌而成芬芳麵食，別有風味，因為沒有湯，所以叫它「乾麵」，它的右鄰，有一家一八九五年開張的「元盛興」醬料店，老板姓杜，據說那塊招牌是在沙灘上撿回來的，原來是清朝一個狀元郎的手筆，所以珍重得很，到「元盛興」買「雜鹹」是上環潮洲人都認識的事物，筆者年幼時長輩拿兩毫子叫去元盛興買「雜鹹」，可以買到十味八味，包括貢菜，菜脯粒，鹹菜絲，楊桃豉，咸烏豆，烏欖，橄欖粒「這個是潮洲特有的字，音『概』，一半的意思」，油欖菜，炸花生，每樣一小包．回到店裡分盛四碟，便是午餐「食糜」潮洲人叫粥為糜的菜了，十個人都夠吃．

巷裡還有很多攤檔，賣的牛腩粉，魚蛋粉，牛腩麵，炒粿條，蠔仔煎，釀豬腸，菜頭粿「蘿蔔糕」，沙爹牛肉，鹵鵝翼，紅粿桃，芝麻粿，幾個仙便有交易，牛腩粉最為出名的是「斗記」，由街邊檔發展到上舖開酒家．

最近，土發公司要拆建逼遷，這百年老字號的元盛興要面臨成為歷史的命運？

# 喜有此履

五六十年代，香港的報章雜誌，不時出現「喜有此履」四個大字，側邊細小的字祇刊出店名與地址．那是張東海「不是賣雪櫃的那個」鞋店的廣告，它不是天天都登，偶爾不定期地出現，反而更有效果．

它是唐碧川的死黨，所以他是「家庭生活」的支持者，從創刊號到張東海去世，每期都有「喜有此履」的廣告．

「遲唔會遲，早唔會早，時間剛剛好」，是廣告界的名句．那是中南行代理「樂都表」的廣告，老板莊靜庵是李嘉誠的外父，樂都表很行時，是中價表一時的翹楚，中南行大廈在萬宜大廈對面，左鄰右里都改建了高樓大廈，唯獨它不肯拆，所以變成兩邊高人夾在中間的「矮仔」；安樂園大廈右鄰的「西伯利亞大廈」也是一樣，隔離的業主要跟他買他也不肯，要合建也不肯，就是要獨矮一截，莫奈他何．

三十年代報紙不時出現「中馬票，可搵鄧超」的廣告，尤其是大馬票跑馬開彩的幾日，更加天天見報，那個時候一季祇有發行一次鉅獎大馬票，頭獎幾萬元，已經是很吸引，旅行的人不多，鄧超是「個人旅行社」，專做遊埠的生意，所以號召中了馬票的人幫襯．

香港的法例醫生不能賣廣告，祇可以登「開業啟事」與「搬遷啟事」，甚至門口招牌的字體大細也有限制．除了註冊的西醫外，不能自稱「醫生」．中醫要稱「醫師」，器官的名詞也不能見報，所以三四十年代的報紙，小廣告時常滿紙「腎」字，那是「腎」的代名詞，表示會醫腎病的醫生，一個「腎」的大字之外，附上地址電話，連醫師的姓名也沒有，所以除了中醫師外，沒有名氣的西醫也照登，希望病人上門．

# 石澳龍蝦

三十年代，要去石澳游泳是一件大事，那個時候有私家車的家庭甚少，也沒有巴士行走石澳線，坐車祇可以搭貨車，不是經常有，而且貨車除了司機外，祇可以載五個乘客，名目是「跟車」，「也即是隨車搬運貨物的『咕喱』」，沒有坐位，祇可以坐車板上，回程時更要碰機會，沒有貨車開出返市區時，可能要在石澳過夜。

除了陸路，也可以乘小輪出發，夏天很多間社團租賃遊艇由水路開到石澳海灘暢遊，其中有一家「福建體育會」，每星期日都租用后海號去游水，祇可以坐三四十人，游泳健將林有培「曾任工商日報體育記者和成報採訪主任」，與林有庭，林有祥三兄弟充任拯溺員，也帶有一些簡單設備的十字箱備用，中午出發，黃昏回歸，有一次船上的機器「神左」，遊客逼得要步行回家，走了五六小時的路，否則祇好耽在船裏，等待機器修復才能啟航。

那個時候石澳有產龍蝦，泳客光顧漁村的小餐廳吃龍蝦，認為是石澳特產，份外滋味，甚至吃完之後，還想買些帶回香港，可是產量不多，供不應求，泳客久久等不到龍蝦出現，再三催促，年輕的小伙記同樣焦急，禁不住露出口風說：「快喇，快喇，中環街市的車就到喇」，原來是從中環街市補貨來的，興趣頓失，以後也就不必遠道走來石澳吃當地名產的龍蝦了。

# 水坑口

「水坑口」是在上環皇后大道西開始的那處地方，現在是十號巴士的總站，從大道西斜斜的一段斜路直上，便是荷里活道中段，在香港還有公娼制度的時期，妓寨未有搬到「石塘咀」去以前，所有高等的妓院都設立在這裡，曾經是煙花勝地，夜夜笙歌，飛觴醉月，極盡繁華，同時，有名的「敘馨樓」和「宴瓊林」兩家酒樓都在這裡開設，生意旺盛不讓皇后大道中的「杏花樓」和「壽而康」兩大酒家專美，尤其是「宴瓊林」因為名字起得好，以前廣東舉人入京會試，在香港的親朋們設宴餞別，非在「宴瓊林」設席不可，取他的「意頭」吉兆，入京必中。

在水坑口的妓院全盛時代，就傳過有這麼一個故事：有一個紅牌妓女，手段闊綽，揮金如土，有一次為要跟姊妹們爭出風頭，用鈔票點火吸煙，又用鈔票煲紅豆沙，一時傳為佳話，可是後來年老色衰，這個妓女淪為街頭賣唱，在淪陷時期，有人看見她在街邊擺賣花生渡日，及後不知所蹤。

妓院遷去石塘咀後，這兒的繁華風光，一落千丈，原有酒樓妓院改為菜館，有名的「泰海樓」「樂仙酒家」，一直到淪陷前還存在著，在門口擺賣著雞殼，雞腳，雞翼，雞頭，腸臟，鴨頭之類，不祇是附近酒家拿出來賣的，甚至遠處的酒樓餐室的剩餘物資，也都集中到這兒擺賣，現在已經沒有這種景色了。

說起「水坑口」這個名稱，遠在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開始，當時還未開埠，那兒原是山澗水流入海的地方，嘉慶年末，對岸九華徑村「即是現在荔枝角附近」有些半耕半漁的鄉人，搖艇到這兒捕捉龍蝦，一早出門，入暮才能回歸，相當費時，到道光元年「一八二一年」，那些捕捉龍蝦的人索性在這裡的海濱山麓蓋築茅屋居住，在海濱豎竹棚結成柵排，開好幾道柵門，潮水漲的時候，龍蝦跟隨潮水湧進柵內，潮退的時候關閉了柵門便把龍蝦困在柵裡，捕捉龍蝦的時候要滿身陷入泥濘，工作完畢之後，相呼「前往大水坑口處洗身」就是指這山澗

水流入海處的地方，因此一般人都叫這地方做「大水坑口」，及後略去「大」字變成「水坑口」，情況好像鵝頸橋的水渠差不多，漸漸水坑沖積，填塞了改成斜路，所以現時有「水坑口」之名而無水坑之實，怪不得一般人聽見這個名稱都莫名其妙的．

# 合益公司

香港是一個轉口埠，大宗的貿易都是從進出口業中人所造成的，遠洋的不在話下，比較接近而又有相當龐大數字的出入口貿易，應該算是南洋群島一帶了，因此南洋群島要在香港方面採購不少的貨物運去，要靠一班專幹這一行業的商人辦理，這些專替南洋商號辦貨出口的就是叫做「南洋辦庄」.

在光緒年間，來往香港南洋的船隻祇有渣甸洋行的三艘定期船，另外舊沙宜洋行亦有三艘而已，一共祇有六隻船來往，每每裝載了外國洋行的貨物之外就沒有載位，因此中國人經營的出口貨，常常要壓積幾班船才能運去。後來集議奮起聯合成為一個「合益公司」，租賃輪船自行運貨，每班船都騰出載位給華商，甚至雇用專到中國人辦庄「接貨」的職員，設立「華人經理部」跟南洋辦庄中人聯絡情感，對於船艙的分配亦有所謂「西人 」「華人」的分別，如果遇著留位而沒有載位可收的時候，所謂「失區」，也有賠償艇租和其他損失費用的辦法，漸漸取得融洽相處的情感.

光緒末年，南洋辦庄增到四十多家，商人們在「杏花樓」酒家開過會議，打算組成一個團體，可是因為朱永安，廣萬祥「姓羅的店號」所佔有股份的商號居大多數，因此值理們的名選盡歸朱羅兩姓名下，難免流言發生，其他的商號都存觀望，團體的進行工作暮氣沉沉.

到宣統年間，朱有蘭的易君又再重行組織，另立會章，分組選出值理輪流負責，那個時候已經有六十多個會員，可是仍然沒有會址，依然散漫.

民國二十六年，又再組織一個「南洋辦庄商會」，適值國難時期，幫助推銷救國公債，獻機運動有相當成績，另外還籌備購置四架小型起重機，預備送給廣州抗戰救傷的用途；二十九年，這個團體又改名為「香港叻庄廣貨行」，因為當時新加坡方面已有團體成立，香港方面也連忙組織，希望彼此呼應.

淪陷時期，團體活動完全停頓，到光復勝利後，覺得又有再行組織的必要，所以成立一個「廣益商會」，是指「合益公司」和「廣貨行」兩個團體合體而成的意思．

這是廣州幫的組織，同時也祇及於新加坡檳榔嶼兩個地方而已，另外潮州幫的還有一個「新加坡幫協進會」，菲律賓幫也有一個（菲律賓出進口商會），其他暹羅，安南，仰光，都各有各的組織，不過，歷史都不會比（合益公司）長遠．

# 南華會

香港足球運動，自從有中國人參加一直到現在，每年都少不了南華會，足球圈內不少好手是從南華會訓練出來，所以南華會有「少林寺」的稱號．南華會不祇在這幾年裡出盡風頭，即使在十多年前以至三十多年前，就已經有很輝煌的歷史了．尤其是最近在加山新建石屎看台，規模宏大，雄視香港，總算不辜負維護這最有歷史性的華人體育團體熱心人士們的一番苦詣．

莫慶，是南華會的開國功臣，到現時還健在，一直熱烈的擁護毋會，在一九零八年間，莫慶是一個學生哥，身材很壯碩，青年能幹，曲髮大眼，球技出眾，一九零四年以前，香港校際賽會，參加的多數是外國籍的學生，一九零八年莫慶聯合各校的華人選手組成一隊中國學生軍參加比賽，可以說是香港的第一隊華人足球隊．

後來，這一群足球同志，認為有組織成為一個團體的必要，每年每人僅收會費一元，可是最初得幾十個會員，總收入也不過幾十塊錢，沒有什麼作用，更談不到設有會址，後來，由莫慶負責向高陞戲院對面的育才書社商量，借育才書社作為臨時會址，同時在他們學校裡的球場練習，育才書社的監學劉先生熱心贊助，成立一個「南華足球會」，及後認為「足球會」的範圍太狹窄，希望包括其他體育運動在內，便改名為「南華遊樂會」．第二年因為比賽的場地都在跑馬地中心的球場，距離高陞戲院對面的會址太遠，交通阻隔，便遷址到灣仔書院．

一九一一年，全國運動大會在南京舉行，南華隊員代表華南區出席參加，榮膺第一屆足球冠軍．一九一二年，隊員中好些畢業離校，進入社會辦事，聚會的機會較少，會務無形停頓，幾乎散夥，一九一三年，遠東運動大會在菲律賓舉行，我國當局派員到港徵集足球好手代表出席，網羅南華隊員，此次出征，在菲以一比二敗給菲律賓，斷送足球錦標給菲人，回港後，發奮圖強，整頓會務，一度曾與琳瑯幻境社合併，及後又再行獨立，過了幾個月，併入孔聖會．

一九一五年，張榮漢又再發起重興南華會，得到郭宴波的助力，又再復活，適逢郭的友人林景洲在跑馬地附近創辦「樟園遊樂場」，除了「樟園」所佔地方之外，還有餘地可以給南華會作為會址，一九一六年，南華會才正式立案掛出招牌來，就在這一年派隊參加公開乙組賽，一九一八年，奪得乙組冠軍，一九一八至一九一九年度，同時參加甲乙組比賽，同年向政府取得球場一所。

一九二零年，廢去「遊樂」兩個字改名為「南華體育會」，李惠堂就在這一年加入南華會的，年才十六歲，這一年冬季，華北五省發生旱災，南華會發起足球義賽，開香港足球義賽的先河，由南華對抗全港西聯隊，二比零，南華勝，收入一千七百多元。

一九二一年六月間，又再舉行義賽，分賑廣東東北江兵燹之區，又得一千三百餘元．同年三月廣東省在廣州舉行第八屆全省運動大會，南華派隊參加，又得錦標回來，五月，又代表中國出席在上海舉行的第五屆遠東運動大會，又獲冠軍．

一九二三年，南華甲組隊缺乏前鋒，恰好李惠堂崛起，一登龍門，聲價十倍，射門絕技，百步穿楊，那一年的第六屆遠東運動大會在日本大阪舉行，又得勝利．南華隊員代表中國參加，同年七月十八日，得紐西蘭報記者亨利美勒的引線，完成遠征澳洲盛舉，同時還編印「祖國菁華」一書帶贈澳洲華僑，由莫慶領隊，二十四戰中，負九，勝八，和七．

一九二四年，首次榮膺甲組聯賽冠軍．當時的南華會會址在鵝頸橋邊的耀華街，球場在跑馬地的大石鼓附近．港滬埠際賽從一九零八年開始，直到這一年才有選拔華人球員參加，陳蘇「後衛」，梁玉堂「中衛」，陳光耀，朱廣揚「翼鋒」四人入選．那一年雖然零比三敗給滬隊，但是因為有華人參加比賽，吸引無數華人球迷參觀，號召力強大，以後的埠際賽都要有華人參加才能賣座．

以後，南華會在聯賽中，計取得一九三一年，一九三二年，一九三五年「南華南」，一九三六年「南華南」一九三八年「南華華」，一九三九年「南華南」，一九四零年「南華南」，一九四一年的冠軍，一九四七年以後的戰

續不再列入.

在銀牌賽中，一九二九年開始染指冠軍，跟著一九三一，一九三三，一九三五年「南華華」一九三六「南華南」一九三七「南華南」，一九三八「南華南」，一九三九「南華南」，一九四一也都獲得冠軍，旭和杯由一九三八年至一九四一年連獲四年錦標.

一九二八年冬天，南華會得到港府的批准，發給加路連山的地段，建築規模宏大的運動場和場館，一直到去年，又再改建為石屎看台，今年完成，中華會在一九二六年秋天，由大部份的南華足球健將脫離出來組成的，將在另文紀述不贅.南華會也就在這一年，屈居聯賽甲組的殿軍，可是乙組和丙組仍然榮獲第一.

一九二七年足球季結束後不久，由上海的榮華，香港的南華，中華遴選三隊的精銳組成三華遠征澳洲隊，在一九二八年四月二十三日出發，計球員十四人，榮華佔三人，南華佔兩人，中華佔九人，在澳球戰三十一次，和三，勝十四，負十四，得球八十九，失球八十九，真是巧合.

# 歷山大廈的前塵往事

## 你可記得思豪酒店?你可知道「中天行」大火的故事?

聳立於德輔道中，雪廠街口與遮打道間三角地帶的「亞歷山大大廈」，已經在五月二十六日開始拆卸，預備在一九七六年完成改建為三十四層的新廈，是否仍然叫「歷山大廈」這名稱還未可知，但是可以預知的，是這座大廈的地下層，將是地下鐵路的中區出口處．

十七歲廈齡

舊的「歷山大廈」是在一九五二年拆卸的，到一九五四年建成了十三層的西翼，一月四日再把「中天行」與「思豪酒店」拆卸合併起來，建成東翼，連接在一起，落成於一九五七年，所以到這一次的重建，祇不過歷經十七個寒暑而已．

有人認為這祇有十七歲大的房子所以捨得拆了再建的原因，是因為原有的設計太不實用，浪費了很多實用的面積，改無可改，同時為了爭取高空與地下鐵車站，不惜毀屋重建，經過專家們的精密計算，當然是大有化算的．

## 舊廈四層高

舊的「亞歷山大行」是屈臣氏的物業，一九零四年建成，距今七十年，面積祇佔現在的歷山大廈的三分一，祇有四層高，與斜對面的郵政總局等量齊觀，五十年代初期才賣給置地公司．

英皇酒店大火

「歷山大廈」的另一個部份是「中天行」，它的前身是「英皇酒店」，也稱「愛德華酒店」，當時是香港的第一流酒店，很多達官貴人都駐驂於此．

一九二九年該處發生過一場大火。三月十一日午夜起火，廣東省政府主席陳銘樞恰巧在這酒店裡的二樓渡週末，狼狽中冒險從二樓跳落街中，當場跌斷一隻腳，變成了「跛腳主席」，傳為「佳話」。

大火前兩天，名小說家「傑克」「即是報界老前輩黃天石的筆名」所主持的「香港新聞學院」第一屆畢業典禮便是在這裡舉行的，不料過後兩天便遭回祿之災！

這場火後，便改建為「中天行」，全部改為寫字樓，好些政府機構也設在這大廈裡。

## 思豪酒店與畫廊

大廈的另一部份原是「思豪酒店」，它的前身也是酒店，名為「皇家酒店」，一九三五年拆卸後改建為「思豪酒店」，在當時是最為新型的一家，東主陳渭泉是酒店業世家，現在公爵行的前身「勝斯酒店」與雪廠街勞工處前身「如雲酒店」，都是他陳家幾個兄弟分別經營的。

思豪酒店的建築很寬敞，地下大堂咖啡座，貴客常滿。戰後陳孝威的天文台報社便設在思豪酒店樓上，時常在咖啡座中招待文化界人士一起茶敘。

酒店的走廊也極寬敞，因此好些書畫家經常借用那地方開展覽會，稱它是「思豪畫廊」。到思豪拆卸後，書畫展覽轉移到聖約翰教堂去，該會堂建成後書畫展覽又再轉移到這個新陣地來。

思豪酒店拆卸後，思豪畫廊曾一度搬到對面太子行的樓下去。那時不是展覽性質而是「寄賣」方式，同時兼營珠寶，是陳氏妻舅陳錦釗經營的，後來專心向珠寶方面發展，成「思豪珠寶行」，直至於今。

## 擬建直升機場

當時建築這「歷山大廈」認為天台的面積相當廣闊，因此有在天台開闢成為「直升機場」的計劃，但因十七年

前甚少人利用直升機作為交通工具，即使關機場，也未必實用．故此該計劃沒有實現．

現在，歷山大廈已經變為平地，兩年後將又面目一新了！

# 潮洲酒家的始祖—天發

現時的「潮洲酒家」大行其道，都是以「高級食府」的姿態出現，單是「尖東」與「尖沙咀」一區，少說也有百家，尤其是自從「美心集團」加速發展之後，到處有「潮江春」的招牌出現．

但是，香港開埠以來第一家潮洲酒家—天發酒家，卻於今年（一九九零年）正式結束，去年筆者問過它的老闆們，會否易地繼續用這個老招牌營業，據說決不作此想，讓「天發」的店號成為歷史陳跡．

「天發」究竟創於何年，現時的老闆也找不出答案，肯定是上一個世紀的產物，經過了無數滄桑變化，開始時的老闆親屬已無一人存在，因為其間的改組與易主不計其數，可知者就是肯定它乃香港潮洲酒家的第一家而已．

「天發酒家」位於德輔道西「三角碼頭」附近，面對潮洲富商所在地的「南北行街」「文咸西街」的路口，從文咸東街轉入文咸西街，一眼便望見．

「南北行街」在上一個世紀是潮洲人精粹的集中地，那條街被稱為「香港華爾街」，「南北行」所經營的業務包括出入口商，銀行匯兑，保險船務在內．

出入口商務從「南洋」運來土產，推銷到「華中」「華北」「華南」去，又從中國各地運來土產運銷到「南洋」，「南上北落」，彼此交流，所以叫做「南北行」．

因為貨運的數量龐大，所以要租賃貨船以供運輸，除了裝載自己的貨物之外，也接受同行的寄運，順帶便做了「船務」的業務，貨物要保險，南北行老板以他的雄厚資本承受，於是也兼營保險．

南北行的信用昭著，有好些人把積蓄寄存他們的銀庫也自然成為銀行存款般的型式，小資本商人也向他們借貸以供調動頭寸，因為聯號遍及全國，有人需要匯寄款項給外地親人的也來求助，便形成要匯兑的方式，於是也

做了「銀行」的業務，連匯豐銀行也要向南北行借錢．並不是匯豐需要頭寸，祇為聯絡感情而已，希望南北行與匯豐以後「有來有往」．

每一家南北行，成員總超過百人，每餐要開十圍檯，因此廚房也用上十幾人，自成一個系統，有大伙，二伙，三伙之別，當時稱南北行有「三個頭」，是指「事頭」，「伙頭」，「管店頭」．

事實上就算是老闆階級，也有「寡頭事頭」與「多頭事頭」之分，前者一家之主統攬大權的「九五之尊」，後者可能是一姓或多姓的合夥組合的「家族企業」．「管店頭」專責於處理貨物的交收儲存與紀錄，一人之下可能有幾十個兵．

「伙頭」權操飲食，每一間「南北行」都有一大批大軍主持日常的三餐與老闆們的酬酢宴客，所以「伙頭」中甚多出色的高手，貴賓光臨，自然是由伙頭大將軍供獻珍餚美食，不會去酒家樓請客的，認為去酒樓是「失威」的事．

所以，當時的「天發酒家」，也是聊備一格而已，經常的宴會不會到那裡也，祇有急就章的小敘才會去光顧，其次就是一些「團體」每月去開會時，假座天發，開完會後敘餐，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正式稱為「潮洲酒家」也就有祇有「天發」而已．

其後吳履遜在灣仔皇后大道東開了一間「第一樓」，天發伙記在石塘咀開了一間「汕頭酒家」，九龍城開了「樂口福」與「昇平」「汕頭的名招牌」，油麻地旺角開了兩間「醉紅樓」，可以數得出的也祇是這些而已．

「潮洲酒家」的興起可以歸功於大陸「潮劇團」來港演出後，開潮洲菜館的風起雲湧，而且不是潮洲人開的還比潮洲人開的更多，甚至有一間是日本人東主的，但是最保守最正宗的還是「天發」，懂得享受正宗潮菜的都曉得去這間設備簡陋製作認真經濟實惠的「天發」．

「天發」有四層樓，上樓的樓梯是從側門上落的，也僱有女招待侍應，由經濟的白粥，鹵水鵝以至「排翅」盛筵都有．

據說，創始之初，是一家「南北行」歇業，行中的伙頭軍得到一些老闆們的贊助，開設起來由兄弟班做起，以後離離合合，多次易主都是「伙頭主政」，而在天發出來的廚師，前前後後成為其他「潮洲酒家」老闆與頭廚的，少說也有一二百人，不愧為「潮洲酒家」的始祖，如今時移勢易，不得不成為歷史陳跡矣。

# 得雲茶樓與水車館

一九九零年九月三十日，座落在皇后大道中連接文咸東街一號的百年老字號「得雲茶樓」宣佈結束，而他的招牌貨「得雲月餅」也衹賣到十月二日「陰曆八月十四日，即是中秋前夕」為止，以前的慣例，一向賣月餅的茶樓，從八月十五日開始都會休假三天，好讓工作緊張了個多月的製餅師傅鬆一口氣，月餅的利錢很優厚，據說一年的月餅收益可以維持整間茶樓整年的皮費有餘．

得雲茶樓究竟開創於那一年，不能確知，但是應該有一百年以上的歷史．它佔地兩個舖位，樓高三層，樓下小賣部，二樓三樓茶座，賣點心，天台是製餅工場，樓面舖花磁磚，擺設卡座，四方檯子圓椅，每個卡位旁邊都擺有一個高身「銅痰盂」，就像毛澤東會客廳那種東西．

茶客到時，「企堂」如果認得是熟客仔，根本就不用問飲什麼茶，自然會把「焗盅」送到面前，一手提高銅煲往「盅」裡沖，又在另一個水盅中注些滾水，以便茶客「涤杯」，茶客不一定把茶倒入茶杯來飲，大多數是一隻手指輕扣盅蓋，拿起「焗盅」向唇邊灌入喉嚨的，香味特別透心涼．

得雲茶樓的門牌，掛有一對木對聯，以「得雲」兩字為冠首：「得逢佳景千秋盛，雲集財源四海來」很有古雅典籍之美．

談起「得雲茶樓」，有一段故事載諸香港歷史中的就是與「水車館」打官司，原因它對面的建築物是政府的「消防局」，香港初期叫做「水車館」，因為救火車都是木頭車，裝載水箱奔馳到火災地帶用「唧筒」泵水灌救，稱為「水車」，順理成章地，放置水車的地方也叫「水車館」，消防員也叫做「火燭鬼」．

得雲茶樓為了準備點心供應早市的茶客享用，每天凌晨三時便要開工，燈火琢肉，搓粉攪麵，製造飽餃，忙個不了，聲浪嘈雜，影響對面「水車館」內的火燭鬼休息，於是「水車館」的官員大表不滿，控訴到高等法院

去，勝訴要得雲茶樓搬遷他去．

得雲東主情有不甘，提出上訴，官司打到英廷去，得雲得到一個辯護律師的助力，反敗為勝，原因在於「門牌的問題」，辯護律師指出得雲的地址是「文咸東街一號」，「水車館」是「皇后大道中百幾號」，風馬牛不相及，何以會影響到「火燭鬼」的休息，結果反而是「消防局」要搬，搬到後來的「中環街市」對面，現在改建為恒生銀行總行的地址，而那個「水車館」則因為何東在山頂買了屋被港英政府裁定「華人不能居住高於堅道」的限制作為交換條件而成為「何東行」的所在，現在也沒有了「何東行」的名稱，改建為一系列商業樓宇了．

得雲茶樓所在地很妙，那處「文咸東街」的街口，竟然是五街的交匯處，向西斜落是「文咸東街」，左側是「蘇杭街」，左也是「皇后大道中」，東來也是「大道中」，左來是「威靈頓街」，如果由西向東望，前面是「皇后大道中」，在道亨銀行門口，好像是一隻狗的頭，下半身分叉兩路「文咸東街與蘇杭街」，人們說是狗的兩條陽具，所以有個俗名叫做「狗孖舲」「音撚」，廣東話男性陽具的別稱，現代人早已忘記這個地名了．

得雲除了月餅出名之外，還另外製造一種「潮州老婆餅」，脆皮軟餡，全年皆有，不分季節，也是全港馳名的，本來得雲老闆是廣府人，與潮洲人絕無關係，他那種「潮洲老婆餅」其實是「冬瓜蓉餅」，餅型不大，像個小碟子，甜度適中，外脆中軟糯，入口即溶化，幾乎每次可以吞一個，這種「潮洲老婆餅」，連潮洲人的餅家「如百年前便創號的『富珍齋』」也沒有．

潮洲人的嫁女餅款式很多，所謂老婆餅不過其中一種，月餅和脆皮餅都叫「　餅」，「　」是豬油的別稱，表示用豬油搓皮，鬆化酥脆，不單是用瓜蓉作餡，也有竽泥，豆沙，芝麻花生等．

奇怪的是，得雲的「潮洲老婆餅」，在茶樓裡並不作為「甜點心」推出售賣，祇在樓下的門市部出售，用爐火經常烘熱，僱客們買回家仍能保暖．

影響所及，其他與「得雲」同一類型的茶樓如添男，平香等，也有這種「潮洲老婆餅」出售，遠至元朗的「恆香」，也以「潮洲老婆餅」而聞其名，很多人去元朗旅行，特地從那裡買回香港來的．

# 省港名伶走金山

粵劇戲班的組織極為嚴謹，八和會館是吃粵劇這行飯的人必須加入的「工會」，分成八個部門，各司其事，不相混淆，也可以說是中國最有組織能力的「工會」，從業員如果不加入為會員，無法在行中「搵食」.

「櫃檯」是負責接台腳與「請老倌」的經理人，每年正月過後，便是「埋班」的時期，每次埋班都是一年為期，老倌跳槽與否，就在這個時候決定，一經落定，即使是一塊錢的定金，也要「牙齒當金使」，不得反悔，否則「花門」—「即是毀約的意思」，便被同行認為「無衣食」，眾所共棄，以後沒有人要他「落班」，前途盡毀.

二十年代，荷理活道有一家「兩儀軒」，賣「龜苓膏」與「二十四味涼茶」的店舖，每年在埋班局勢未定的時候，便出版用一張「臘面紙」印刷的單頁，交給報販們隨街走著叫賣：「真欄，真欄，埋齊三十六班」，因為老倌未曾答應「食人茶禮」的時候，變化很大，所以「真欄，真欄」可以出完一版又一版，到最後定局那一版才是「真的」，後來香港也有一份「真欄日報」，就是專報導伶人動態，戲班消息的.

那個時候可以一埋三十六班，都是在省港澳演出的，還有一些「走田基路」的「落鄉班」，「過山班」，可以見得當時粵劇的蓬勃情況，今非昔比.

那個時期的粵劇市場，除了省港澳與各鄉鎮外，還有東南亞一帶與美加，有些老倌還以在「星馬歸來」，或者「金山載譽歸來」為號召的，甚至他的藝名以「金山物」，「金山乜」自稱.

關德興便是從金山返回香港的，那個時候他叫做「新靚就」，帶同與蝴蝶影合演，在美國拍攝的一套「歌侶情潮」彩色有聲電影回港，轟動一時，他演粵劇外，也拍電影，第一部名叫「殘歌」；也在舞台上表演神鞭絕技，穿牛仔裝揮鞭打熄蠟燭與撕破報紙.

當然也很多伶人過來金山走埠，落腳多數在紐約，三藩市與洛杉磯，三藩市的新聲戲院經常演出粵劇；加拿

大最先是到溫哥華與維多利亞，多倫多的「世界鏡劇社」，「聯僑劇社」，「涉趣園」，「振洪聲」，很多省港名伶也加盟過，甚至在要交「人頭稅」的時期，也有熱心人士慨助五百元的稅金邀請名伶來加助鎮，有些演完後返國，收回稅金，有些則在此落籍，成為加國移民。

九七大限的影響下，香港不少新移民到加拿大聚居，很多富商巨賈，也有興致玩票串演粵劇的，上述劇團之外，又有孟嘗會的粵曲組，幸福公司，東城音樂社，愛健會戲劇會，粵海音樂社，劉永全同學會等都不時有粵曲與粵劇演出，溫哥華的「振華聲」，愛明頓也有「振華聲」，卡技利有「華僑音樂社」，滿地可有「覺世鐘」，「粵聲音樂社」，「閒園音樂社」都是粵曲粵劇的團體。

# 擦鞋好過做經理

## 有人日入逾百
## 白領階級望塵莫及

「擦鞋好過做經理」，這話聽來似嫌誇張．但不要小覷這一行業，香港有些「擦鞋專家」，如果不是天雨的話，「日入逾百」並不稀奇，即使不是行中狀元，月入過千，也「閒閒地」啦！

香港一般白領階級入息有限，貴為「經理」月入三千者亦不多，擦鞋這一行業月入逾千元者卻屬不少，收入確比白領階級為佳．

這行生意最好的，要算在中環「戲院里」與「中華百貨公司」門口的兩群人，總數不會超過十五人．這兩個地盤，差不多是他們的專利品．其他行家，不輕易加入行列的．事實上他們也確實熟能生巧，工作快捷．

擦鞋雖然是「眼見手板功夫」，但是詳細的分門別類，也有多種不同的「手術」．最普通的是「乾擦」，當你的貴腳踏上「擦鞋箱」的時候，經他加上鞋油，雙手擦幾擦，再經他們的「神布」一拉，一對風塵滿面的皮鞋，經過他們雙手一磨，頓然「光可鑑人」的．

過去擦一對是「五毫子」的交易，現在已加價為「一元」，甚至一元半；要是「落臘」，起碼要收兩元．「水磨」過去是收「一元」，現在是「一元五毫」至「兩元」．如果你的鞋面太濕，還要澆上火酒，放火一燒，使其乾爽才可「上腊」．如果碰著他工作太忙，你要他如此「加工」，他可能還不願意呢！

擦白　皮鞋特別費工夫，因此髹白皮鞋須加雙工；要是擦兩色鑲邊的鞋則更費精神，工錢當然另議，可能還要把鞋留下來，隔天才能交貨的．

他們因為每日接觸鞋子太多，增加閱歷，所以祇要你的鞋踏上他的「擦鞋箱」，他一望便知它是什麼牌子？穿了多久？是否打過掌，換過底？一目了然．

如果他發現是「寒格」，最多給你「乾擦」，收你一塊錢；要是既殘且舊，或者是廉價皮鞋，他可能會不客氣地對你說：「咁舊，無謂晒錢擦囉！」乾脆拒絕做你的生意！

有個「恃熟賣熟」的老友記，有次對一個經常幫襯他擦鞋的老主顧開玩笑說：「乜咁寒架，見你著來著去都係呢對鞋慨！」雖然言者無心，聽者有意．那個主顧以為你存心擺景，自認霉氣，忍住氣沒有發作，卻從此不再來幫襯了．

在中環的一位「擦鞋專家」，有次我跟他聊天．波經，馬經，狗經熟極如流．原來他在工作的時間裡，經常帶上了耳筒收音機，一邊工作一邊娛樂，所以對於狗馬波都極有心得，因此投注這三方面的賭博都時有斬獲的．很多幫襯擦鞋的熟客仔，便是他的對手；甚至有時來跟他開了盤口後，又把那寶貴的貼士去跟別人下注，往往也大有斬獲的，因為如果不跟他先賭一手，是不能探聽出他的口風來，所以這邊買他的另外一邊卻受別人較大的注．

這些「專家」大多是傷殘人士，以前政府曾經發過一些牌照給那些人士．即使警察認為他們阻街，有時顧念他們傷殘，也會網開一面．

有次筆者跟他們談到轉業問題，他乾脆答覆道：「咪攪我，咁好搵，有邊行好得過擦鞋架；除非死啦，上天堂就改行囉！」由此可見他們是如何「敬業」與「樂業」．

每一行業，當然不會人人都是驕子，擦鞋也不例外，大多數的行家，包括無數東奔西走，要靠走上茶樓飯店搵食的擦鞋童，他們擦一對鞋的代價以前是兩毫，現在是五毫，不時遭受到店員們的驅逐，還要逃過警察們的眼線，一天裡十塊八塊也不容易搵到，甚至還要買怕黑社會頭子，以至幹起帶字花，帶毒品的副業，年年月月，在悲慘淒酸的時日中度過，跟那些「驕子」們兩相比較，何止天淵之別？

事實上，擦鞋童的存在，可以反映出社會陰暗的一面，像這些本來應該是需要接受正常教育的兒童，而環境

偏要剝奪他們接受教育的機會，以致終日奔波勞碌，這是社會的罪過！

十多年前，香港也曾盛行過一些美女擦鞋的色情事業．現在有時在街頭巷尾間中也有發現幾個「擦鞋女士」的，大都是中年以上的婦女，純粹是「擦鞋」的，並沒有色情成份存在．在中區與上環一帶，有些拆卸了卻還沒曾動工的地盤，被利用為擦鞋檔，簡陋的板牆圍攏起來，你會發現幾位上了年紀的擦鞋婦人在那裡擔任擦鞋的工作，這些「擦鞋女士」是正正經經的從事服務工作，她們的工夫有時還比男工更勝一籌，細膩得多，最少沒有欺場之弊．

灣仔及九龍旺角油麻地一帶，也有成行成市的「擦鞋舖」．佐敦道一處小巷裡，在巷口便有寫著「天然冷氣，座位舒服」的招徠廣告，這些擦鞋舖不但有上蓋遮頂，也有裝上風扇的，籐椅座墊，還有報紙雜誌供應，不論在等著擦鞋或擦鞋期間，可以閱報消遣．他們遇上較為空閒的時候，還會以細膩精緻的工夫博取顧客的歡心，替你調整兩條鞋帶的長度，抹去鞋邊的污泥，希望你以後再來幫襯．

此外，有一些自動擦鞋機，祗要放入硬幣，將鞋套入箱內，自會替你擦個乾淨．這些擦鞋機大多設在渡海碼頭或一些公眾地方，以便行人光顧，甚為方便．

# 電話史話

香港電話公司，是在一九二五年成立，初時是採用「搭線機」，即如現在大酒店裡的房間，要經由搭線機搭街線一樣的，由總局搭好了線才能通話，如果是外省人或者不懂得英語或者廣州話的，搭線都有麻煩，因為那個時候就是曉說國語也不容易通行，到一九三零年五月一日，才有「自動電話」，使用「攪盤」，不必再搭線了。

香港淪陷前，共有電話一萬七千個，那個時候根據移民局的報告，一九四一年的香港人口是一百六十多萬人，照這個數字比例，即是香港每一百人即有一個電話。

最初期香港電話公司的名稱，英文是CHINA AND JAPAN TELEPHONE AND ELECTRIC CO.，是屬於英京電話公司的一個支部，到一九二五年才改成為HONG KONG TELEPHONE CO., LTD.，股份也有公開買賣，中國人佔有股份同時被選為董事的，有周壽臣羅旭和兩位爵士。

電話公司的辦事處，是在雪廠街現時的西洋會館，當時的第一號電話是士蔑西報館（HONG KONG TELEGRAPH），當時第一位總司理是夏利臣（HARRISON），他也是個英國爵紳。初時也像其他的洋行一樣，設有「辦房」制，第一位買辦是現在的華人經理衛文緯的父親衛明階，當時安裝電話的人不多，「買辦」不但要負責金錢上的責任，還要派人四處勸人安裝電話，又印刷有好些宣傳品，標語之類說明裝備電話的便利和好處，吸引居民安裝，比較現時「求過於供」的情形，當然有「天淵之別」。

有一位葡籍婦人，名字叫做施圭雅夫人的（MRS.SEQUEIRAR），她從一九零三年就進入電話公司服務，當時她還沒結婚，那個時候她是擔任駁線生，一直服務到現在，她是詢問處和長途電話管理處的領班，可以說是電話公司職員中服務最久的一個人了。她的記憶力很強，電話公司裡的檔案，有些遠年的散失了，憑施夫人的記憶，像是一本活動的備忘錄一樣，關於電話公司的好些歷史，她也能夠和盤托出，不必思索。

電話公司裡的華籍職員，好些是父傳子，子傳孫的，例如現任的華人經理衛文緯，襲蔭他的父親衛明階，其他機房裡好些姓廖、姓陳，姓梁的都是叔伯兄弟，父子公孫，正因為彼此間有好些有親屬關係，合作起來越發和

電話公司遷入了「交易行」之後，隨後這幢大廈又歸由電話公司購有，這幢大廈的名也改「電話大廈」了，另外又在九龍彌敦道建成一座十八層的新房子。

# 港幣沿革

一八四二年，砵甸乍爵士繼任義律為駐華英使兼商務總監，那個時候正是香港開埠未久，生意上的貿易不能不規定一種幣制作為標準，就在這一年的三月二十九日和四月二十七日，頒佈命令以英國貨幣，中國用兩秤計算的銀錠，西班牙和墨西哥的銀圓，作為香港暫行通用貨幣。

一八四五年五月一日，由當任輔政司布魯士公佈：（一）西班牙和墨西哥銀圓及其破碎銀屑，印度勞啤及其破碎銀屑，中國通用銅錢（貫錢）；（二）上開各種類之銀幣，不論是否完整或已打印者，如各有同等質量，即有同等通用之效用；（三）規定每一銀圓等於兩勞啤又四分之一；（四）規定每銀圓等於銅錢一千二百枚，每半圓等於銅錢六百枚，每勞啤等於銅錢五百三十三枚，每半勞啤等於銅錢二百六十六枚，每四份一勞啤等於銅錢一百三十三枚；（五）其他貨幣未列入上項規則之內者，不能作為本港合法通用貨幣，但得在市面找換之；（六）第四款規定之銅錢，得向商務總監公署或庫務司署領換，但不得超過五十銀圓，另外又說明凡屬英國通用貨幣，不論是銀幣或紙幣，一律認為香港的合法通用貨幣。

一八五三年四月二十九日，英女皇域多利亞頒諭，英國貨幣可以在香港通用，由一八五三年十月一日實行，但不能超過四十司令以上，由當任總督佐治般咸公佈施行。一八六四年，立法局通過第一款條例，規定稅收和政府出納，一律以英國貨幣為法定通貨。

一八六四年立法局通過的第二款條例，建議創辦香港造幣廠，一八六六年籌備成立，廠址設在銅鑼灣，開辦費四十萬元，當年經費七萬元，定期一八六六年五月七日開幕，事先由當任輔政司在四月二十日出告示公佈：（一）香港造幣廠定期五月七日上午十一時開幕；（二）免費代鑄英國通用銀圓，以一個月為限，如有舊銀圓銀錠銀條銀屑，均可收受代鎔代鑄為新幣；（三）如屬銀圓須先鎔成條錠者，徵收費用按所值十分之一；（四）如

交來代鎔之舊銀圓，其銀質比英國通用銀圓為低者，徵收費用按所值十分之一，所餘的雜金屬退還原主；（五）代鑄量額不得少過五千安士；（六）如欲免費代鑄新幣，要將鎔鑄品自行送到銅羅灣香港造幣廠，逕向廠長乾打氏接洽．

一八六四年十月二十日，英國財政部大臣制定規章，核准香港造幣廠鑄造銀圓，半圓，毫，銀等輔幣，總督麥當奴在一八六七年一月十二日公佈施行，到這個時候，才是香港輔幣發行的開始．

香港造幣廠從一八六六年經營到一八六八年春季，因為耗費繁重，入不敷支，虧折很大，到一八六八年六月，宣佈停辦，將廠址機器出售，地產佔六萬五千元，機器賣給日本六萬元，造幣廠開辦還不夠三年，竟然虧累了三十四萬元．

造幣廠就在銅鑼灣海傍，需要填海建屋，單是填海工程就費去九千英磅，建築費三萬五千餘元，食水供給也用去三千五百元，機器固然向英國定購，廠裡的職員也是由英國聘請回來，支領英鎊的薪水．

香港造幣廠停辦之後，以前由中國內地流入香港的銀錠銀屑鑄成銀圓之後再流入南中國各地，很多不再流入香港，變成香港的銀圓短絀，不夠運用，政府跟著批準滙豐銀行印行一元紙幣，一八七二年首次發行，是香港印製紙幣的開始．

一八九五年二月二日，英國樞密院撤廢香港一八六四年第一款條例，另行頒佈香港合法通用紙幣法令，由財政大臣會同理藩院大臣，訓令港督威廉羅便臣公佈施行，內容有四條，第一條，（一）墨西哥銀圓是法定通用貨幣；（二）一切款項交收，除因合約上另有條件規定者外，一律適用法定幣制；（三）英國銀幣及香港銀幣為法定通用貨幣．第二條，香港總督得隨時請命英廷財政部及理藩院，核定英國及香港銀圓為合法貨幣外，禁止其他貨幣通用於香港．第三條，香港總督得隨時請命英廷鑄造香港輔幣．第四條，款項交收概用銀圓，毫幣不得超過二元，銅幣不得超過一元，輔幣劃分半圓，二角，一角，五分等銀幣，及一分銅幣．

同年三月二十日，由立法局訂定發行鈔券統制法，即是一八九五年第二款條例，核準滙豐，渣打，有利三大

銀行有發行紙幣權，八月二十三日又制定第七款條例，禁止打印毀損英國銀圓．

一九一二年七月一日，當任總督亨利梅氏，頒佈第十一款禁止輸入及通用外國銅幣，包括中國的單毫雙毫銅元等，祇有中國銅錢還可以流通，這一次改變，曾經引起一場頗大的風波．

一九一三年八月一日，頒佈第十三款禁止通用外國鈔券條例，同年又制訂第十五款禁止輸入及通用外國銀圓貨幣條例，在一九四四年三月一日公佈，由這個時候起，香港幣制才算認真的劃一，所以在這個時期以前的香港社會，一般的單據都寫明「香港通用銀」的字樣，就是因為可以通用的貨幣還有一個相當大的範圍的原故．

因為政府頒佈禁止通用外國銀幣，香港電車公司首先奉行，不再收受中國銀毫，中國人很多不滿，社會上有發生過抵制電車的運動，一致不搭電車，這一事件從一九一三年十一月開始，堅持到一九一四年才得解決，電車公司遭受不少損失．

當時香港的銅幣面積很大，笨重異常，到一九三一年十一月十三日，港督貝璐佈告發行新鑄的小型「香港一仙」，體積比較小得多，比較一毫銀幣稍大，跟雙毫差不多．

發行紙幣的初期，很多人喜歡軟幣容易收藏，討厭銀圓笨重，攜帶不便，因此用銀圓到找換店換紙幣還要貼水，南北行交易交收貨款的時候，一般人都換了銀圓才交去，可是南北行中人收到了銀圓之後又再把它搬到找換店去換紙幣，情願貼水容易收藏，漸漸形成有一個「紙水」的規矩，聲明如果交紙幣的，可以有百份之一點二五的紙水補貼，就是所謂一二五紙水，沿用至今，雖然老早不通行銀圓了，可是因為這種辦法對買客有利，依舊存在著．

一九三五年，香港的幣制又有所變更，銀毫從以前的銀質變為鎳質，因為中國當時受了英國收買白銀的影響，突然在十一月四日宣佈放棄銀本位，白銀收歸國有，採用紙幣代替銀幣，香港在地理上和中國息息相關，如果中國放棄「銀本位」，而香港依然用銀本位，那麼在金融，就會呈現一種紊亂狀態，因此不能不變更幣制，適應環境．

就在中國變更幣制後的第五天，香港政府也馬上放棄銀本位跟中國採取同一步驟，宣佈禁止白銀出口，白銀收歸政府所有，除了由庫務司發行一元紙幣代替香港銀圓之外，對於銀質的小額輔幣也改用鎳質替代，法定一毫鎳幣每枚重量二點五九一克蘭姆，交收照例不得超過兩元，即是一毫鎳幣每次不得超過二十枚，五仙鎳幣每次不得超過四十枚．

以前的銀幣，每毫的銀質重量規定是七分二，五仙的銀幣就是三分六，所以五仙也叫做（三分六），另外還有一個古怪的名字叫做「斗零」，很多人都是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那是黑社會的「背語」．

初期發行的鎳幣是「銀色」的，勝利以後，又發行過一毫紙幣，可是太容易破殘，就是新年要用來封利是也覺得輕如無物，很多人都用得不痛快，到兩年前，又再新發行新鎳幣，卻是「銅色」的了，輕巧了很多，新年封利是，還可以充充排場，和平初期，固然因為戰爭時期，人命重於金錢，貨幣貶值，人們的眼光擴大了，覺得一萬幾千的數目字到處都是，新年利是起碼是一塊錢，漸漸市場不景，封利是用毫幣也算不錯了．

差不多每一年的陰曆年晚，總免不掉要感到輔幣缺乏，尤其是三四年前，缺乏到要用印花找贖，坐電車巴士如果沒帶便毫幣，常常可能無交易，市面交易，甚至一元等於九毫而已，路上買零碎東西要分出整元和毫幣的兩個價錢來．

在戰前，也曾經發生過輔幣缺乏的情形，電車巴士公司印發好些「代用券」，市面上拿這些代用券也還可以通行，不少飲食店茶樓酒館雜貨店也採用這一種辦法，漸漸變成了紊亂狀態，及後宣佈禁止採用這種取巧辦法，巴士電車老早也就聲明搭客要自帶輔幣，不負找贖之責．

香港淪陷初期，大牛細牛祇值四五成錢，跟著日本人強迫持有港幣的要掉換軍票，比率是一比二，即是兩塊錢港幣才換得一元軍票，後來又突然宣佈一比四，可是漸漸黑市價一天一天高漲，雖然日本人取締相當嚴厲，暗地裡也很多人收藏港幣的，到勝利和平，一夜裡宣佈軍票變成廢物，港幣十足通用，不知道有幾多人快樂，幾多人憂愁呢．

# 二馬路，三馬路

現在的香港人，恐怕沒有多少個知道甚麼是「大馬路」了！

原來皇后大道西，就是「大馬路」，開始由水坑口到西營盤，然後向東發展到木球場，花園道口的瑪利操場「即是現今在改建中的希爾頓酒店原址」．

過了現在的中國銀行，一直是海軍船塢，金鐘兵房，門禁森嚴，行人稀少，以前沒有街名，就叫海軍船塢，日軍進襲前，地毯式要轟炸海軍船塢，怎知陰差陽錯，過了轟炸點，炮彈落在洛克道，整條洛克道遭殃，民舍盡毀．

由大佛口開始，才是皇后大道東，中間斷截，現時叫金鐘道．

還有二馬路與三馬路，你知道是那裡嗎？二馬路是堅尼地道，三馬路是寶雲道，前者去到連接大道東，後者去到石水渠街口．

三十年代堅尼地道沒有多少間屋，是有情男女拍拖的勝地，稱為姻緣道，樹影婆婆，清靜幽雅，行到聖方濟女書院，才有牆壁倚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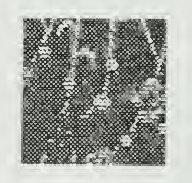
皇后大道西稱為「大馬路」，實則不大，巴士來往路面還不夠闊，所以後來改為單行由東向西，東行的改走德輔道西．

大馬路也不是香港開闢的第一條馬路，第一條馬路是「荷理活道」，那時大馬路還是海灘，水坑口以上文武廟面前才是平地，所以在這裡建築第一條臨海的馬路．陸續填海，然後才有德輔道與干諾道出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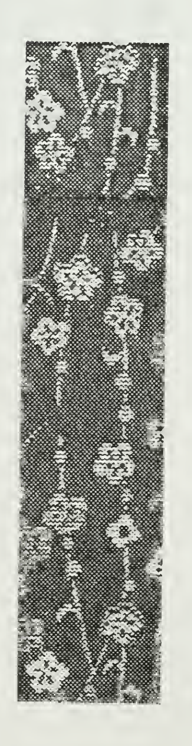
一百五十年前的滄桑，造成今日香港的繁榮世界，步行二馬路三馬路，高廈林立，無限感慨！







# 人物篇



# 馬師曾與薛覺先

談起馬師曾與薛覺先這兩個人，先要從以前的編劇制度說起，因為如果五六十年前粵劇有完整的劇本規限演出，可能沒有讓馬薛兩個人成名的機會．

以前粵劇的劇本，是由「開戲師爺」撰寫了「大綱」，張貼在後台的牆上，老倌們大都是「打天才波」，按照做徒弟時站在「虎度門」邊窺視師傅的做法，「偷師學藝」，過去很少演新戲，都是「江湖十八本」那個範圍內演完又演，演員根據師傅口述的唱調「鸚鵡學舌」依樣葫蘆的做手關目，按著鑼鼓點子踏步，學習「排場」，怎樣「遊花園」，怎樣是「蕩舟」，「開戲師爺」不是每個角色都替他寫好曲詞，每每祇寫下小調的名字叫老倌「自度」，「二打六」角色更加不需要「師爺」留神．

馬師曾在班中正好借此機會，演出「苦鳳鶯憐」的余俠魂，使出他的「乞兒喉」腔調，去找姊姊「度水」的時候，自撰一段詞：「我姓余，我個老豆以姓余，俠魂是我的名字．．」果然一鳴驚人，從此奠定了他的「老馬腔」，自成一家．

薛覺先開始見知於戲迷也是在「倫文敘」一劇中扮演書童腳色，一擔行李，隨著倫文敘上場，因為扮相佼好，應對得體，贏得觀眾青睞，由此步步高陞，與馬師曾成為一時瑜亮．

馬師曾在廣州演出時，因曾以男女糾紛惹了麻煩，有人要槍殺他，急忙逃亡香港，得到太平戲院的源老闆器重，在他自建的「太平戲院」，組成長壽班「太平劇團」，馬也自負才華，能夠編劇，能夠在台上即席揮毫寫對聯，戰前與譚蘭卿拍檔，有所謂「肥蘭瘦馬」的稱號，自編自演的「野花香」，「洪承疇」，「我為卿狂」，都是歷演不衰的劇目．

香港淪陷，他及時逃出，輾轉到了大後方；戰後便以「愛國藝人」自稱，打著「直牌老倌」的旗號返回香

港。初時叫「勝利劇團」，後來又再用「太平劇團」的班牌，在「太平戲院」長期演出，拍檔的是他一手提拔出來的「紅線女」，而且結為夫婦．他與薛覺先無形中是對頭人，薛的地盤是「高陞戲院」，一向不會同台演出，不料後來也曾經在「真善美劇團」中同台演出過．大陸變色後紅線女因為感情與金錢上糾紛，從九龍乘汽車到粉嶺上火車回廣州，馬也跟往去粵，後來的事較多人知悉，不必贅表．

薛覺先是第一個去上海演粵劇的伶人，也在上海拍過電影，易藝名「余非」．也因為男女的糾紛被人撒了玻璃粉傷了眼睛返回香港，他的「覺先聲」也是長壽班，拍過「上海妹」，也拍過「余麗珍」，由於他有一個時期動作呆鈍，因此有「呆寶玉夜探大肚晴雯」的謔語，他也反串女角演過「王昭君」，日陷時期未逃離出香港，被逼要在港演出，後來藉去澳門演出的機會進入內地．

# 胡蝶翩翩正當行

有中國影后長春樹之稱的胡蝶，一九八九年三月在溫哥華逝世，生前曾口述由劉惠琴筆錄的「胡蝶回憶錄」，剛出版不久，書中介紹她的從影歷史甚詳，對於私人生活，除了提到丈夫潘有聲外，沒有什麼敘述。

她的樣子生得端莊賢淑，圓圓的面龐，大眼睛，小鼻小咀，有兩個酒渦，梳著短流海，經常帶著微笑的型象，使人十分好感，她扮演的角色中大多是苦命淑婦。

她逝世後，上海曾經為她舉行「蝶影藝」紀念會，留滬的舊影人如王丹鳳，黃紹芬，桑弧，張駿祥，張瑞芳，秦怡，秦瘦鶴等都有出席，也放映了她生前名作「姊妹花」與「啼笑姻緣」。

二十年代，胡蝶的名字便在中國影壇中佔上一個重要的席位，凡她主演的影片，無不賣座，可謂是「票房靈藥」。

她是在上海出生的廣東人，幼年住在京泰路上，也住過天津，廣州，再回到上海長住，投考「中華電影學校」，加入「天一」與「明星」，由默片拍到有聲電影，「明星日報」選為第一屆的影后。

生平最受冤枉的是廣西大學校長馬君武寫了兩首詩，題為「哀瀋陽」，說是日軍攻佔瀋陽的時候，張學良這個「不抵抗將軍」置國家命脈於不顧，陣前軍書告急，他卻擁抱胡蝶跳舞。

詩云：「趙四風流朱五狂，胡蝶翩翩正當行，溫柔鄉是英雄塚，那管東師入瀋陽」。

「夜半軍書告急來，開揚弦管正相催，瀋陽已陷休回顧，更抱佳人舞幾回」。

這兩首詩傳誦多年，及至張少帥被幽禁台灣後，他的自白書表明根本不認識胡蝶，也沒有與她共處一室相擁而舞的一回事。

她拍過的影片很多，有一部「春之夢」，由朱石麟導演，舒適，王豪，陳娟娟，呂玉坤合演，印象深刻。

她的回憶錄中也提到一九三一年去北京拍戲的時候，第一次吃到福隆寺前的小吃，牛羊雜碎湯，灌腸，涼粉，炸粉，最使她懷念的是「豆汁」，她說「嗅著不大好味，喝起來特別香」，那是唯獨北京才有的美飲。

她在香港居住，丈夫潘有聲創辦了一間熱水壺工廠，用「胡蝶」做商標，人家說，要用她做生招牌，其實最好是賣化粧品，她的青春美貌才是最佳標誌。

# 王韜與香港報史

香港的中文報紙，當以循環日報和華字日報兩家最早，華字報的前身，是一張英文報，而闢少許篇幅，作華字版的．經過幾年後，才獨立出版，全張用中國文字排印，所以名為華字報．而在華字報未改版的期間，循環日報，也以全張中文報紙的姿態面世，那是公元一八七三年，亦即清同治十二年．華字報的館址，在威靈頓街；循環報的館址，則在歌賦街．兩家歷史悠久的報館，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戰，香港被日軍攻陷後才告結束．經過一場亂事，經過三年零八個月的光陰，地方光復回來，而該兩報竟一蹶不振，實行輟業，殊覺可惜。循環報的創辦人，是王韜，自號弢園老民．據他自傳稱：「老民姓王氏，初名利賓，旋易名瀚，遭難後避粵，乃改名韜．」可知他王韜的名字，是在到香港來才改的，同時更改號紫詮，又號子久，原籍江蘇新陽縣，家住蘇州城外長洲甫里村．道光年間，應試縣學，列第三名，後來到上海去，在西教士所辦的墨海書院，擔任譯書工作，才華自負，可惜在科舉時代，久不得志，清咸豐同治之世，太平天國事起，洪秀全席捲江南各地，傳他有附從之嫌，清廷要搜捕他，所以他便逃亡南來．據錢萼孫撰黃公度年譜，在送王紫詮歸國一詩注稱：「王韜所以逃亡海外，據公度言：韜某次由長江上游乘船赴滬，與人縱談太平天國與清軍之得失，謂太平軍如能與洋人通約，買其槍炮，舉軍北伐，大事必成．會有太平軍某王與韜同艙者，聞而奇之，堅約韜同赴江寧．韜以情殷勢迫，不能峻卻，乃為草一條陳，上之忠王，李鴻章於破蘇州後，得此條陳，深惡之，下令如獲韜，就地正法，韜遂逃走香港．」他到港後，除助英教士雅理格譯書外，一段時期，曾到英倫遊歷去，後來在香港創辦循環日報，主持了編政六七年．然後前往日本，在東京遇著中國使館參贊黃公度，公度替他向李鴻章說情，不予追究，他遂於光緒五年，由東瀛返滬，任中報編輯主任，兼在格致書院掌教．在黃公度的人境廬詩草中，有歲暮懷王紫詮一首，這樣寫道：「走遍環球西復東，蓴鱸歸隱臥吳淞，可憐一副傷時淚，都在吞花臥酒中．」雖是寥寥二十八字，但對於王韜的身世，

和他晚年的景況，都可窺見一二了．

有許多刊物，說王韜是太平天國的狀元，但有些又說是當時朋友問他向他開玩笑的謔語，而不是真有其事的，正因為他曾上書忠王，所以有「長毛狀元」的潮謔，眾說紛耘，那留待考據家去研究好了．

# 羅香林教授逝世周年

去年四月二十日，羅香林教授與世長辭，噩耗傳來，悲痛不已，四月二十九日，帶著沉重的心情從窩打老道的信義會真理堂參加羅教授的安息禮拜儀式後出來，遇見李君毅和王齊樂兩位先生，一同驅車到彌敦道的第一餐廳小坐，彼此間唏噓不已，尤其提到這噩耗不讓羅師母知道和她癱瘓在床的情景，更加難過！

李先生一向追隨羅教授做研究工作，當羅教授離開港大後在珠海書院擔任文史研究所長時，李君毅先生負責創立圖書館的責任，大家都做著披荊斬棘的工作，環境雖然艱苦，可是情緒愉快，興奮而有幹勁．記得那一年我為要搜尋「漢劇」（廣東）的資料，找到在亞皆老街珠海書院的頂層拜訪羅老師，本來他正在忙碌中，見我來了，放下翻開的書本，跟我詳談，因為我要寫一篇「漢劇溯源」，他特地找出漢劇四大流派的歷史，在信箋寫出流傳的過程與一些名班，名伶，班主的姓名，讓我有所認識，那張信箋我一直珍藏的保存下來．

羅師逝世後，多次遇到中國筆會的盧幹之兄與何家驊先生，都希望我寫篇紀念羅師的文字，我亦深有此心，而且不厭求詳的把報紙所有有關羅師的文字都剪存下來，珍重地藏在一個紙袋裏。無奈塵事栗六，屢要執筆未果，擱了多時，連要趕及交付悼念羅師特輯的截稿時間也錯過了，六月間搬屋，大屋搬了細屋，也許正因為把它過份珍藏的緣故，等到塵埃落定，下了決心要寫的時候，竟然不知塞到那裏去了！沙撈越詩誣的文友劉子政兄，來信要我替他搜集有關羅師的資料，心想要把這些資料影印一份給他，怎知翻箱倒櫃，也不知藏處，連信也沒回他，過了些時，他又再來信催促，我還是希望找到了才給他去信，又是擱下來了，他再來信以為我出門外遊，我逼得要將真相告訴他，今年元旦後竟然接到他在馬來西亞日報元旦特刊發表了一篇（敬悼羅香林教授）的長文，使我愧煞！轉眼間又是羅師逝世一週年的日子了，如果還不再執筆的話，不但無以對羅師也辜負了一班師友的期望，因此憤然在幾個深夜裏，趁著更闌人靜的時刻，寫成此文，也不再參考其他資料，先行摭拾與羅師交往的舊

回憶，聊表紀念羅師於萬一。

我認識羅教授，是在一九五零年文商專科學院「初時名（高級漢文夜學院），後來因為設有商科系，新聞系的緣故，改名為文商學院。英文名沒有改，新聞學系只辦了五屆，商學系後來也停辦了，只有文學系，到一九七六年，又再改回「中文夜學院」就讀時，第一年在香港大學的鄧志昂學院上課，沒有分系，都是讀必修科，因為在年底開學的緣故，為要配合夏季始業，所以第一屆以兩年半的時間，修完六個月的課程，於一九五零年十二月開學，一九五三年六月畢業。第二年改在港大陸佑堂本堂上課，我選的是新聞系，本來沒有羅老師的課（那個時候教我們中國歷史的是馮炳奎老師），但中國歷史用的課本便是羅老師編的「中國通史」，可是我時時抽出時間去文學系裏聽羅老師講的課程，也跟羅老師稔熟了，他把我當作自己的學生一樣，親切誘導；遇上了有疑難的時候，不論面聆教益或者是在電話中詢問，他都不厭其詳地替我解答，甚至找出很多本書籍給我作參考，後來我也記不起是那一年了，羅師邀我加入中國筆會，另一位推薦人是林仁超先生，他是公關主任，當時他是會長，一連做了很多年；有一年，他辭掉了，由李棪教授，李秋生社長擔任過，但過不了幾年，又要他繼續擔任，一直到他逝世之日，現在又再由香港時報李秋生社長繼任。

本港無線電視開辦之初，還在籌備開台的時候，黃錫照先生通過譚維漢教授（也是文商時期教我的老師，教授心理學，他與黃先生是美國大學時的同學）要我為他們策劃一個有關中國文史介紹的節目，我缺乏信心，找羅老師商量，同時我提出要文商文學系的一位同學林瑞祺代作出鏡，因為他長得英俊瀟灑，口才便給，當時正擔任香港電台兒童教育節目的主持人，藝名林喬，羅老師大表贊成，拍著心口負責為我找材料，興奮得帶我到鄰室見羅慷烈，饒宗頤兩位教授，彼此交換了很多意見，認為通過電視介紹中國文史是一樁值得費力的工作，又帶我到圖書館找了好些書，尤其是「三才圖匯」這本圖文並茂的古籍，關照負責影印的人員把我選出來的都影印一份給我，當時外面影印一張要五角錢，可是我付的只是蘭克施樂的成本價，每張一角八分，雖然便宜，因為數量多，也花了我幾百塊錢。

在於仁大廈和記公司的會議廳裏，我和黃錫照先生談了一小時多，他看了我所準備的計劃書和資料，而且定了節目名稱為「古今中外」，甚表滿意。第二天約我和林喬兄一起去廣播道還在裝修中的無線電視台見鍾景輝兄，談得天花亂墜，滿懷希望，過後竟然得到（暫行擱置）的消息，為之懊惱不已！

過了幾個月，自告奮勇，透過尹德華先生（他的藝名是「滔滔」，當時擔任麗的呼聲的節目總監，曾邀過我看電台的廣播劇演出，當時麗的呼聲的錄音間設在現時灣仔熙信隔鄰，建成為「社聯大廈」的原址，除了直線播出廣播劇外，還不時抽出一部份在艦隊俱樂部的舞台實地演出，招待聽眾的欣賞，他在報上看過我的影評，希望我也為他的廣播劇演出寫劇評，可是我始終沒有答應過，因為廣播劇是電台的商品，不同一般舞台劇演出，有誘導後進與推動劇運的作用）的介紹，晉見當時的電視及節目主任簡而清，他也大表贊同這計劃，第二次帶同林兄見他，他還考問什麼是「十八般武器」與一些不見經傳的問題，都給我們一一回答了，他表示滿意，也定了節目的另一名字為「古往今來」，設計出表演的型式與最初十三集（三個月的時間）的內容，甚至要求林兄鑲好崩缺了的門牙以壯觀膽，一切似乎很順利了，要我們回去寫演出內容的大綱，怎知林兄一拖再拖，了無消息，簡兄再三追問，日子拖長了便掉淡了，林兄的撰稿石沉大海，沒有下文，又告吹了！

事隔多年，這個節目給程觀儉君接下來在麗的電視播映，找我幫忙，供應了他幾集的資料後，他便無以為繼，再停下來；忽然馮鳳歌先生找馮朋之兄商量，找我見他，總算接下去，三個月期的合約，續了三次，儲了供應資料外，我也出過幾次鏡，講的是「漢劇淵源」，「漫談功夫茶」（因為資料多，漢劇淵源分成兩集播出），但是這一類文史性質的節目，是很難有廣告客戶支持的，播出的時間又不好（中午十二時四十五分至一時），收視率當然很低，當時並非全日廣播，中午十二時半才開始，新聞簡報，節目預告之後便是這節目，觀眾過一些時扭掣便播過了，合約滿後，再來繼續，羅老師為我搜集的資料，還有很多沒有用得著，真是愧對良師！

一九六四年四月八日，我主持維多利亞聯青會合辦的「文藝叢談」講座首講開始，便要請羅師主講「中國文學在香港之發展」，由蔣法賢醫生主持首講儀式，聽者達百餘人，他就中國文學在香港發展分為五個時期：（一）

注重翻譯文學時期（一八四二至一八七三）；（二）注重報章文學時期（一八七四至一九一三）；（三）注重懷古詩歌時期（一九一四至一九二六）；（四）漸重專題講述時期（一九二七至一九四一）；（五）啟向文藝再生時期（一九四二至一九六四），他的講詞當時我們有錄音下來，稿備全個講座二十五講（分別由二十五位學者包括羅香林、簡又文、林仁超、姚莘農、黃伯飛、羅錦堂、馬彬、鍾偉明、鮑少游、謝熙、鄭郁郎、馮明之、熊式一、黃默書、何家驊、鮑漢琳、沈展如、何聯德、孫述宇、胡鴻烈、黃友棣、蕭作斌、陳璇珍、周千秋、趙世銘等以不同題材主講），錄齊後，找人整理寫成專文，彙集成冊刊單行本，可惜有心無力，事不果行，但是一部份的講詞內容在報章發表，我一直保留剪存下來．

一九六六年十月五日，港大中文學系主任林仰山教授退休，羅老師接任，就任演講在港大的化學館舉行，講題是「中國族譜的研究」，華僑日報編輯主任吳灞陵先生約我一同去聽講，講後在校園的草地上拍了一張照片留念，羅師母與盧幹之兄也一同合影，彌足珍貴，那張照片便是李君毅先生拍的．

一九六九年間，我和尹慶源兄合編的話劇「張保仔」劇本，很多素材都得自羅老師的著作與講授，一九七六年六月二十七至二十九日，由嶺東劇社在大會堂劇院演出，潘守素導演。上演之日，也邀得羅老師伉儷一同觀賞，他答應為我寫些意見，可惜他太忙尚未著筆，至今引以為憾！話劇演出後，一位澳洲來港研究中國歷史的女學者，由港大孔道安圖書館的主任楊國雄兄帶她到我家裏來，要求找到更多有關張保仔的資料，我從電話裏跟羅老師再談，據說他的一個女學生曾以「張保仔」資料寫過畢業論文，可惜找不到她的住址，無法代我聯絡，但羅老師說她所找到的材料也未必會比我多，不找也罷，現在更是欲找無從了！

有次，一位從美國來研究中國戲劇的碩士，由羅老師介紹來找我，忽然指定要粵劇的史料，忽而又要京劇的臉譜，總算給我應付下來，還帶他去胡振兄的家裏看臉譜的幻燈片，在路上不期而遇又碰到了曾在商業電台講過粵劇掌故的葉夏利兄，邀他一同吃飯，一番談話之後，那位碩士返美國後來信向羅老師道謝，羅老師有時向人提起我，還說我是戲劇專家，聞之愧死！

一九七四年春，中國筆會舉辦了一次春季旅行，由羅老師帶隊出發，從旅遊車開動開始，羅老師便持著咪高峰坐在車頭當眾解釋，介紹沿途掌故古蹟，當年的「尖沙咀」是叫「草排村」，又叫「香舖頭」，運「香粉」出口的地方，那時是一大片沙灘，因為逼近香港的尖端，所以叫「尖沙咀」．

「炮台街」的來源是清朝在今日成為「九龍公園」的山丘上建有「九龍炮台」的緣故，而「官涌街」則設有「汎兵房」，都是官兵走動的地方．「荔枝角」原名是「儒仔腳」，客家話的諧音，聽起來便變成了「荔枝角」；「旺角」原是「望角」，因為以前尖沙咀向南望去，一片樹叢中看不到陸地，唯有這伸出來的一點兒爛地，才可以「望」到而已，所以叫做「望角」，英文的MONGKOK，顯然便是「望角」，而非「旺角」．

東京街的李鄭屋村，一九五五年八月因為闢建公共屋宇，發掘出漢代的古墓來，便是現在闢為「古墓公園」的所在地，附有「陳列室」，展出發掘出來的六十一件古物．

沿著青山道去荃灣，中途是「九華徑」，原本叫「狗爬徑」，後來文雅地轉為「九華徑」；荃灣東便有稱為「三百錢」的地方，以前有「光漢樓」遺址，路過此地，當地惡霸強收「行水」，過路客要放下「三百錢」才得通過，現在的「德士古道」便是當年的「三百錢路」．

北面的芙蓉山，現在是佛門勝地，「三疊潭」的所在地原是「淺灣山」，「荃灣」的名字也是由「淺灣」演變過來的．

九咪處，就在金錢熱水壺廠的對面山，便有宋代的「鄧旭墓」，我們停車攀登，由羅老師指引，面對青衣與荃灣相隔的海灣，果然是好一個「半潭照月」的風水地，現在給「青衣大橋」橫亘其間不免失真，這風水地方又稱「㬎魚」伏在地上的樣貌，難怪當年的鄧族子孫，要遠從江西的祖籍遷移鄧旭的骨殖移葬於此，成為新界財雄勢大的一支，政府開闢這一帶，擴展馬路，也不敢動它，只好把馬路繞彎而過．

來到「屯門灣」，右是「九蓮徑」，左是「掃管笏」，兩山互為屏障，中間的一帶平原，形勢險要，羅老師指出這是一片古戰場，明朝正德十六年，巡海道汪鋐便是在這「屯門灣」上用火攻退葡萄牙人的船舶，這裏原有一個

「屯門碼頭」，經過羅老師的指劃點破，確是具有奇妙險要的形勢，麒麟岡上仰望三聖殿的壯觀，不由得不發思古的幽情，慨嘆當年壯烈鏖兵的情景．

轉入處於海心的「龍珠島」，現在已是堤岸相連，建築了很多洋房別墅，以前稱為「琵琶洲」，其地形恰似一具琵琶，山丘上也建有房舍，是北宋時代設在這裏的「招待所」，款接印度駐華國使臣的遺跡，從島上遙望青山，當年外國使節未請准進入廣州之前，只可以在此停留，等候批准了才能啟程．

經過清初建有「天后廟」的「屯門舊墟」，旅遊車駛入散石灣白角的「紅樓」，清末鄧蔭南及藉著開農場為名在此策動革命，辛亥年三月十九日之役的前夕，黃克強便是在這裏預備彈藥，現在依然保存著當年發難的紅樓一角，與國父孫中山的塑像和黃克強手植的三株樹，迎風聳立表現出不屈不撓的精神，屹然挺秀．

離開紅樓後又到青山禪院，這裏有杯渡和尚的石像與「高山第一」的石刻，韓愈並沒有到過青山，這四個字是集他的書法鐫刻而成，轉過清涼法苑，在那裏觀覽五代貫休所繪的「十八羅漢像」石刻拓本，羅老師一一指點它的神采處，猶如畫龍點睛．

午餐後漫步轉到「蛇園」，蓄有千多條大大小小不同類型的蛇，有關在玻璃箱裏的毒蛇，也有可以讓遊客繞在頸上拍照的大蟒，這間「蛇園」現時也已經不存在了，因為難以維持和地價昇值的緣故，無法經營下去，如果再度到此，也了無痕跡了．

本來還打算去看「屏山」六角塔，廈村的「惠贇鄧公祠」和靈渡寺的「杯渡井」，因為時間無多不去了，直趨「坳頭交加道」的「宋代郡馬鄧惟汲墓」。如果沒有羅老師的指點，很難找到路口，穿過羊腸小徑，爬上山坡，果然「佳穴在此」，從墓地下望，真個是名符其實的「狐狸過水」的樣子，瘦長的龍脈一直伸長，脈頸以抵達水邊，就像長虹吸管般通過彼岸，當年以為是「皇姑嫁何人」，粵劇也有這個「戲匭」，其實並非「皇姑」，而是「郡主」的丈夫郡馬安葬在此，郡主卻仍遠葬故鄉．

來到錦田的「吉慶圍」憑吊古跡，那一對饒有歷史趣味的「鐵環門」，歷盡滄桑，它是明代鑄製的，當一八九

九年清廷把新安縣三份之二的土地橫手租給英國之時，英廷要求接管，遭遇錦田鄉民的頑強抵抗，英軍用炮轟擊這「鐵環門」，擄殺了好些鄉民之後，還把這一對「鐵環門」當作「戰利品」運回英國，送到愛爾蘭展覽，稱為中國鐵製手工藝產品的代表作，直到一九二四年鄧族紳耆向香港總督史塔士提議收回，幾經周折，才把它從愛爾蘭搬回來。

在這裏，羅老師縷述一段「吉慶圍」裏一個青年的故事，據說一個美國人到此一遊時，遇到一個精乖伶俐的小伙子，頓起憐愛之心，提議要收養他為義子，帶他去美國遊覽一番之後又供應他的學費衣著要他受教育，怎知那小伙子無心向善，收到了養父的外匯亂揮霍，終日遊蕩享樂，後來養父死了，全部遺產竟然指定由他承受，家族調查他不成才有意反悔，小伙子想盡辦法爭取，雇用律師糾纏，經過一場官司依然沒有了結，羅老師說是一篇特好的小說題材，也是一個劇本的素材，他曾經要求過黃思聘先生把它寫成小說未果，也想我編為劇本，因為內容複雜一時間難道其詳，說等有空閒時為我詳細敘述，可惜彼此都忙，一直沒有好好的再跟他談過，現在羅老師已不在人間，欲語無從，這個遺憾是永遠無可補償的。

本來還要去水頭村的樂清鄧公祠，欽銳鎮的鄧公祠便母橋和周王二公書院，桂角的鄧洪議墓，桂角井，看看力瀛書院的遺跡，都沒有時間了；馬上轉入「林錦新路」，經過觀音山，考察凌雲寺，觀察林村路旁的香港特產「香樹」，放馬鋪的天后廟，船灣場心排的大步海採珠遺跡，匆匆而過，經過大埔的「太和墟」，猛鬼橋樟樹灘，馬料水，山背是九肚山山夏園，曾家大屋在車廂的窗外溜過，遙望車公廟與望夫山都有一段傳奇故事。

「獅子嶺」原本是叫「煙墩山」，尚可喜督余遷界處，獅子山以前是叫「虎頭山」，穿過獅子山隧道通過窩打老道返回市區。

原計劃中還想到了市區後再去看侯王廟，九龍城內宋末楊太后的梳粧石和清初的鐵炮，宋皇台公園，馬頭涌平民大廈，考察官富山與二王殿的遺址的，可惜天已入黑，無法觀賞，只好作罷而返。

這一次旅行，真是得益不少，現在羅老師和我們已是陰陽隔世，再也沒有機會可以跟他同遊了，回憶那天他

的興奮情形，歷歷在目，他老人家老當益壯，八個多鐘頭不停的解說，了無倦容，事實上卻是太累了，那些錯過了機會沒去到的地方，現在卻已地在人亡，不是不可以去追尋一下，但是最欠缺的是羅老師的指點考據，即使去了，又有何益，要追回這些美好的日子，永不可得！仰首長空，悵惘無極．

往事如煙，但是羅老師的音容宛在，恍如昨日，看看羅老師一生的著作排列起來竟有三百二十三種之多，所謂著作等身，唯有羅老師是當之無愧的，其實，如果把他的著作堆疊起來，何祇等身，簡直幾倍，更念念難忘的是他在一九七七年十二月十八日筆會改選時送我的一本「乙堂文存續編」，他還為我題上名字，也就是他最後送給我的一本書了．

# 黃天石與香港新聞學社

報壇老前輩黃天石（傑克）先生二月四日不幸因跌碎了盤骨在博愛醫院謝世，聞者婉惜．雖然他已經享了八十二歲的遐齡，應無遺憾，可惜在他退隱元朗不問世事的清淡生活中，仍然致力於兩件大事，一是想寫一本反映香港大亨心態的小說；一是翻譯英國名著，都因為天不假年而中止了！

回憶黃老先生生前的抱負，不得不由人想起他手創香港第一間新聞學院－香港新聞學社，時為民國十六年（一九二七年），地點在般含道二十二號學海書樓隔鄰，孕育在香港訓練出來的新聞工作者；很多現在成為頂尖兒的報人，功不可沒！

一九五一年，我為了文商學院第一屆新聞系要編印校刊「新聞園地」的緣故，專程走訪他住在清風台一號地下的寓所，從他那裡找到很多有關「香港新聞學社」的資料；寫成文字發表．還蒙他借出第一屆畢業典禮在英皇酒店（後來經過火災後成為「中天行」，現在改建成歷山大廈向雪廠街的東翼）拍攝的照片，製成電版附同發表．

黃老先生那時是大光報的編輯，夥同工商日報的關楚璞，華字日報的勞緯孟，香港晚報（香港最早的晚報）的鄭天健，和路透社社長兼世界新聞學會副會長的黃獻昭一同創辦這個香港新聞學社．

因為好些報人集合在這學社施教的緣故，時常聚首，而報界中人也沒有團體之設，於是在這學社之內，附設「記者公會」，成為迄至日治時期，仍為香港報人的唯一團體，失業的報人可以住到那裡去．社團的「通稿」也發到公會去，由公會分發各報社．

「學社」由黃天石擔任社長，何雅選（循環日報）與關楚璞為副社長，黃憲昭為教務長，每晚由七時到九時上課，這些作育英材的教師，下課後才返回報館工作，相當辛勞，可是報酬衹有一小時一元的車馬費！

學費每學期祇收十五元，第一年祇收「聽講生」三十人，但是函授生卻有百幾人，學員很多是報館的從業員來進修的，因為經濟能力的關係，從業員可以申請優待，減半收費．

課程由黃天石講授「新聞學概論」與「報業管理」，勞緯孟擔任「編輯學」與「出版法」，關楚璞「中國現代史」與「編輯學」，何雅選「社會編輯學」，鄭天健「中國新聞史」與「政治邏輯」，黃憲昭「新聞學理」與「歐美新聞史」，梁謙武，莫冰子，古愛公講授「採訪術」，譚荔琬（當年已八十多歲）「中國文學史」，龍寶秀「採訪術」與「文學概論」．

學程為兩年制，第一屆畢業的同學中現在成為報界翹楚的有星島晚報總編輯唐碧川，辦過經濟商報的葉飛絮，華僑日報文化版編輯的黃嚞名，報界聞人麥思源．民國十八年續收第二屆的學員三十人，社址也遷到般含道四十六號，女青年會隔鄰，那個時候黃天石去日本考察新聞事業，社務交由關楚璞接辦，不久因為經濟困難，籌款無著，三個月後便結束停辦．

因為實習的需要，附設一個「南中國電訊社」，可以說是香港通訊社的鼻祖，規模相當龐大，師生合作，發佈消息，而且分為三個部份；中文部由關楚璞主持，英文部由黃憲昭主持，還有日文部，由當時東京「日日新聞」的駐港特派記者德富主持，除了協助學員實習外，主要供給日本各大報社的電訊消息．

如果研討香港新聞教育史的人，不能忘掉「香港新聞學社」這一筆．此後民國二十六年關楚璞，侯曜，黃育根，黎伯挺，邱園的「生活新聞學院」是第二間；民國二十八年郭步陶，譚思文，林日貞，金仲華，唐碧川，胡春冰的「中國新聞學院」是第三間，一九五零年中文商學院新聞系是第四間，跟住遠東新聞學院以至其他的專上學院都有新聞系，現在則更多，浸會，珠海，樹仁，新亞，還有港大中大的校外課程，職業訓練局的多項課程，琳琅滿目，回顧「香港新聞學社」的篳路藍縷，無限唏噓！

# 與姚克談江青

## 東坡樓頭話題扯開

姚克教授最近返回香港，我們幾個老朋友請他在「東坡酒家」吃午飯，他欣然到來，因為他的生日恰巧與蘇東坡同日（陰曆十二月十九日），所以，他刻有一個閒章，文為「與東坡同日生」，由東坡題又引發了馮明之先生的話題：蘇東坡當他四十歲那年，（公元一零七六年）寫「水調歌頭」，到今年恰好是九百週年的紀念，可惜香港沒有人提起這件事，也沒有人為紀念他而舉行一些節目。

上天下地的閒扯，話題便轉到了最近被批判為「四人幫」之一的江青，姚教授憶述起當年在上海的往事，感慨地說：「在後台裡，幾乎每天都看到這黃毛小丫頭，當時一些也沒有出色的感覺，想不到幾十年後，她竟是翻天覆地的『武則天』！」

## 江青姓欒幼被拐走

話題扯開，於是集中「說江青」了。其實「江青」是她一九三九年投奔延安才改的名；在上海演戲時，她的藝名是「藍蘋」，她的本姓則是欒，名淑蒙，山東諸城人，約生於一九一五年。七八歲的時候跟隨寡母到了濟南，住在外祖父家，外祖父姓李，供書教學，同時又把她改姓李，起了一個很高雅的名字「青雲」（有人又說：「雲鶴」），生性好動，活潑聰明，卻不喜歡讀書，忽然給拐子誘去，偶然在戲園裡，給外祖父發現她竟然在台上演戲，於是找有勢力的人把她贖回來，而且拜當地土豪王某為乾爹，她的外祖父原本要她再讀中學，可是這不羈之馬仍然陶醉於演戲，於是考入了濟南「省立實驗劇院」，院長為留美戲劇家趙太侔，學習京劇，坤劇，話劇都有，但是青雲的成績不好，老師認為無演戲天才，只是心強好勝而已。

## 首嫁裴某迅即鬧翻

一九三三年，那時李青雲年方十八，她的第一任丈夫姓裴名明倫，是山東大學的助教，婚後不久便鬧翻，跑到青島找趙太侔，趙給她一個圖書館管理員的職位，已經算是毛澤東的同行了，也是後來毛澤東在延安時派她做中央軍委會內管理宗卷的任務，可能認為她做過圖書館員，可以勝任愉快。

## 再作俞太易名藍蘋

李青雲懂得巴結的權術，不但巴結趙太侔，也巴結趙太太俞珊，因而認識了俞珊的堂弟俞啟威（後來貴為中共中央委員，改名黃敬），兩情相悅，便賦同居，也因此加入了左翼影圈，由於俞珊介紹她與電影導演史東山認識，便由他帶引到了上海，易名「藍蘋」加入電影界。

## 初入影界毫無表現

一九三四年，上海的電影事業相當蓬勃，明星，聯華，藝華鼎足而立，「左聯」人物控制「編劇」的天下，同時也包辦了「影評」的地盤，刊行電影雜誌，創立一家「電通影業公司」。

當年姚克在明星公司主理編務，藍蘋加入電通，無所表現，到了一九三五年電通被政府封閉，藍蘋又結識了影評人唐納（原名馬季良），由於唐納的介紹，轉而入了「聯華」，才開始為導演們所賞識，在電影裡派她演較重要的角色。

## 演「十三點」成績則較優

一九三六年至一九三七年間，藍蘋在「聯華」演過三部戲：第一部是「狼山喋血記」，任第二女主角，第一女主角是黎莉莉，男主角是劉瓊，編劇沈浮，導演費穆；第二部是「王老五」，這片的主題曲一直流傳到現在也常掛人口（王老五，王老五說你命苦真命苦．．），她飾演一個「十三點」型的窮少女，刁蠻潑辣，撩是惹非，後來嫁給純良敦厚的男主角王次龍（王元龍的弟弟），合演的還有一肥「殷秀岑」一瘦「韓蘭根」，角色合適她的戲路，加上滑稽的搭檔，自然看得觀眾開心，也是招惹笑聲的大喜劇，容易吸引普羅大眾，若論藍蘋演過的電影，也以這一部的成績為最佳，也算是她獨挑大樑的一部；譬如她有份兒演的第三部「兩毛錢」，是「聯華交響曲」四組中的一段，蔡楚生編劇，司徒慧敏導演，她和梅熹主演，便平平無奇，毫不出色．

藍蘋在電影中的成就，遠遠不如她在「話劇」中的演出，抗戰前夕，她加入了「業餘實驗劇團」，爭取到飾演「大雷雨」中「卡傑霖」女主角的角色，是由於她極力討好導演章泯的成果，卻也確實演得出色，聲線甜，表情深刻，化裝神妙，飾演她丈夫的是名演員趙丹，頗有牡丹綠葉相得益彰之妙，她也跟趙丹合演過「娜拉」，也相當出色．

## 追求唐納以身相許

在「電通時代」，她演過「自由神」，還有一部與白楊合演的「十字街頭」，在片中演一個閒角，（這片在幾年前香港電視台映過），都不出色。她極力追求唐納，希望他在筆下為她吹噓，不惜以身相許，果然在趙丹與葉露茜．對情侶同一日同一場地一齊舉行婚禮，可是到她和章泯過從甚密的時候又棄唐如遺，鬧成婚變，唐納失戀之餘，曾經一度自殺不死，但有這自殺消息見報之後，反而為藍蘋大加宣傳，收效之大，比唐納為她寫捧場文章，價高百倍、唐戰後一度來港後、又去了巴黎開餐館．

一九三八年，藍蘋加入「中電」在重慶參加「中華兒女」的攝製，由沈西岑編導，她演的是四個故事中的第一個「一個農民的覺醒」，寫青年農民劉二哥（也是趙丹飾演）的妻子，因為祖國燃起抗敵的烽火，輾轉由南京的家鄉逃到陌生的山區裡，還是遭遇到日本獸兵的蹂躪致死，丈夫醒覺過來，憤而投入抗日游擊隊伍，致力殺敵．

## 投奔延安後巴結徐以新

一九三九年，藍蘋到了延安，「黨校」不肯接納她的入學，「延安電影圈」也不需要她，「女子大學」她不夠資格，「抗」盡是軍人，結果由於康生的介紹，入了在「橋兒溝」的「魯迅藝術學院」，指導文工團排戲，算是話劇教師，在學院裡又結識了訓導主任徐以新，徐比她大十歲，出雙入對，也就結合了，可是為時不久，徐又新戀上了一個由莫斯科留學歸來的漂亮愛人維世，藍蘋就如「秋扇」．

## 毛氏拾秋扇江青出頭了

當徐藍熱烈時，毛澤東一次到「魯藝」講話，藍蘋特別坐在最容易看到的地方，也刻意打扮得突出漂亮，凝神諦聽，點頭拍掌之外，還不時提筆記錄，到毛講完之後，馬上起立提出問題，引他注意，此後她更時常跑到毛的住所去，借題親近，既彼棄於徐以新，正好攀上毛「主席」，從此也便變「藍蘋」為「江青」了！時為一九四零年的秋天，以後的後話不必再提了．但是江青與戲劇的關係，卻是一直與劇有緣，以至一九四六年做了電影官（中共中央宣傳部電影處，她是負責人之一），一九六七年紅旗雜誌第一期，發表了姚文元的「評反革命兩面派周揚」，提到「擔任文化部電影事業指導委員會的江青同志！．．幾次在會議上提出要堅決批判「清宮秘史」，但是陸定一，周揚等人卻大唱對台戲．．」批判「清宮秘史」之後又指斥「武訓傳」，破舊立新，提倡用鋼琴伴奏京

劇，一九六二年開始選取的「紅燈記」，「蘆蕩火種」，「奇襲白虎團」，「智取威虎山」，「海港」，「紅色娘子軍」，「沙家濱」，「白毛女」，成為欽定的八個「樣版戲」，這十年間，八億人民便祇好局限於欣賞這八部名劇了！

俱往矣，有人說在螢光幕中看到劇人在「除四害」的行列與高采烈，似乎意味到戲劇在中國大陸的未來歲月中會有一番新局面，大概江娘子再也沒有機會左右中國戲劇的日子了！即使她還未死！

# 吳灞陵敬業樂業

撰寫本文的時候，我把題目寫成「悼報聖吳灞陵」，取其簡潔，及後一想，這「報聖」的稱謂，似乎帶有太濃厚的「入宗廟，受祭祀」的意味，恐怕不是吳先生為人的性格所肯接受的，倒是稱他為「敬業樂業」，點出他對報業的愛護，應當為本港報界同業一致公認的．論吳先生的一生，真個是淡泊自甘，不求聞達．新聞從業員很少是不煙不酒的，且不要說很多還是「芙蓉仙子」，但是吳先生從來不沾煙酒，更難得的是他的敬業精神，投身報界以來，祇做過三家報館，最先是「香江夜報」，繼而「大光報」，四十年前轉入「華僑日報」之後，直到死去，不曾跳槽他社，這種硜硜自守的精神，委實難得，除了服務報社之外，也不曾動過經營別業的腦筋，與人交友，從無錢銀上的來往，也沒有事業上的膠葛糾纏不清，以「敬業樂業」四字贈之，應屬當之無愧的．

遠在太平洋戰爭前兩年，當時我在「循環日報」當見習記者，追隨邱永鎏二叔到處跑新聞，一次跟他回到「華僑日報」，開始認識吳先生，第一個印像是他的陸軍頭髮，穿一對木板屐，牛頭褲背心，在熱天的夜裏汗流浹背的環境下埋頭工作，那個時候不要說報館裏沒有冷氣設備，連風扇也不多，因為開了風扇會吹起紙張亂飛，還不如冒汗工作更好．

吳先生酷愛旅行，那個時候全港各大日報星期天休息，於是糾合一些同好，晨早出發旅行，晚上歸來馬上返回報館工作，由於這種志同道合的聯袂旅行，越聚越眾，演變成今時今日的「庸社」，始終仍然是無形的超然組織，既無會址，也無會籍，不必繳付會費，不受任何拘束，提起「庸社精神」，無人不知．幾十年前，交通沒有現時這麼方便，有時為趕及船期，限時限刻的從山上急行下山，不免顛簸腰腹：幾年前吳先生患了一個罕見的病症，便是大腸的中段一節突出臍孔，在養和醫院施手術，從大腸割一塊肉補窄臍孔，把突出的大腸推回腹內，可能就是過度急行招惹來的毛病，這次還是第二次的手術，第一次在較前一年，入院割治攝護腺，也在養和醫院．

這兩年來，因為肺癌，歷經七八次的抽肺水，我去過美孚新村探望他，他講述抽取肺水時的痛苦，使人聽來難過！好在精神暢旺，他還開冷氣機，喝汽水，稍覺安心，及後打電話問候他，在電話中再三叮囑不必遠道去看他，閒暇時打一個電話通消息便可以，沒想一次打到他家裏沒人接聽，跟住便傳來噩耗了！

一九五二年他被文商學院新聞系主任袁昶超先生邀請到院裏演講香港報業史，也在巢坤霖校長赤柱的別墅裏吃過飯，我都有一同參加，及後我帶領新聞系的同學去「華僑日報」實習的時候；一連好幾個晚上和他在一起談天，也從這個時候開始，知道他對於「報業史料」的蒐集異常熱心，我也算是幫過他一些小忙，有時發現零零星星的資料時，趕忙送給他看。台灣出版一本「報學」季刊，香港賣的地方不多，每次都是在天星碼頭隧道口那一檔報攤買到，但是很難捉摸它有得賣的時間，雜誌沒寄到當然買不到，寄到後，一時疏忽它又可能賣光了，因為是冷門貨，他們不敢多批，每期祇來三幾本，遇上了同好的，走遲一步便沒得買，那個攤販也真奇怪，曾經一次想放下錢給他預定，他不接受，他解釋沒記性，怕收了錢沒替顧客留下書本對不住，寧願你見到便買，賣完不關他的事，每期我是買兩本的，一本送給吳先生，一本留下自己存起，有時祇買到了一本，先給吳先生，自己也懶得再補了。有時連一本也買不到，那麼便要想辦法去信台北的朋友代買，朋友太忙，有時忘了這回事，要擱延好些時日才買到寄來香港，很難確定是否湊齊全了。

去年九月二十四日開始，香港大學校外課程部開辦一個「新聞學文憑班」，分為四十四講，由唐碧川擔任主任講師，另邀胡啟，馬鳴昌，賈納夫，林友蘭，宋郁文，鄭鏡彬和吳先生分擔課程，其中吳先生便是負責講「報業史」那部份，因此他在病中仍然放不下搜集資料，編寫講義的工作，可惜直至他病故了，仍然沒機會把這些教材傳授給後學，在他來說，當是憾事。四月二十九日，當他的遺體奉移到香港殯儀館後，我去看他並跟吳夫人談起「報業史」這一回事，她便激動的說：「就是報業史害死了他！」據說他在病中最關心的便是這一件工作，本來美孚新村是有很多可以散步的地方，吳先生也是喜歡走動的人，偏是住進了美孚新村之後，他卻不曾到花園散過步，整天躲在屋裏找這找那的編他的「報業史」，坐在沒有靠背的椅子上埋頭工作，有時俯彎了腰背，壓著肺

部，他仍不以為苦，勸他改用有靠背的椅子，他總不聽，也不肯靠靠椅背休息，不知他的「報業史」編成怎麼樣了，我也不敢問吳夫人，怕她說起傷心．

正因為我和他臭味相投的緣故，他主編的「香港年鑑」，其中「一年來的香港報業」一文，最初的幾年是他自己寫的，從一九五三年開始，他要我寫，不知不覺間到今年也寫了二十三年了．我為了寫這一篇文字，很費功夫，一年由頭到晚剪報，把一切有關香港報人的動態剪存下來，稿約是四千字，可是搜集的資料，用最簡潔的記述寫來，總在萬字過外，雖然聲明超過四千字的沒有稿費，我也不願苦心搜集下來的資料沒處記載，因此每年交的稿，總是比稿約多出四五倍，心想有人為我保存這些資料，雖然沒有代價，也是值得的．一九七三年去過加拿大多倫多大學的圖書館裏，去年到過東京國會圖書館裏，看到完整的排列有歷年的香港年鑑，開心到不得了，竊思心血沒有白費，回香港後也曾告訴吳先生，他亦為之莞爾．

一九六三年至六五年間，維多利亞聯青社舉辦一連串的文化運動：文藝講座，文藝座談，文藝叢展，吳先生自始至終參與活動，第一年每隔一個星期一次的專題演講，他除了擔任一次主講之外，其他每講他都有到場聆聽，結束後還得到了一個「出席全勤獎」．第二年座談會中，他也主持了「編輯技巧」的座談會，第三，第四年的「文藝叢展」在大會堂展覽的邀請展中，吳先生也拿出過他的書法參展，好些人也是這個時候才知道吳先生的書法也有一手的，因為他的個性使他一向不在人前炫耀他是懂得書法的．

一九六四年，我邀請他到維多利亞聯青社演講「海洋大盜張保仔」。他對於張保仔所搜集的資料不少，從那個時候開始，我對於張保仔的史料發生興趣，及後又再在羅香林教授處和葉靈鳳先生處拼湊了一些資料，寫成一個話劇本「張保仔」．今年六月尾由嶺東劇社在大會堂劇院演出，可惜吳先生經已仙逝，無緣看到這次的演出，葉先生也早登極樂，將來能夠目睹「張保仔」的形象重現，祇有羅香林教授而已．當吳先生初初不返報館，養病在家的時候，我便曾把這消息和劇本送給他過目，還要求他為演出的特刊寫篇文章，現在人已渺矣，此願難償！

吳先生對於香港掌故的資料搜集不少，因為酷愛旅行，足跡遍及全港九龍新界，不論窮鄉僻壤，任何一個角

落他都走過，每每有些未曾經人去過的新發現，他都不吝公諸於世，所以他所著述的「九龍風光」，「新界離島風光」，「今日大嶼山」與「今日南丫」旅行小冊子，不知印過多少版，醉心旅行的人仕，幾乎沒有不讀過的，售價祇是五毫，直至今日物質這樣昂貴，銀紙不值錢，還是五毫，可以見得吳先生為提倡旅行的苦心，至死不息．而他所編在「華僑日報」發表的「旅行週刊」，歷數十年努力不懈，提供無數的資料與理論給旅行者參考，甚至有好些自命為旅行先進的人仕，剽竊他的資料據為已有，自炫是首先發現的權威人物，吳先生知之不以為怪，唯有付之一笑而已．由於志同道合，不拘形式的自由結隊的「庸社」精神，數十年如一日，直至今時今日，仍不變質，難能可貴，但是由於是「庸社行友」而自起爐灶組織其他什麼社，什麼團的也屈指難數，不少由旅行而獲取到名利雙收的也所在多有，但是吳先生仍然我行我素，貫徹旅行不求牟利的精神，至死不渝，委實難得．

他的筆名很多，最常用的是「鰲洋客」，「土行者」，「行者」．一九七三年三月三十一日他在清華書院演講，以「獨鰲洋方位研究」為題，全體學員都奇怪這「獨鰲洋」的名稱不知是何方神聖？及經吳先生的一番解釋，原來是近在眼前的「鯉魚門外」的一片海域，考古證今，他的一套理論印證，大開茅塞，他之取「鰲洋客」為筆名，大概也就是以此為據．

戰前戰後，他都是住在雲咸街的一幢木樓，「華僑日報」在荷理活道，行盡了荷理活道，接住的便是雲咸街，他上下班經常安步當車，其實也祇是走一條直路，公餘閒步，對他也是挺寫意的一回事．幾年前我編兩本小說，好些資料承他借給，因此有一時期我常到他寓所，跑慣那陰暗的樓梯，去年這幢舊樓要拆了，他才搬到美孚新村去，我每天乘坐十三號巴士都要路經他那舊居的門前，房屋早已夷為平地，可是一直還未動工興建，人卻死了，廢墟依然，每次經過這裏時，總要多望一眼，不由得有些感慨湧上心頭！

吳先生苦學練字，好些人不知道他精於此道，其實他的一手北魏，相當到家，「華僑日報」好些版頭與標題都出自他的手筆，黃畬名先生在一篇懷舊的文字中，便曾提過吳先生在四十年前便曾有過鬻字的潤格，反而這幾十年來他沒有從書法中賺錢，直至一九七三年十二月十二日至十四日，他在紅寶石酒樓展出他的書法，也賣過了

一些錢，展後複定他重寫的人也很多，所以他開過展覽會後，也著實忙過了一陣子．平時他很少跟人家談論書法，也不曾炫耀他的書法，祇有熟知他的人求他墨寶，卻是從不取潤的，我也曾想過要他送我一張，總是不敢開口，所以直至如今，也無緣保存他的墨寶．

人老了，終歸要走那一條路，原無足惜，祇是好的人老天應該讓他多活幾年，使他多些貢獻社會；所以吳先生死了，很多人都感到惋惜．看出殯那天的情形，在場的都有同感，感懷故往，衷心的為他寫下一對輓聯，文曰：報史待君修，薪火屢思傳後學；華僑珍此鑑，華藍誰不念前賢．

不計工拙，但抒鄙懷而已，願吳先生在天之靈，忘記了他那些欲完未完的願望，永獲安息．

# 馮明之藏書惠鶴山

六七十年代名作家馮明之，大名甚盛，對於中國歷史尤有心得，所著教科書如「基本國學教程」，「國學基礎知識」，「中國文學史話」，「中國大學史提綱」，「中國戲劇史」，不但為香港學校採用，星馬一帶亦風行，且收入美國國會圖書館者凡二十四本，並及其以「南山燕」與「智侶」筆名所著之「歷史小說」：「李師師」，「南明遺恨」，「夜盜紅綃記」，「桃山宮末日記」，「太平洋之戀」，「亂世風情」，「海上亂紅」，「禁果」，「第一夢」等．

「李師師」一書，先在「新生晚報」連載發表，後印成單行本．一九八二年十一月七日，馮逝世於香港，享年六十三歲，英年早逝，識者惋惜．年前廣州花城出版社為其重刊「李師師」，「禁果」，「亂世風情」三冊，廣西漓江出版社，重刊其「綠珠傳」，達十萬冊，風行國內各地．

馮為鶴山古勞鎮馮起鳳村人，一九八九年一月，遺孀區建芝為助鶴山圖書館擴建，慨然以馮代藏書四千六百零四本相贈，成為該館最大宗之收藏品．

鶴山圖書館創於一九七九年，前身為高鶴縣圖書館，藏書僅數千冊，八二年高鶴分縣一拆為二，藏書更少，得此挹注，規模更盛，九四全國評估公共圖書館定級中，被評為國家一級圖書館與有榮焉，馮氏泉下有知，自當快慰！

# 南山燕與南宮博

五十年代，香港報紙的副刊盛行「歷史小說」，把歷史人物重新塑造形象，套入現代感情的筆觸描寫古代人物，絲絲入扣，其中一個瘋魔一時的作者「南山燕」，他的原名是「馮明之」，所寫的「李師師」，「趙飛燕」，在新生晚報連載逾年，出單行本也再版多次，直至他死後多年，廣州的出版社也再重印。

馮明之鑽研歷史甚有心得，所以出版過中國文學史，中國戲劇史的專書，也開過書局，編譯社，函授學校與英文班，星加坡馬來亞的教科書很多是他編撰的，筆者曾與他合作過在「麗的呼聲」開個「古往今來」的電視節目，一九七二年「蘭亭花甲」，也跟他舉辦過盛大隆重的紀念活動，四個展覽會，十個雅集，四套印章，兩枚紀念章，七家報館出特刊，遊河船上聯歡，其後出版紀念特刊，盛況空前

另一位「歷史小說」的作家是「南宮博」，原名馬彬，他的作品也名重一時，描繪歷史人物，活現眼前，六十年代盛行的「武俠小說」，可以說是由這些「歷史小說」演變出來的，南山燕與南宮博都已作古，緬懷往事無限追憶．

# 憶徐訏

徐訏，五十年代他的文名很盛，所寫的小說新詩，極受歡迎，尤其是女性讀者，更為傾倒，他的浪漫筆調，引人入勝，記得他有一篇小說，描寫留法學生，窮極無聊，專為法國女人「通經」賺錢，可能是他的夫子自道．

香港中國筆會於一九五五年成立，邀他參加，遭他拒絕，自立門戶，在西青會另組「英文筆會」，那個時候他意氣風發，想要角逐「諾貝爾文學獎」，要仰仗中國筆會有權提名，反轉頭要求入會，可惜他的著作寄去瑞典後，沒有下文，相當失望．

六十年代，忽然間成立「文社」的風氣狂熱，一下子有幾十個文社出現，其中一個「風雨文社」搞得有聲有色．聯合其他六個文社要求我邀請徐訏演講，租了大會堂演講廳兩個鐘頭，怎知小伙子們少不更事，七個文社代表輪流發言，到徐訏上台時祇剩二十分鐘要清場，草草了事，平白賺了一盒朱古力．

## 憶故人

離開了香港兩年，這次回來，跟很多朋友晤面，快慰平生，故人無恙，天大喜事是也！

可是，滄桑變幻，人生難免有生老病死的災劫，因此也有好幾位經已作古，有些在報章上有所報導，傳到加拿大，早已知道噩耗，有些卻待回到香港後始知悉，驚嘆陰陽相隔，欲見無緣，低徊嘆息，回想當年的音容笑貌，不禁唏噓，爰成此篇，以作追憶！

### 黃嗇名

黃嗇名兄是華僑文化版的編輯，早在三十年代加入華僑日報工作，當時他是體育記者，生性好動，聰明活潑，所寫的體育新聞，輕鬆諧趣，出過一本「球國春秋」的單行本，記述當時足球圈裡的人物動態，用小說筆法把當時的球壇之三強形容為三國的「魏，蜀，吳」，各有春秋，他送過一本給我，可惜幾次搬遷，早已不知去向。

他也是「庸社」的創辦人之一，在「庸社」未形成之前，他與吳灞陵，江裕昌等人志同道合，每個星期日（當年報館是有休息星期日的），幾位同好一齊出發郊遊，回來後撰寫遊蹤在華僑日報發表，吸引很多年青讀者的興趣，紛紛要求加入，他們都來者不拒，相約在集合的地點出發，各出各的車資，各帶各的糧水，同去同返，互相照顧，成為沒有型式的團體，既無社址，亦不收社費，只有服務團友，沒有主席首長，一視同仁，沿襲至今，仍是一樣的超然物外，了無拘束，過了十幾年，他漸漸少了參加庸社的旅行，但是他喜歡遊山玩水的習性，一直未改。

他最喜歡去鯉魚門坐艇泛遊港口，垂釣飲酒，因此認識了一位船娘，每次都僱用她的艇，談笑甚歡，成為

「紅顏知己」，這一段情，他也寫過一本書，可惜忘了它的書名，其中旖旎風情款款道來，惹人遐想．

他敬業樂業，加入華僑日報後不曾跳槽他報，接手主編「華僑文化版」後，一直做到他逝世之日，正是「至死方休」！

他極嗜酒，每飯非酒不可，晚年也就因為酒患而要戒飲，他的一個兒子是醫生，非要他戒酒不可，但是自從戒酒後，人卻也意志消沉了，謝絕應酬交際，一九八三年當我要離港去加時，約過他晚飯，他都婉拒，說家裏為他準備了特別的飯菜，非回家晉食不可．

他是「永利威」酒舖的同宗兄弟，就在我公司的隔鄰，所以他每次去永利威探訪兄弟的時候，都會走過來找我聊天，我的公司也有代理天津露酒，因此他來了也可以一同飲酒吃飯，可以說是臭味相投的．

他的筆名「無名」，「悟無生」，頗有禪意，在文化版中常有「文化軟糖」出現，以「文言」撰寫，有時還「駢四驪六」，朗朗可誦，極堪讚賞．

## 黃福鑾

黃福鑾兄是我在「西南中學」的同學，比我年長，高我兩班，但時相過從，尤其他的兄長黃達道，是西南中學的財政，而我則是學生會的司庫，又是「消費合作社」的經理，錢銀來往要跟他接觸，連帶也常與他見面，他的太太關懿輝，也是西南同學，比他先逝，畢業後他升學廣州中山大學，專修歷史，回港後任教大專學院及中文大學，著有「中國通史」，成為權威歷史學家．

黃達道先生日治時期開過一間運輸公司，有船隻來往港澳，辦事處便在干諾道中，我們也時有來往，戰後組織一間教科書出版社，地點在李寶椿大廈，福鑾兄不但為他編寫教科書課本，退休後也擔任出版社的經理，一九八二年間，出版社搬往長沙灣的一幢工業大廈，開幕時同是他們的若干週年紀念，盛開雞尾酒會，我也有去參加，也就是那一次我與他最後一次的見面，不想就此永別！

## 王世昭

我認識王世昭先生也有三十年，一九五五年間，他到過東南亞一帶開展覽會，事後我在曼谷的一個客戶羅武子先生來信叫我撥一筆款項給他，他與趙戒堂一同到我店裏領取，那是我們第一次見面，及後也有幾次撥款，便是他一個人來拿了。

以後，我加入中國筆會，便更常跟他見面，他寫得一筆好字，長有鬍子，自號「鐵髯」，鐵劃銀鉤，氣勢磅礡，可惜我不曾跟他要過墨寶，現在卻謝世了。

中國筆會會長羅香林教授逝世後，王世昭先生也做過會長，他在良友大廈的住所也做過筆會的通訊處。他的收藏很豐，開過多次展覽會，一次在藝術中心開過一個「宮廷團扇展覽」，展出清廷宮女繪畫的團扇百多把，及後那批團扇也為藝術中心收購了，他手上收集的古玉田章等，也有很多珍品。

## 馮康侯

我認識馮康侯先生，是經由李祖佑醫生介紹的，一九六二年間李醫生在港大的校外課程師事馮先生學篆刻，極為用功，曾經刻過一套印章，用十六紐石刻出岳飛的「滿江紅」詞呤印給我，同時也介紹馮先生與我認識。他也曾經寫過一本英文有關印章的小冊子，都是得到馮先生的助力。

全港青年學藝的書法比賽，也請馮先生作評判，每年都費了他不少的心力。

## 謝熙

另一位書法家謝熙老師，認識他逾三十年，他來過聯青社演講書法的竅門，也曾在聯青社與青年會主辦的「文藝獎座」與「文藝座談」中主持過專題講解，也替我的友好寫過不少招牌與對聯。

全港青年學藝比賽每一年的展覽會中，他老人家也不辭跋涉地到來示範表演，他寫過很多本論述書法的著作與字帖。

## 宋郁文

一九三七，三八年間，我在循環日報當記者，便聽過他的名字，前在「循環世界」，小說版「循序錄」，不時也有他的稿件登出，正式跟他認識的是在「成報」以前的新大廈開幕時由勞偉孟先生介紹。他與循環舊同事黎之明兄常時出雙入對，道左相逢，必定寒暄數語，以後在全港青年會學藝比賽大會的群眾場合，見面更多，每年的「錦山文社」三月修禊，都有相遇他的洪鐘大呂高談理論，聲震整架旅遊巴士，從開車到抵達都沒停止過，聽聞他逝世的消息，不禁愕然，何以那把金石震耳的宏聲，會是未及上壽而消逝？

## 黎敏裴

黎先生是一位地圖專家，他可以站在山頭用間尺量度，便繪畫出精確的地圖來，他在星島日報擔任資料室主任，時也是繪畫時事地圖的專人，遇著時局變化或者戰事推展，都是他一演身手的時刻．

他出版過「海光」雜誌，很著重地理介紹的文字，都有地圖解釋，也寫過不少旅遊文章，也附有地圖．

他收集的資料甚多，而且範圍廣博，曾經出示過很多張原版的舊報，四邊加貼厚紙以保持不會破壞。當時他說過一個資料室的主任，應該決定為「終身職業」，貫徹始終，才是最理想的組織，可惜他做了十多年後，也放棄了那個職守，轉業別的工作．

他住在長洲，屋雖不大，卻被所搜集的資料充滿了空間了，人便睡在書堆中．白天，他都到禮利街良友畫報的舊址，寫稿編稿，他的計劃多多，每次遇見我時，都有一番計劃告訴我，但是很多都是理想太大無法實現的事

情，我時常勸他不要太幻覺但是他總堅決地硬要把理想變成事實，鬥志極強，可嘉也．

他自奉甚儉，減衣縮食，這次我回港後，跟友輩談及他的死訊時，有人認為他是缺乏營養而致死，悲哉！

## 胡秩五

胡先生是一位老報人，當我還在讀「西南中學」附屬小學高小的時候，教我寫畫的黎工欣先生便提起過他，說要帶我去見他，可惜不久黎先生便在利源東街被人槍殺了．一九三六年間，我在生活新聞學院唸書，先師關楚璞和侯曜都時常帶我們去工商日報見習，因此認識了胡先生，聽他的循循善誘的說話，深記腦海，還有一位同學馮嘯天，時常為侯曜的小說寫插圖與單行本的封面，最有印象的是他的一本「太平洋上的風雲」，封面所表達的意境既深且遠，侯師還為我們一班同學取得工商晚報副刊的一個版位，聯合寫「接部小說」，輪流每一個人接住寫續稿，也寫得相當吸引讀者，胡先生看到，也頗為欣賞．

一九五二年我在文商學院新聞系讀書時，協助袁和超教授（他以前也是工商日報的編輯，原名袁呂裘）代領同學到工商日報實習時，也時時見胡先生，也在那裏認識了譚達夫先生，請益不少．那個時候工商日報還在德輔道中，參觀他們的印刷機，鑄版前是用鋅紙覆蓋在字盤上，一張一張用膠漿加疊增厚，再用木鎚敲擊成為凹版後加以烘乾，屈成瓦片型（半個圓筒）鑄成鉛版，然後上機，比較其他報館有些特別，別的報館是用牛皮紙版的．

同年，文商校長及巢坤霖先生邀約華僑，工商，星島三大報的主要人物到赤柱他的住所晚飯，我也叨陪末席，胡先生與譚先生都有參與，暢談甚歡，後來胡先生改任社長，潘先生接任為總編輯．

胡先生住在西摩道美麗台，我在羅便臣道，坐十二號車返家時，時常遇到與胡先生同車，每次都寒喧數語，想要多談幾句時卻又不知從何說起！現在，更加連車中相遇也沒有機會了．胡先生得享高齡，「工商日報」停刊前後，他也逝世了！

## 莫輝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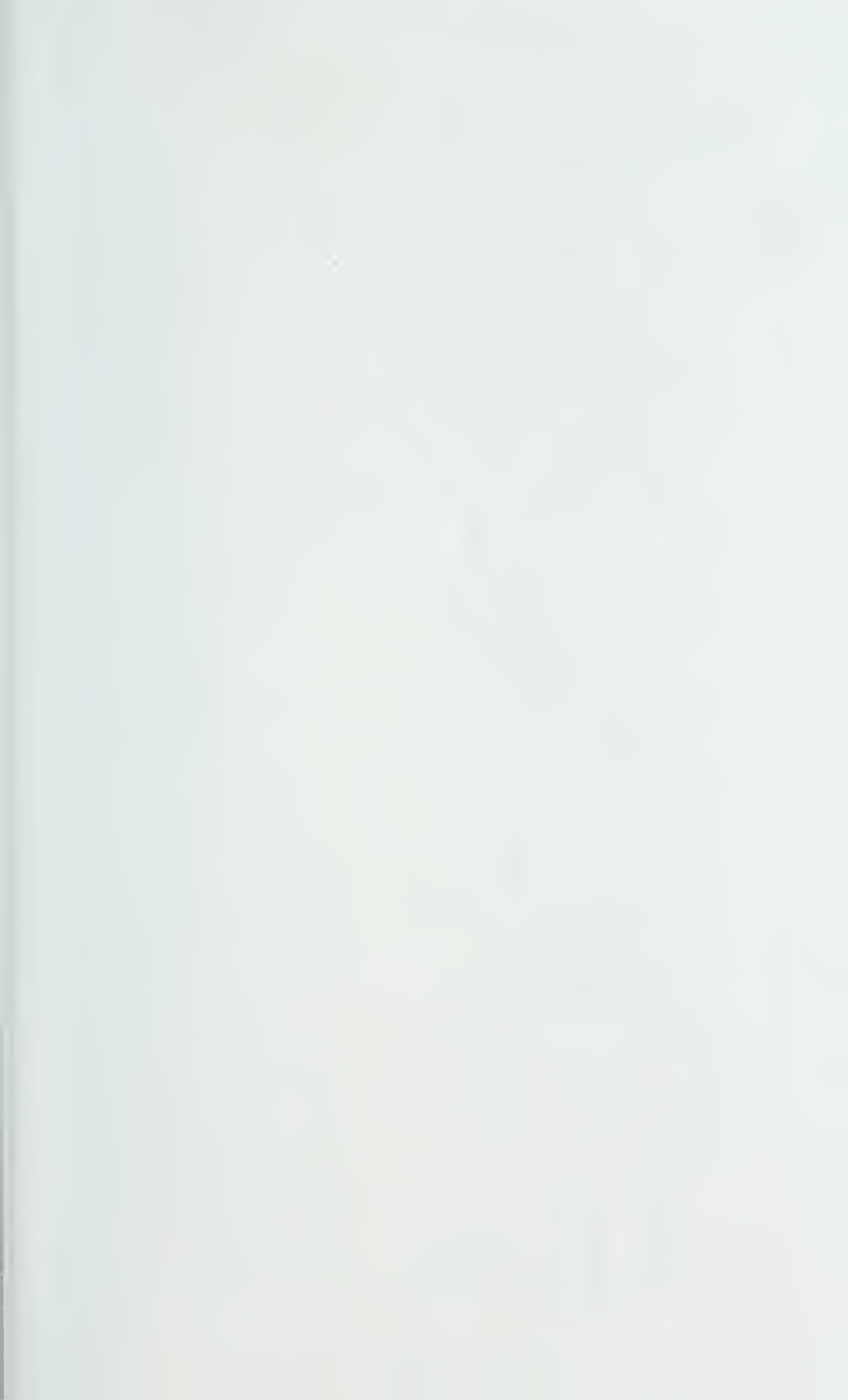
莫兄是報業世家，在認識他之前，我認識了莫冰子（我不大清楚他們之間的關係），由他介紹我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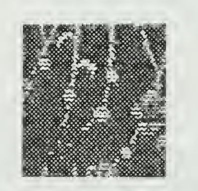
當我在「循環日報」當外勤記者時，也不時與莫兄一同出外工作，時常得到他的指點，與他同時擔任記者時，還有葉乃堅，曹嘯虹，與鄺勢南，常有接觸，也曾為搶新聞而迴避，想起當年幼稚心態不禁大笑！

後來，他擔任採訪主任，港聞編輯，我因為發佈聯青社的消息，不時也有跟他接觸，我擔任聯青社地區總監時，在華商會所邀請過報界朋友一同聚餐介紹與各報社社長及首腦認識時，莫兄也有出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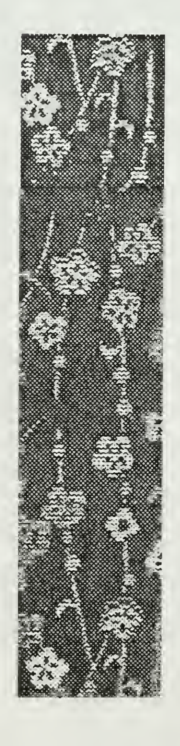
一九八三年我移居加拿大多倫多，也聽說莫兄移居溫哥華，無巧不成話，工商日報一九八四年十一月間停業之後不久，也聽到莫兄謝世的消息，相信他的年齡並不太大，與我相近而已，每念及此，不禁唏噓！







# 趣味篇



# 「富貴花開」與「記名利是」

歲聿云暮，很容易的過了陽曆新年，轉眼間又到陰曆新年了，時至今日，大商行的老板仍然不能免俗的要買一枝「發財花」作為「新春清供」的點綴，尤其是南北行的老細，越發重視這一株象徵未來一年好運程的「富貴花開」，十二月半開始，新界的花園東主便要邀請老細去看花，老細們循例瀏覽一番，大都不置可否，到了二十五過後，才是「短兵相接」的時刻，很多人在「新年大吉」的幾日裡，滿口讚歎大商家的「發財花」怎麼會選擇到這般燦爛繁華，不知道這其中大有文章在內，另有秘訣的！

有人以為年宵花市大喊「合時合時」的「富貴花王」便是寵物，不知道那些大棵兒綑紮起來的枝椏，像是密密麻麻的花朵，其實一拆開來，便變成了疏疏落落，零星落索的樣子，而且不是枝幹散得太開，便是枝幹富有畫意，其學問之高深處，並不亞於現代女士們的講究「插花藝術」的，所以老細們買來了一株花，可能還要再來一株花，可能還要再加修改，削去一些餘枝，才能入目，所以，會講究的老細，決不會去「年宵市場」物色佳品，只不過是應時巡視而已，更不會要午夜過後的「殘貨」。

買到好花的祕訣便是「多」與「選擇」，也許你以為老細買的是一株，其實到了年二十八，他們的天井裡已經選了好幾株珍品等候「選美」，看「新年初一」由誰出場，所以賓客們所能欣賞到的，自然必是佳品，人們也一定讚歎今年老細一定行運，非發大達不可，其他的亞季軍之選，才送到公館裡去陳設。

過去，最受歡迎的是梅花，可是並不易求，「十月先開嶺上梅」，當香港的新春季節，難得佳品，其次便是「吊鐘」，夠壯健的可以一蕚長出十四朵「鐘」，自然有人拍爛手掌，退而求其次，才輪到桃花，近年來，已難得看到好的吊鐘了，還是桃花的世界，桃花也有「雙托」與「單托」的，要是有好枝幹好花頭的「雙托桃花」，燦紅奪目，也自教人激賞。

新年利是，過去的「利是封」都是一模一式的，幾年前，銀行為了配合宣傳，開始印發附有銀行名稱的「利是封」贈送顧客，跟著金飾行百貨公司與一般商店也有了，初時是紙的，漸漸有五彩印刷，繼而是塑膠製的，這種附有記認的利是封，初時是主事人們自已用來巴結主顧，到他們家裡拜年時放下一個，可以分別出誰來過，漸漸卻變成了宣傳品．

於是又有「姓氏利是封」出現了，也是為要表達是誰人所贈的意思，但是究竟還是不好意思寫上全個名字，祇是有姓無名，同是姓黃，不知是那個黃伯的厚禮，也許有一天，發展到印明「黃大萬敬贈」這五個字的，那就更加達到「好名」的目的．

也許你不知道早便已經有「記名利是」的一回事，這玩意兒，我參加過一間商會團體的新年團拜，會董們魚貫而至，商會裡的職員們當然連聲「恭喜發財」，遞茶送煙捧全盒之後，便是會董們掏腰包封利是的時刻，我看看桌上還放有幾枝原子筆，原來他們已經習慣了封好利是之後提起原子筆在封套上寫上自己的名字，甚至有些還寫明裡面的銀數若干，怡然自得的放入擺在桌上的銀盤裡去，看在眼裡，真覺啼笑皆非，輪到我給利是時，隨手在袋裡掏一封丟下去，便掉頭走了！

原來以前試過有些會董們是「大手筆」的，卻被人馮京作馬涼，小職員們背後暗罵那個孤寒佬，也有給人順手抽少的，傳到闊佬耳裡去，認為失威，因為這是一年施惠給小職員的機會，怎能做「冤大頭」，所以竟然玩「記名利是」這一套，看來是尷尬的一回事，可是他們卻絕不面紅的，新年又快要來了，不久又有這「記名利是」的場面出現！

# 巴士客語

在香港搭了幾十年的巴士，真個是身經百戰，歷經滄桑。以前的巴士沒有「電動鐵閘」的，搭客到站時可以未到站先跳落車，也有車已開動，趕緊急步跳上車的特技表演；巴士也有頭等與三等之分，車頭是頭等，收一毫子，車尾是三等，收五個仙，香港只有「高層」與「低層」的兩個社會，所以只有「頭等」，「三等」而沒有「二等」的，不信可以電車與渡海小輪為例，不過，近年來，「頭等」的依然屹立不動，「三等」的卻漸漸昇為「二等」了，至於原有的「三等」呢？不知去向！

一架巴士，操縱在司機與賣票員之手，有時脾氣好，也有「嘴甜舌滑」的賣票大佬，我就見過一個逢人客遞錢給他買票的時候，都換來了一句「多謝」，客人落車時，他口裡不停的叫著「慢慢好聲」，客人落完了，又說聲「請請」，然後又對等著上車的搭客說：「唔該上車啦」，遇著老的嫩的還把他（她）參扶起．我也見過一位賣票員，也許他平時在車上生活沒有多少人跟他談話的緣故，一邊行車一邊與客人搭訕，「先生，今天真熱呀，將近三十度，你重著毛衫」，或者人家在討論球經的時候，他也加一把嘴進去，從上車到落車，一直見他沒有停過口，真是一個交際專家的樣子．

當然也有臭脾氣的，或許他昨夜打輸了麻雀，今天要找客人們出氣，明是車裡還有「企位」，卻也一腳當關，不讓客人上車，乖巧的小學生，卻會從他的腳下溜了上去，也有口裡嚷個不停的，「買飛，買飛」與「跟住，快啦」，跟本他就逢站必叫，懶得用眼去望一望，是否有「跟住」與「快啦」的．或者又把「剪票鉗」不停的敲響，左彈右舞，一不小心碰到搭客的頭上，不是他故意的要打你，順手之誤，有什麼辦法？只有認倒霉而已！

在賣票員的催促之下，每每在前邊上車的人的「腳跟」，會踢到後上者的「足脛」去，而急忙要落的人與急忙要上的人，「下巴」與「額頭」也常時接吻，碰個正著，不由得不「唉」兩聲齊響的！

短途搭車，千祈要事先選擇，譬如說從「急庇利街」的總站要去「天星碼頭」，千萬不要闊佬坐「三號車」，因為到了統一碼頭，便已滿座掛起紅牌，「篤篤」兩聲，司機大佬一開車便朝向內檔，靠欄前進，到你要叫落車時，那馬兒已經過「大石鼓」，起碼便要把騎師送到「纜車站」，那個時候，你便更慘，要落車通過行人隧道轉到花園道才能搭車返回碼頭，碰上下班時刻，不要說搭巴士困難，連找架的士也無交易！

其實就算賣票大佬給你「打鐘」，司機大佬也懶得理會，要從內檔轉回外檔就夠辛苦，是你自己不識相，可能在「纜車站」落了車後，還要換來一句冷嘲呢！如果你搭一毫子分段一號或二號，較為保險，不過有些賣票員對搭短程的顧客，你雖幫襯，他卻不歡迎，會嘲笑你是「跛腳」，或是「軟骨」的．

我也見過搭分段氣死賣票員的，九龍巴士取消分段制度不久之時（現在的巴士車站牌，掇拾著滿佈河邊的貝殼，雙槳追逐陣陣漣漪的水波依然還有分段的字樣沒有撤消），一個老太婆硬要買一毫分段的票，賣票員千般解釋，她不管，大聲夾惡說賣票員搵笨，說她從來坐咁遠，都是一毫子的，「想蝦伯爺婆也」，賣票員無可奈何，賠一毫子打票給他息事寧人算了．

遇著車廂零落，每個站只不過上一兩個客的，他們的術語是「拾死鴨」；遇著賣票員想司機飛站時，叫做「唔要波」或者「踢茅波」；橫豎塞車到站誤點，不如更行慢一點，到站後可以少行一轉的，叫做「攤牌」；遇著開快車，叫他做「開飛機」；遇著開慢車的則是「蟻王」；搭客慢條斯理，上車或落車好整以暇，贈送他們一個「石狗公」，以洩餘憤．

# 上等人家

長篇話劇裏，司馬華龍形容他們的家是一主「上等人家」，廣東人對「上等人家」這名詞，也有另一個解釋．所謂「有當有贖，上等之人；有當無贖，中等之人，無當無贖，下等人也」．所以我們的主角賈博士，自稱他的家庭是「上等人家」，也就是因為「有當有贖」的緣故，他家裏佈置得堂哉皇哉，滿牆地毯，新款梳化，身歷聲電唱機，坐地彩色電視機，鋼琴一應俱全，雖則鋼琴雖設而無人去彈，內裏斷了彈簧又走音，可是外表看來打抹得光可照人，沒有人知道它是「外強中乾」的，就使他的「博士銜」可能也是用錢買來的，究竟是什麼學科的博士，連他自己也忘記了．當頒發這個「博士銜」時，主持人是怎樣說法的，只是因為他的名片上印有「博士」的字眼，人家也就順口稱呼他，他也微笑的接受了！

要說他是從事那種行業，連他自己也說不出，但是社會上很多事情，都有他的份兒似的，今天這裏開會，明天那裏演講，日間剪綵開幕，夜裏應酬飲宴而無日不忙，無時不忙，在路上總看見他挾著公事包，匆匆而過，逢人打個招呼，這麼「哈嚕」，那邊「喂」！一路行來一路都有「點頭」機會．

家裏雖然是夫妻倆，再加上一兒一女而已，但是卻有三個工人，都上了年紀的，人家以為他闊氣，其實那三位卻是「工人皇帝」，辭也辭不走的，因為主人欠他們每個人的錢起碼在港幣三千元以上．因為這些年來，主人夫婦都有「急時抱佛腳」的時刻，要問女工人「度水應急」，日積月累，傭人變成了大債主．所以要趕也趕不去，如果要「炒尤魚」的話，先清舊欠就不得了，所以祇可以「共存共榮」，輕易不敢得罪這三位老人家．

好在「爛船也有三分釘」，屋裏還有不少古董，首飾，名畫，衣物，有時可以應急．不過我們的「博士」不能出面，只好靠傭人拿去「舉獅觀圖」，到女傭人榮升為債主時，便使喚不動了，要勞動公子出馬，以前是不用身份證也可以「上當」的，但是年齡太小也不時會被「朝奉」拒絕，弄到公子有時也會鬧別扭的不肯去．自從一九

七零年四月港府警務處頒佈法令，要憑身份證才能當物，便只好由太太親自出馬，好在「博士」雖然是名流，而太太卻沒有多大人認識，算是「患難夫妻」，應該捱這義氣，漸漸卻也厭煩了．恰好有一位窮外甥失業投奔他的家裏住宿，於是這個「有當有贖」的差事，正好落在這個窮外甥身上．

說起來也奇怪，當票上的字固然另有它的一格，好像拜同一個師傅傳下來的，筆走龍蛇，亂草一堆．「新做」的頂好西裝硬說是「舊衣」，逢貨必「次」，有物皆「舊」，最慘的是拿來張張當票，都是「喪家狗」的樣子，必定是粗糙的黃紙，（就算是白紙也透「黃」），印的必是「藍」字，何以不曾有人發明過用白紙印「紅」字，好得給「當家」沖喜一下的，偏偏要像「藍燈籠」般的「哀霎氣」？藥材舖平時用白紙包藥，到過年時也會用紅紙替代，但是「當舖」卻不管這一套．

不知何故？當票上沒有寫明利息多少？即使寫了，那些筆走龍蛇，亂草一堆的字，也是看得不懂的，祇是憑著口頭交易，到「贖當」時任由取決．

# 人鼠之間

「昨天，今天，明天」這部片子，裏面所講的是「瘟疫」，以前未換名的時候，也是用這兩個字作為片名，一場瘟疫的橫行，便死得人多！是多麼慘烈的景象．

在香港，也確曾遭受過一場嚴重的瘟疫洗劫，那是一八九四年的五月，死亡的人數竟達五千餘人，震動了整個世界，據說開始是從雲南傳來，一八九三年傳至北海，一八九四年正月則傳到廣州，廣州遭禍的超過十萬人，五月傳到香港．

那個時候受禍最烈的是現在的「卜公花園」與附近普慶坊太平山街一帶．原來「卜花公園」的所在地，是房屋鱗毗的住宅區，中上階級的聚居地，鉅紳大賈的華府，也是在附近的儒林台，居賢坊．鼠疫傳播，忽然家家戶戶都有人染了疫症，無法控制，只好把這一區的房屋拆卸，救死扶傷，遷徙居民，留下這一幅空地，也不再蓋房子，而成為今日的「卜公花園」，可惜卻還沒有「花」而已！

從那個時候起，便定下了「洗太平地」與「硫磺薫屋」的辦法，每年規定四次輪流在全港各街道的房屋裏外徹底的清潔一番，潔淨局在街上設置長槽型的水桶，放置消毒藥水，住宅內的床板，一律拆出來往藥水裡浸一次，分發老鼠藥與臭水供給每一住戶放置在老鼠可到之處與污穢的場所，那些工作是「老鼠王」的職務，「衛生幫辦」要每一住戶加以巡視，如果發現有不夠清潔的地方，責令從新清理，再度複查，直至滿意為止，又規定每一住宅一年最少要掃一次灰水，這種制度，一直保持到一九六四年香港嚴重水荒，每四天才有四小時自來水為止．現在，也成為歷史名詞，也許有人不曉得「洗太平地」這個名詞了．

一八九五年，政府鼓勵捕鼠，每捕獲一頭老鼠可得賞金兩個仙，及後又再加價至五個仙，竟然有人為貪圖賞金而從別處運來老鼠領獎的，不久也就取消這種懸賞的辦法，改在路旁的電燈柱上設「老鼠箱」，著令居民捉到

了老鼠把牠淹死在箱內的火油裡，每天由「老鼠王」去檢拾毀滅，因為電燈柱高，老鼠箱掛在低處，形成了一高一低的形態，所以曾經風行過一時，諷刺一高一矮的拍拖男女為「電燈杉掛老鼠箱」，現在卻不見有人這麼刻薄了．

一九五三年發生過女傭倒垃圾時給垃圾桶裡走出來的一頭老鼠咬傷了手指的新聞．也曾發生過老鼠咬死出生不久的嬰兒的事情．一件更使人啼笑皆非的，是一個導演要拍一個「群鼠竄動」的特寫境頭，叫劇務去找一大群老鼠回來，怎知才叫完了「開麥啦」，群鼠走個清光，就躲在片場的各個角落裡，無法捉回，從此那片場裡的佈景道具以至服裝室便遭殃了．

今日的鼠疫，在香港來說，已不當為一回事，但是即如影片中所暗示的，如果發作起來也幾得人驚！痛定思痛，我們應該要懂得怎樣自處，去應付未來可能發生的事物！防範於未然．

# 萬博歸來

今年香港人的時髦玩意，應該算是到日本參觀萬國博覽會了。

道左相逢，不時會聽見停在路上對談的人們說及他剛從萬博歸來，滔滔不絕的炫耀他的架勢史，因為認識了一位在銀行單位做事的朋友，他不但有辦法不用排隊便進入了「香港館」，而且還可以打一個電話便可叫蘇聯館的管理員到「蘇聯館」的後門相候，於是你可以省了一個多鐘頭的「排龍時間」，不費吹灰之力便可以進入「非遊不可」的蘇聯館了。

又有人誇口他受了香港館館長的特別招待，還在香港館餐廳裡享受了一頓豐盛的酒菜，其他的參觀群，最多是吃蝦餃燒賣而已！

又有人說他是「三菱貴賓」，所以在「三菱館」內被看作皇帝一般款待，不但有「電動的士」代步，而且不必費一天的功夫便看到了人家要花三天還沒法看得全的東西，因為有專人為他特別安排也。

有兩三個星期沒有見過面的朋友，他也會很自然的說：「上個星期去了日本參觀博覽會，前天才回來」，大勢所趨，好像沒去過「萬博」，便不足以為香港人的樣子！

酒席上不能祇有「雞鮑翅」而沒有其他酒菜，即如去「萬博」一樣，同時也必定旅行一下東京大阪與神戶，於是話題更多了，旅行日本離不開女人，阿茂說他艷福無邊，遇到了天字第一號的日本靚女，陪他到處去玩，同行同宿；阿壽又說遇到了多情的女詩人，阿福又說看到了最徹底的脫衣舞，說得口沫橫飛！

更妙的有些根本沒去過的，他也有自己在萬博會裡拍的彩色照片，原來有一位攝影家，他弄回來幾張「萬博」的彩色菲林，有「太陽神塔」，也有「香港館的風帆下」，也有「中國館」的「鳳來儀」，祇要你交給他一張全身彩色照，他便會在「黑房裡」做功夫，放一張「你身在萬博中」的照片給你，於是你又可以誇誇其談的作為「萬

博歸來」的英雄漢．

有人把這些照片給我看，破綻便是那個美國小孩子的「活動佈景」累事，怎麼會每一個人拍的時候都有那個美國小孩子在場，給我那麼一指，他才省起把那小孩子的影象裁去．

現在雖然「萬博」已經功德圓滿了，人們也不會再把那句「我也會去」的口頭蟬掛在嘴邊，可是要拍一張「身在萬博」的照片卻還來得及！

# 小題大做

當我寫那篇「昨天，今天，明天」的「香江情趣」談及到足球圈的昨天而提及「兩華大戰」球場裏勸告球員球迷不要激動的標語時，驟然失了記憶力，搜索枯腸，怎也記不起那句話是如何說法，心裏越急越想不出，於是祇好擱起筆，馬上打一個電話到「悟無生」黃嵒名先生家裏去，以為一問便有解答，他現在雖然是編「文化版」，三十年前卻是名體育記者，寫有一本「球國春秋」，也曾送我一本，可是幾次搬家，我都不知給「珍藏」到什麼地方去了，他對於足球界的舊事，瞭如指掌，相信可以為我解窘的．

怎知一連打了幾次，對方都說沒有姓黃的，可是號碼卻沒有撥錯，大概是換了吧，於是祇好打去報館問，白天裏祇有電話小姐應對，她堅決不肯透露編輯先生家裏的電話號碼，這也難怪，因為她不知道我是什麼用意，也許要向他借錢，說不定是打單，勒索，綁票，所以她只有一句說話：「我唔知」，無法之中只好找他們營業部的一位郭先生，才問出一個新號碼來，跟他通了電話，可惜他也自認「年紀老邁，記憶衰退」沒法記得起，要他翻翻他的大作「球國春秋」，他自己卻連保留一本也沒有，叫我問球王李惠堂去．

李惠堂我雖認識，恐怕他卻忘記了我，與其要費唇舌解釋，不如找佛爺黎兆榮，怎知找了好幾個地方也找不著，於是又想起「球場舊侶」賴端甫來，他的兒子曾是我的女兒的學生，以為這一段關係，也許找出個端倪來，怎料左查右查，也沒法子找到他通話．

忽然黃嵒名先生的電話來了，我還以為他翻到案底，給我一個快訊，可是並非如此，而是指示我「南華六十週年會慶」有一個歷史文獻展覽會，叫我去找那些陳列的資料，相信可以找到的，於是，我立即披衣下樓，連忙趕了的士上「加山」，到步才知這展覽會還沒有開幕，要明天才開始，既然一場來到，也想打聽一下，看看有無收穫，怎知「十扣柴扉九不開」沒有一個人可以問出頭緒來，祇好敗興而返，執起筆來，繼續寫下：「警惕不要

煮荳燃荳箕，傷殘骨肉的意思，可惜我一時忘記了」作為交代．

死心不息，始終給我找到了那四句話了，原來是：「中華與南華，彼此如一家，冷靜觀球藝，毋須喊炒蝦」！而且不是標貼在柱上的「那個時候還是搭竹棚的看台」，而是每一句寫在一塊木牌上，叫工役們抬著朝向觀眾的方面，四人一隊，緩慢地巡行數週，這四句「金石良言」，每年的「兩華大戰」的場合裏都用得著，第一次使用則在一九三四年十月二十八日在加路連山道由球場那一役開始．朋友知道了我為這一件事而如此奔波，有些人還冷嘲熱諷地說我是「小題大做」，我卻認為對事情有交代，樂得「心安理得」，毀譽由人好了．

其實「小題大做」的事多著呢，也許你看過一部粵語片「豪門夜宴」裏面的吳楚帆吧，他為了要擺排場充闊綽，忽然要為餓得骨瘦如柴的老太爺「留鬚宴客」．一次又為「廁所裝冷氣」而大宴嘉賓！

# 男女，男男，女女，男女

何老大也算是「好命水」之人也，他膝下有八個孩子，雖然數量上不能比得上「狄娜與我」節目中出鏡的毛文達居士伉儷那麼多，毛文達居士一個太太生了十七個孩子．

但是，他雖然是八個而已，卻是懂得生的能手，四男四女，賦得兩個「好」字，不但如此，而且還排列次序精彩：男女，男男，女女，男女，尤其難得者，是他（她）們之間的距離也大有研究，第一個男與第一女相隔兩年，第二個男與第三個男相差三歲，第二個女與第三個女竟然是同一年出生，卻不是孖生，一個在年頭，一個在年尾，那是照陰曆計算，因為潤年有十三個月，一個在正月出生，一個在十二月跟著來，第四個男與第四女又是相差兩年，連珠炮的生養了下來，不費十五年功夫，便完成了「傳宗接代」的大任！

何先生常對人說：人生的幾大責任：娶老婆，掙錢，生兒子，教育成材，要是這四個階段都完成了，便是於願已足，死而瞑目，到如今，老婆當然是娶了，如果沒有老婆，那來這八個孩子，錢也算是掙過了，孩子八個之外，還有兩門媳婦，三個孫子，一個女婿，大孩子已經三十歲有多，「最小偏憐女」也有十八年華，再過幾年功夫，教育成材的仔肩也該可以放下了！

但是，何太卻漸漸感到寂寞了，因為「仔大仔世界」，「女人」又是「女世界」，如今，一個兒子在美國，一個兒子在加拿大，一個兒子在曼谷，一個在澳洲，女兒嫁去新加坡，媳婦孫兒有些在外國，有些不是住在一起，剩下三個女兒在身邊，返工上學，又要拍拖游水，幾難有聚在一起的機會，所以雖然說是有八個之多，卻仍有太少之感！

丈夫對太太說，既然嫌少，那麼再來八個如何？這一次的排列要男女男女男女男女，梅花間竹，決不相淆，丈夫說得輕鬆，太太大皺眉頭，現在是什麼世界？「漲價世界」也，要是每個孩子沒有「二十萬銀」在手，決不

生也！這麼一計，那還得了，二八一十六，先要儲備港幣一百六十萬，中一張頭獎馬票還不夠！那能？
又再計算一下，現在已經行年五十出頭，就算太太一樣有「十五年抱八」的本事，最後一個出世時也要在六十五歲了！等得她（一定是女的）教育成材時，那有不（骨頭打鼓）之理？想落自然「不敢制」！
沒有孫兒在身邊時感到寂寞，有一天三個孫兒都來齊時卻鬧得天翻地覆，孫兒返家後，留下來的戰跡斑斑！電視機貼上「水印紙」，電唱機給刮花了幾條紋，糖果紙盒香口膠包裹紙碎撒得滿地都是，要清理了兩天才得乾淨！

再想起當年事，一年抱兩被人稱讚是「好命婆」，可是碰到「頭燒身熱」時真個夠你煩，最緊張的時候是「三年八個月」的捱木署粉時期，一哭最少五個一齊來，要是出水痘，流行性感冒，真有「福無重至，禍不單行」之感！

越想越怕！怕怕！不要搞我！寧願寂寞，好在有「麗的映聲」消遣，還有「武俠小說」可看，再也不敢為「多福多壽多男子」設想！甘讓毛文達居士第一便了！

# 步步高陞

雄仔未夠十八歲，便冒充大人們參加「快的啦」節目，憑他的急才與敏捷的動作居然撈到了「台主」，一心以為「得左」，可是下一次因提供不出成人證據來，衹好自動退休，到他夠資格參加「先生俱樂部」時，那個節目卻已收檔。

他也可以算得是「麗的」健將，以前參加過「校際常識問答」，也參加過「朗誦比賽」，「戲劇比賽」，雖然不是冠軍人物，卻也算是「出過鏡」！

正因他得過甜頭的緣故，所以從不放過填寫申請表格的機會，不論「砌圖遊戲」，「我是偵探」，「泵波拿」，「金玉滿堂」，「與眾同樂」，「狄娜與我」，「群星會」，「玉泉美點」，「聲寶夜總會」，甚至「快樂生辰」，如果黎婉玲姐姐，加明叔叔肯接受佢玩的話，他也總不放過這個權利，要是「閨秀手冊」他也可以參加的話，他也會爭著去。

「小小樂園」也是他從來不放過的節目，可以見得他的「童心雄壯」，他曾好幾次對人怨恨說：「我這麼有耐心的看這個節目，次次都對著趙淑貞姐姐的面，可是她望「魔鏡，魔鏡」的時候卻從來都沒聽見過她叫我的名字」！如果有一天，趙姐姐真個會說一聲「雄仔啊，我都睇見你」，那他就樂死了！

雄仔有祖父母在堂，所以老人家急急要為他成家立室，好得早日完成五外代同堂的願望，於是到處為他物色佳麗，雄仔聽見有這聲氣，自己已經先行部署一切，就在那次他手揮目送，得心應手居然撈到「台主」的「快的啦」節目中龍影要他用十塊錢去換一個紅色的襟花時，一個嬌滴滴的小姐從最後一行奔跑下來，要交紅襟花給他，一個不留神，幾乎跌倒，好在撲在雄仔身上，不致捽地，可是雄仔急忙裡卻踏了她一腳，所以節目過後，他連忙找她道歉，不料因為這一次的見面，竟然成了蜜友，從此拍拖，睇戲，游水，旅行，上夜總會，儼然一對小情人了。

不消幾個月功夫，雄仔說服了長輩首肯，居然成為「有家室的人」，雙雙渡蜜月，「環遊世界」去了！

# 厭舊喜新

匆匆又過了新年，送了走「狗」的當權派迎接來「豬」的新「歲君」，歲尾年頭，自有一番暢論新人舊物的話題可資談助，但是人的劣根性是至死難改的，都有厭舊喜新的「惡」心，翻翻庚戌年頭的應時文章，何嘗不是大捧「狗老爺」的場，說牠是多麼的忠誠可靠，刻苦耐勞，是人類的最好朋友，稱兄道弟，猛拍膊頭認老友而那隻衰雞，病雞，鐘瘟雞，老早就該走頭似的，不謂「言猶在耳」，曾幾何時，這「狗老爺」又輪到牠失勢的時候，於是大家都爭著為「豬大哥」捧場，猛拉相好之餘，竟然又打起落水狗與趕狗入窮巷的大數「狗」的不是！可能在狗眼與豬眼中所看的「人」，是多麼的卑污無恥的！

正因為「人」是萬物之靈的緣故，所以「反口覆舌」的本領最高強，「強詞奪理」的功夫也最本事，拗橫折曲無所不能，因此最吉利的說話可以曲解為最凶惡的諷刺，即如年初三晚上「金玉滿堂」裏的趣劇一樣，陳麗雲，戴偉光，袁報華與羅蘭四個人鬥「毒」，一個祝賀她半夜裏「龍馬精神」，便是「睹場失意」，一個祝他「百子千孫」，是「愈生愈少」的意思，表面上是「善頌善禱」，骨子裏卻是「滿口陰毒」．

以前有一個這樣的故事，初二開年拜地主，燒肉一定要搭有「豬脷」，以求「有利」的口彩，怎知貓兒唔生性，一口把那「豬脷」啣去了，小伙記發覺大驚失色，連忙跑到老板娘面前大嚷：「不好了，唔見脷」，老板娘立刻喝止他；要他吐口水說過，要說「唔見蝕」，即是不會蝕本的意思，小伙記緊記在心，一會兒卻發現貓兒不對胃口把「豬脷」拋棄在地，小伙記連忙拾了回來，奔跑到老板娘面前大嚷：「好啦，搵到蝕」，老板娘一聽見了鳳眼圓睜，驀然賞他一巴掌，把小伙記打得莫明其妙，摸摸發紅的面頰，才知道老板娘打得道理！

伙記新上工，總覺得新老板是好人，頓然感覺到「良臣得事明主，良禽得棲喬木」般的安慰，可是打了一個時期的工，不管是給事頭炒了魷魚，抑或是炒事頭魷魚，一樣會唱衰事頭刻薄成家，理無久享的！

主婦換了女工人，一定會發現舊工人，諸多錯處，爐鍋污垢厚積，廚下垃圾成籮，樣樣都是罪大惡極的，看新請來的工人，乾淨俐落，精乖伶俐，用了幾個月，又發現她的諸多弊病，不但打斧頭犀利，而且偷懶竅門精通，所以要去之而後快！

新婦新抱都是乖的，晚上「早抖」，斟茶奉煙，千依百順的樣子，怎料婆媳之間相處還不夠半個年頭，少奶便會遊說少爺搬出去自立門戶，以免看見「老鬼眼冤」．人性之可怕，每每如此！能不悲哉！

有些老公舊了要想換新的，也有些老婆越老越不可愛的，也想辦法換個新的，從這個念頭開始，所以，天下越來越亂，非無因也！

人們在地球之住得不夠刺激了，所以才想到要去月球闖世界，也未嘗不是看厭了地球的面孔的緣故，一旦發現月球也不過是「潮州柑皮」一般的樣貌時，也許去「厭」不遠了！

# 不重生男重生女

一位心水清的「電視迷」朋友告訴我：他統計過一個星期內在「麗的映聲」中文台的「真人表演」節目之中包括「健身操」，「買賣服務」，「金日菜譜」，「插花藝術」和「小小樂園」，「衛生與健康」，「長篇話劇」，「世界新聞」，「天氣報告」，「與眾同樂」，「麗的歌壇」，「群星會」，「英語教授」，「國語教授」，「新聞摘要」，「校際問答比賽」，「銀色新聞」，「山水之歌」，「曲中情」，「步步高陞」，「學以致用」，「大頭仔」，「烹飪大全」，「聲寶夜總會」，「王老五」，「閨秀手冊」，「輕歌曼舞」，「賽馬錦囊」，「金玉滿堂」，「名畫與畫家」，「晉福音樂會」，「我是偵探」，「賽馬結果」，「快的啦」，「家庭烹飪」，「快樂生辰」，「狄娜與我」，「新聞透視」在內，男性的「出鏡」人次百份比是二十六點七，女性的百分比是七十二點三，還有百份之一是「中性的」，因為在那個星期裏，既有女藝員反串男角的，也有男藝員反串女角的，同時聲明「大頭角」的計算方法是以出場角色所扮演的性別計算，因此，他肯定的下一個斷語：「不重生男重生女」！

甚至，他舉「閨秀手冊」為例，時常是清一色的「女性」出鏡，「健身操」也是如此，當然也有清一色是男人出鏡的，譬如「衛生與健康」，「學以致用」，「名畫與畫家」，以至「新聞透視」，不過大都是「擎天一柱」，寡不敵眾，同時也何嘗沒有全女班的「插花藝術」與「烹飪節目」，足以相抵，至於一男一女的搭擋，祇可拉個「和過」而已！

事實上，今時今日，女人找職業也是比男人容易得多，一個中學畢業生，同是到「寫字樓」求職，女的容易獲取職位，祇要妳肯做一個「打字妹」，東家不打打西家，「騎牛搵馬」，機會仍多，要是想做一個「打字男」，那就「難上難」了！

再說，「打住家工」的收入，往往比「事頭婆」去「坐寫字樓」勝得多，現在更盛行了「時間女傭」，一個伙

記服侍幾個「事頭」，收入更加像「豬籠入水」，徙置區裏一家人倘有四個「千金」，分別進入原子粒收音機廠，假髮廠，毛衫廠工作．一日的收入有二十塊錢還嫌少，要找更多錢賺的一家，過千閒閒地，所以她們的家裏不但全部「電器化」俱全，還可以在外邊買樓收租，買股票，貸款收息，要是有四個「公子」的話，卻還沒有這般輕鬆也．

深水埗一位五金廠的老板週身「外父相」，他的太太也是「宜女型」，所以一生便生了九個女，日盼夜望到了第十個才是「男」的，自我安慰是「九龍吐珠」，怎知跟著還再來三個女，變了「十二星辰伴太陽」，人家替他難過，他卻泰然自若，認為生得「仔」多又如何，好仔壞仔都是命生成的，如果生了「衰仔」，就夠激氣，卻又無從揀擇，但是「女婿」便不相同，你可以在全香港的一百幾十萬適齡男仔中選擇你的女婿，不好的不擇，就算「半子」，也等於半打，豈不更妙？

所以說，與其生「男」，何如生「女」！

# 難如難兄難弟

一再在螢光幕上預告片段的粵語長片「難兄難弟」終於播映了！果然不俗，雖然未必一定得「金像獎」，（假如香港也有「奧斯卡金像獎」的話），卻也算是「難得」的好片！

說老實話，一般的粵語片都難得評上一個「好」字，這由謝賢，胡楓，南紅，江雪主演的「難兄難弟」，已經「難得幾回看」的了，故事是說謝賢與胡楓是兩個患難朋友，同撈同煲同樣潦倒，吊兒郎當，大家有一個口頭禪「有福同享，有禍同當」，難得的是有那麼好的包租公湯劍廷與包租婆李月清，寧願自己睡廳也租房給沒有租交的顧客，欠租一樣請食飯，在香港很「難找」！編劇夠天真，難得如他的理想！

兩個難兄難弟找的愛人同是南紅，南紅又有未婚夫，難兄難弟籌集鉅資為南紅匯給未婚夫醫病，「難得」之至，結局未婚夫不治而死了，「難兄難弟」同擁一個戀人，如何可以「同享」？好在半途殺出一個江雪來，於是「雙雙對對咯」，結合兩對患難夫妻，故事雖然「俗套」，導演手法甚佳，像這樣「難得」的好片，實有儘速重播的價值，太太對粵語長片的印象相當深，據說此片以前確是未曾映過，那麼更該重映．

有道「金蘭兄弟更勝同胞骨肉」，看這對不是同胞的難兄難弟，比較長篇話劇姊弟爭產的「鬩牆恨」可以信焉！幾許骨肉相殘，為了銅臭，幾許「聽婦言，乖骨肉」，演變成為深仇大恨，不及黃泉無相見也！

倒不如哥哥寫信叫弟弟買鞋的一封信，把「鞋」字寫別了「難」字，哥哥的腳跟弟弟一樣大小，於是寫上「兄難如弟難」，好在那個「難弟」倒也「難得」有那般聰明，知道「難兄」的意思卒買了「難」寄去．

記得開蒙讀私塾時，已故盧湘父老師教我背誦兩首「兄弟詩」，一首是：「同氣連枝各自榮，些些言語莫傷情，一回相見一回老，難得幾時為弟兄」；另一首則是：「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這兩首詩確是至理明言，一經入腦，歷時幾十年，一字不忘！謹以轉贈天下的兄兄弟

弟，有空閒時不妨唸唸，教孩子們朗朗上口，益處無窮！乃子乃孫，記得住這兩首詩，包保沒有骨肉相殘的事情發生。

一路寫了這麼多的「難」字，難保字房的「難」字不夠派用場，所以特別提前發稿，好讓字房連夜「趕鑄」，才免得印出來時開了天窗！

# 麻雀博士

麗的電視「群星會」節目中，黃霑與李香琴訪問一位製造麻雀牌專家的榻先生，透露香港每年外銷的麻雀牌為數不少，而且外國人玩的麻雀牌還有不同的設計，好像「中發白」以不同顏色的「青龍」，「紅龍」，「黃龍」作為代替，又有專為「豎牌」而設的「牌架」，又有牌角刻上阿拉伯數字以使外國人一目了然，跟著還有「刻牌師傅」表演「快刀」的神技，不必先在牌面上寫字繪圖便可以熟練地「信手刻來都成筒索」的妙手．

談起麻雀，我便想起我的一個好世姪，他在香港讀書不成，憤而前赴美國留學，因為程度上的差距，當然不能夠名正言順的進入「耶魯」與「哈佛」，因此祇能找一間「中學」藏身，不過，他到了美國之後，也就醒覺了發奮做人的道理，盡量地不需要倚靠香港的經濟負擔，也許就是多得他的「家學淵源」的緣故，從小便從母親的懷抱裏學會了玩麻雀的技巧，八九歲的時候，居然可以在「麻雀檯」上與世叔世伯們分庭抗禮．

因此，他靈機一觸，竟然給他想到一個賺錢的方法，在報上的小廣告欄裏刊出「麻雀教授」的銜頭來，果然「立雪程門」的紛至沓來，於是分班與個別教授的，竟然像開學店的樣子，於是不但「活學活用」，而且鼓勵學生們勤於「實習」，他也就從旁督導，有時要出幾下「怪招」，不但吸引學生們要謀求深造之道，而且也從中贏點「外快」，此外又兼營麻雀牌的售賣，接了定單從香港直接由包裹寄給買家，其利不薄．

再進一步，他時時聽見好些自以為「聰明蓋世」的美國佬，拾人牙慧講一些東方人的風俗習慣，便自詡為「中國通」專家，他覷準了這「自大狂」的弱點，因此他又想出一個教美國佬唸唐詩的課程來，他在報上登出這個「教唐詩」的廣告後，也就「其門如市」．

首先，他選了幾首最淺白的「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舉頭望明月，低頭思故鄉」與「少小離家老大回，鄉音無改鬢毛催，兒童相見不相識，笑問客從何處來」的兩首，把它分別註上粵語與國語的英文字母，先教學生

唸，再教學生解，有些更要求他教寫的，所以，好些從美國來香港渡假的大亨，當給主人們請到香港吃海鮮的時候，他居然用粵語賣弄起唸唐詩的把戲，把主人們驚喜得拍案叫絕，原來便是他的高足．

他念念不忘麻雀帶給他的好運氣，所以他下了一個宏願，有一天進了大學考博士論文時，一定發揚這東方文化—麻雀經，用他心得爭取一個「麻雀博士」來．

另外，一個自號「麻雀博士」的，他膽敢說以賭麻雀為主，一家衣食，自己的三茶兩飯，都是從麻雀裏賺來的，平時是交際應酬的「打」，要是沒「腳」可「湊」的時候，索性到「麻雀學校」裏去授課，任何級數他都可以「戰腳」，大有大收，小有小殺，從來很少失手的，這些「束脩」所入，也就可以「衣食無憂」了，他那一大套的理論技術與豐富的作戰經驗，新舊五花八門的章法，確實可以寫成一部「麻雀大全」，祇可惜他祇能「述」而「不作」，有人願意為他執筆，他卻懶得撥出時間「口述」，有人慫恿他去參加「金麻雀」獎的比賽，他卻敬而遠之，說太張揚出了名後沒有人肯跟他交手，豈不絕了「生財之道」！這倒有「自知之明」的．

# 一人巴士

有一天，一個巧合的機會終於給我搭上了一架「此車由一人控制」的「一人巴士」，車廂從遠處駛來，前額有兩個與別不同的標誌：「漏斗型」的圖案，下面像有一個盤狀的東西承接住，好像就是說明透過錢箱裝錢的樣子．車停了，搭客們一擁而上，本能地到處覓位而坐，可是司機連忙的叫嚷著，「黎呢處俾錢」，可是有些已經溜到車尾去了，有些則忙著掏腰包，有些口裏叫著似是而非的「月票」便往裏面走，有些則給前面的人塞住而企在梯口，要到全部搭客付過了錢，車才能夠繼續行走．

司機轉過頭來要搭客們俾錢，有些已走上樓上的返回樓下給錢，有零錢的還容易辦，沒碎銀要找換的又費了一番功夫，因此搭客與司機之間不免有很多言語爭執，抬頭一望，頭頂赫然有一塊「勿與司機談話」的牌寫著，連忙粒聲也不敢出．

看著那個錢箱，中文是寫著「在此購票」，事實上卻是無票可購，付了錢便了，倒是英文PAY HERE，（在此付款）卻還更清楚．

於是，坐在車廂裏的搭客們，甚多話題可以談論著，有些人說這種辦法行不通的，有些人則反駁祖家都行得通，怎麼殖民地行不通，又有些人說不如先派人在車站賣票後才上車，立刻就有人反駁一人巴士的目的便在慳了一個售票員，如果每個站都派人售票，不如照舊有售票員隨車更好．

於是又談到了利弊的問題來，一個人說他做了「笨仔」，人家放一毫子落去，橫竪都沒有「車票」識認，管他是坐「分段」抑或全程，我卻乖乖的放夠二毫，豈不呻笨！

又有人竊竊私議，那個搭客是否真有月票大有疑問，當上車時，司機要搭客們付錢時，人家說「月票」，本來司機是要「月票客」出示「月票」的，但是大多一邊作「掏票」狀，一邊便走進車廂了，他也作匆忙狀的跟進，

司機顧得收後面繼續來的搭客的車錢，他已經過骨了．

還有「學生月票」的，本來是要打「孔」的，司機沒有「打孔鉗」設備，故也懶得去給學生「打孔」，學生祇是「亮一亮相」便鑽入了車廂，那天便平白多出一個「孔」來，可以多遊一次「車河」．

車門祇有一個，本來是有欄杆分開做「上」「落」兩邊的，落車的人固然匆忙間沒看清楚便湧下車，上車的人不管是「上」是「落」，一樣有隙便鑽，於是又亂作一團，擠在一起．

一人控制整架巴士的這種司機，據說月薪可以有一千四百元，現有的司機群，當然有很多樂意當這優差，而且很多原本是售票員的，也在參加訓練轉行為「司機」，如果有一天，所有的巴士都是「一人控制」的，習慣成自然，搭客們未上車先拿定兩毫子在手，左邊是「上車」的通路，右邊是「落車」的門口，兩不混淆，上車排隊不爭先，月票改為「回數票」，不給錢則要給票，車上又有自動找贖機，自不會麻煩叢生，何況，人家日本加拿大英國的司機，還不祇是開車收錢找錢開門關門而已，更要一路行一路「報站」，與接受搭客路線詢問一樣都「搞得掂」的．

# 長途電話

半夜裏十二點多鐘，突然電話鈴聲大作，剛要瞌眼入睡的當兒被這鈴聲鬧醒，連忙披衣下床走到電話機旁拿起聽筒一聽，原來是遠在加拿大的兒子打來的長途電話，乍聞睽離了兩年多的兒子的聲音，驚奇欲狂，問他有何要事，原來是他拿了學位，剛行了畢業典禮後在朋友們為慶祝他的成就而設的「慶功會」中打來的，他高興得說不出話來，連忙叫起太太兒女們排長龍輪住跟他談話，問這問那，都有「欲罷不能」的形勢，忽然他在話筒裏傳出聲音：「不要再講了，已經十二分鐘了，算起來要很多錢的」！猛然醒覺連忙要他收線，還有未講完的，不如錄在錄音帶裏由空郵寄來好了！

隔了一個星期，接到兒子寄來的航空信，才知道那天夜裏打這個長途電話，一共花了三十多塊錢加幣，中算起港幣來要兩百多塊錢，太太聽見了大叫肉痛，但是想起兒子學業有成，也是該要高興的！

有個有錢人的女兒在美國留學，母親過份的寵惜她，叫她有什麼事解決不來的，馬上打長途電話回家，電話在那邊打，電話費由香港付，女兒有了這「上方寶劍」保駕，於是有什麼傷風鼻塞或賽跑擦傷了皮膚，昨夜整晚睡不著，男朋友跟她鬧別扭，她都急忙搖個電話跟媽媽訴苦的，好在「老豆大把」，雖然每個月的長途電話費過千，為了太座至上，也祇好忍痛照付了！

如果你家裏有兩三個適齡的公子千金的話，單是在香港，你也可能會常時碰到「長途電話」的麻煩也，所謂適齡者，即是英文TEENS，指從十三歲至十九歲之間的男女，也可以說是「妙齡時期」，情竇初開，當你十八十九時或者是「你是十七我十六」即如「仙樂飄飄處處聞」裏面一首歌的時份，不打電話則已，一打電話便「雞啄唔斷」，那種馬拉松式的對話，可以連續幾個鐘頭還沒到終點，姊姊打完了，妹妹又搶住打，這邊剛掛斷了，才想打出去，忽然鈴聲又響，原來是找弟弟的，他也可以從研究功課，查對答案，討論戲文，背地裏說老師同學們

的是非，連續講成個鐘頭還講不完，姊姊在旁邊守候得不耐煩罵他幾句，他卻向著電話反唇相稽的說姊姊不夠「民主」，她便可以「放火」，我卻不許「點燈」，目的就是要在朋友的面前出氣，讓人家知道他有一個橫蠻無理的姊姊，愈吵愈兇，更加不肯就此收線。

我有要事要打個電話返家裏關照，每每便一連撥了十幾次還沒法搭通，一次索性返回家裏看個究竟，原來是孩子在對著電話彈其「吉他」唱民歌給他的女朋友聽，看來這「長途」還有很遠沒跑完呢！

家裏有電話的人，也許你也嚐過這種「長途電話」之苦吧？

因此，便有父親因為孩子們太會打「長途電話」而「因噎廢食」，索性把電話割掉，免得妨礙「做夜課」的，可是孩子們打慣了「長途電話」，忽然沒得打好像失落了什麼似的，偷偷地跑到鄰家去借打，人家的家長不好意思當面嫌棄，透過女工人傳達給她的父母聽，祇好又裝回電話，卻要做母親的督監用電話的「時限」。

# 集咭專家

我寫了「集票專家」之後有個朋友給我提起「集咭專家」的故事，他是專門蒐集「咭片」的，積數十年的經驗，他的藏品真個洋洋大觀，大的有如「電視週刊」那麼大，原來是清朝官場使用的「拜帖」，端正的楷書，寫正名銜；小的有如「豬年郵票」那麼細，原來是法國妓女的「香咭」，凹凸的花朵壓紋，寫上秀麗的名字，精巧絕倫．

有一種是用象牙薄片做成的，中間略略窩陷，擺在檯面上，既可以作為「鼻煙碟」使用，也可以放些大頭針與萬字夾，木紋片的大家見得多，蔗片的便少見，還有一種是用豬皮的內膜做成的，隱約仍然看見有毛孔．

至於文字款式的設計更加是多采多姿，有些是分成四格，三格或兩格的，有些彩色套印五彩繽紛的，也有用一個顏色套底一個顏色印面的，有用珂羅版印的，也有石印，植字，柯式印的，文字的書法與文體更加各式各樣都有，一些印滿了銜頭把自己的名字逼到一邊去的，最架勢的還是祇有名字，其他什麼銜頭都沒有，連地址電話號碼也不必印出來的，表示祇要寫上他的名字，便無人不知，無人不曉的．

大多數是一張單張，也有兩頁對摺的，有些又上頁摺了一半，下頁一部份露出來的，甚至有些是三摺的，有些像屏風式般拉出來變了四摺的，有些第一摺挖空露出下頁的文字來，有個賣五金生意的，索性用金屬片印刷．

在名片上表示行業，也是一個好的辦法，我就看過一個做攝影行業的，他用的名片是透明的菲林底，又有一個做塑膠生意的，他的名片也是塑膠片壓字的，麗的電視編導鄧義持先生，他給我的一張咭片，便是一半印上可以發光的銀色，他不愧是「電視人物」也．

除了蒐集名片之外，我又有一位專門收集應酬咭的朋友，普通型式的聖誕咭不在他的眼內，他所收藏的聖誕咭都是特別設計的，市面上不易見到，此外他還收藏了不少「情人節咭」，「母親節咭」，「父親節咭」，「探病

咭」，「生日咭」，「結婚咭」，「復活節咭」，「感恩節咭」，各式各樣寫有特別字眼特別詞句的「交際咭」，尤其有一部份是「訃聞咭」，「追悼會咭」，「冥壽咭」，都是有關死人的，它標誌著這是人生的最後一頁，過此之後，不必再在人世間「咭來咭往」了！

另外一位是專收集「信用咭」的，包括圖書館的借書證，銀行，旅行社，餐室，百貨公司的優待咭，買東西吃東西不用付現款的「信用咭」等，雖然都是已經失效的，但他卻珍之藏之，閒時拿來把玩。

再有一個是熱中於蒐集月曆牌的，各式各樣的月曆，他都千方百計去拿到手，卻不是要掛來用的，把它完完整整的編號收藏起來，遇著知己到訪，才一卷一疊的拿出來欣賞，單是要收藏這些之珍品的地方，便佔去了小樓的一角，人家笑他是收藏「通書」的專家，他也笑而不忤！

以前有一個故事：說一個賣「通書」的小販，他的妻子年年都暗地裏偷幾本收藏起來，小販每年結算，雖然書都賣光了，錢卻賺得不夠理想，有一年他跟老婆呻起氣來，她連忙說不怕，閣樓上有一百幾十本她每年偷下來的，都是「賺回來的」，拿那些書去賣，不是就「無本生利」了嗎？氣得小販半響說不出來話！

#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

電視「世界新聞」裏介紹英國貨幣要從一月十五日開始全改用了「十進制」辦法，不管它是否適應將來進入「共同市場」鋪好途徑的手段之一，總之這是一個最好的計算方法，以前的十二進，十六進，二十進的麻煩法，做小學生時便非常討厭計算磅的數學，弄得頭暈腦脹！

中國的數學一向便是「十進制」，但衙市偏有十六兩一斤的「斤兩法」，學珠算的時候，要「一退六二五」，「二一二五」與「三一八七五」，你說是多麼麻煩的一回事，我想有一天，我們這十六兩為一斤的計算方法，也有改為「十進制」的日子，真不明白，為什麼兩分錢厘毫絲忽都是十進的，可是一斤卻有十六兩，是何道理？我曾問過一個老人家，他亦答不出一個所以然來！祇知道「遵古法制」，「自古已然」，何必多問？

用一至十作為計算的方法，真是最奇妙的發明，為什麼不用六，又不用十一，據說因為人有十隻手指，也有十隻腳趾的緣故，幼稚園學數學，也是從數手指開始；進而到了寫「紅字帖」的階段，也是「一去二三里，煙村四五家，樓台六七座，八九十枝花」開始；於是「人」便在這十個數目字中打斛斗，男女老幼都要計算著，一直數到他死了為止．年紀老的人，看見日曆給撕到盡頭而驚心，要是醫生對你說還有兩年命的時候，想想容乜易便把兩塊日曆牌撕完了，豈不悲哉！

但人無不有求全之心，不達「十」的目的不休，所以選歌星要「十大歌星」，「十大粵語明星」，「十大國語明星」，到了一年的盡頭，又要選「十大香港新聞」，「十大世界新聞」，「十大美人」與「十大醜女」，「十大最講究衣著的女人」與「十大最壞衣著的女人，」新春年頭，又要許一下「十大願望」，告發人家的時候，又要列出「十大罪狀」，演講的時候又要開出「十大理由」，中藥也要有「十全大補劑」，最頂峰的讚譽是「十全十美」！

因此演戲的劇目也要編出「一捧雪」，「二度梅」，「三結義」，「四進士」，「五仁義」，「六國封相」，「七星燈」，「八美圖」，「九更天」，「十奏嚴嵩」來；飲酒猜枚也有「一定發財」，「兩相好」，「三星壽」，「四季彩」，「五魁首」，「六順風」，「七巧」，「八皮」，「九九長」，「全家福」的叫法．

再談到我們的新聞記者，過去以為「鐵腳，夜眼，神仙肚」便了不起，這祇不過是他的「能耐」而已，現在有私家車代步，夜裏燈明燭亮，到處有麵包可以裹肚，這些已經不成為條件，更大的要求是「十項全能」：「能採」，「能寫」，「能編」，「能譯」，「能攝」，「能繪」（繪地圖與插圖也），「能執」（兼為排字之執友也）「能印」（管理印刷機也），「能製」（製版也）之外，還要「能廣」！廣告本來是廣告部的事，但是遇上「週刊特刊」與「新年特刊」之類的時候，老板還要你去替他「打秋風」呢！而你也義不容辭的，復何言哉！

# 三千變三十萬

四十多年前，這裡有一間小銀行，由行長到行員，沒有一個是懂得英文的，賬部也是用毛筆書寫的中式簿記，唯一懂英文的是一位請來兼職的「孖毯」·「孖毯」者，MERCHANT也，現在來說應該是叫「英文秘書」，那個時候外國人到香港與中國老板的交際，都要靠這一班懂英文英語的「孖毯」傳譯，因為老板耳朵裡時常聽見外國人與他們的孖毯交談時常上提到MERCHANT（商人）這個字，所以認定他們的名銜便是「孖毯」·

小銀行的大部份存款都是放在一家外資銀行的戶口裡，要動用時才從外資銀行裡提款回來應付，一向開支票都由「孖毯」書寫，經理簽字，那位孖毯看在眼裡，心懷不軌，趁著月頭外資銀行的來往月結單派到後不久，知道外資銀行的戶口裡存有大把，恰好老板叫他開出一張三千塊錢的支票，同時又要他去提款，他便用英文寫上「三百千」的大寫，阿拉伯數字則是一個三字跟著三個圈，老板點著阿拉伯字計算，確是三千，當然照樣簽名上去，蓋了圖章之後交給「孖毯」提款，孖毯接過手後把圈兒圈到三十萬，提了款後，照交三千元給老板·

一連幾天還是不動聲息照常返工，到他佈置就緒，連家人也撤退離開香港時，他才自動失蹤，初時老板還以為他是告假，不料到下個月的月結單寄到時，才發覺了「三千變為三十萬」的大事，可是那個時候的孖毯，已經逃之夭夭，不知去向了！

# 公海觀舞記

香港曾一度流行「公海艷舞」玩意，著實吸引了部份好此道者，筆者曾親歷其境，現在特別介紹給讀者．

艷舞團的表演八時開始，艷舞的舞台設在底層的船頭艙，是十呎丁方的舞台，四圍拉起布帳，座位約有一百個，看客大約四五成，因此祇有前面數排的人坐著，五六排以後的人都站著參觀了，而且在開演期間，還有越逼越前的趨勢．

第一個出現的是「瘦骨仙」身裁「麻麻」而已，臉孔卻相當「甜」，一隻音樂過後，脫去外套，露出「綳帶式」的上裝，舞得幾舞，綳帶走了，乳房自然露出來，兩個轉身，也就「飛吻」入場了！

第二個是「野貓」型的，表現「粗」的性格，拿著米高峰朝向觀眾求答話，讚她美麗．穿了紅裙和黑靴，跳的是「肯肯舞」的步法，不時掀起紅裙那把屁股拋向觀眾又不時的「打跟斗」．

再出來時脫了上裝，仍然保留最後防線，用一串連的塑膠香蕉一頭夾在大腿，一頭咬在口裏，作春思狀，有時又作難過狀，以表示香蕉刺激了她，過後又換過一條毛披肩，拖掃身體，若不勝情一番之後，就此入場．

第三個節目是一男一女，服裝作中東的男奴女奴狀，女的手裏拿一條皮鞭，鞭向男的身上，男的擠眉弄眼，吞口水，吮口唇，表現出一副讒相，一會兒男的脫去女的外衣，女的脫去男的外衣，大家露出上胸，男的作「大力士」狀把女的提起，舞弄在股掌之上，男的相當健美，女的肌肉結實，胸部平坦，健身運動的功夫不俗，跳的是「芭蕾步法」，男的有時也在女身上作「撫愛」狀，放在床上，放在地上，翻騰了一番，象徵「造愛」的動作，面部的表情始終綳緊，沒有七情上面的表露．

第四個節目的舞女，身裁不俗，穿白衣裙，跳「靈魂舞」，動作與身軀的擺動相當有勁，舞步純熟，脫了上裝後露出胸部也相當挺，繼續一路跳「靈魂」下去，直至入場為止．

最後的一個舞女樣子較差，她是唯一「唱歌」的一個，唱得平常，脫去後也算最徹底的一個，露胸之外，下面是一塊「流蘇帳」遮在前面，前後擺動，當動作時隱約可見．

五女一男表演過後，全體出場謝幕，再個別的飛吻觀眾，挨次六場，如此這般，便故終結，前後不過三十五分鐘的時間，入場券十元，送回一杯酒或橙汁任便．

論色全是「來路貨」，都也難於苛求，論「技」，不過如是而已，在若干地下酒吧或夜總會的表演節目裏，已經超過那些程度，由於「公海」兩字的吸引，以為「鴻鵠之將至」因此好此道者趨之若騖，但照這樣的演出，恐怕不會吸引得太長久了吧！有人認為花了八十塊錢看「生炒排骨」，未免不值．

# 香港的華爾街

## 一個世紀前它有左右香港經濟的威力

誰都知道，華爾街（WALL STREET）是美國以至世界的金融中心．在香港，上了年紀的人，則多知有「南北老細」這個名詞，這是含有「有錢佬」的意思，其意義與美國的「華爾街大亨」同等尊崇．因為香港的「華爾街」便是「南北行」，其享譽之久，超過大半個世紀．現在，「南北行街」雖然仍然存在，但是它在香港經濟的勢力，已漸漸地衰弱了．今日的「南北行」，已成為「參茸行」與「銀行街」的匯集處，跟一個世紀前相比較，已經面目全非了！

## 金融中心製餅舊地

「南北行街」是中國人的俗稱，它的英文名稱是「文咸西街」（BONHAM STRAND WEST，卻又不是BONHAM STREET WEST），它與文咸東街互成綺角，成為T字型的尾巴，卻又不是同一條街的東西兩極．這條街的英文名字尤其容易與般含道（BONHAM ROAD）與雲咸街（WYNDHAM STREET）相混亂，常時有書信錯投的事情發生，所以要是以中文書寫地址的，最好還是用「南北行街」這個名字！

在一個世紀前的時候，這條街便是海傍，靠山的一邊才有房屋，其中間段還是泳灘岩石，現在「京華銀行」的所在地以前是出名製造潮州老婆餅（不是現在廣州式茶樓製造「瓜蓉酥餅」那一種，而是較大較扁不是酥皮圓型的一種，潮州人稱之為「㓾餅」，意譯應該是「豬油餅」）「富珍齋」的所在地，當時它衹不過是在岩石上建搭一間木屋，及後才改建為木樓，而京華銀行旁邊那條狹窄的「香馨巷」也叫做「富珍後尾」，原本的名稱是「屎坑巷」，因為巷裡有一個「屎廁」，填海之後插雜在其他建築物之間．

## 南北土產兼營鴉片

「南北行」的定義，開始是指將華中與華北的土產運銷來香港的意思，但是香港蕞爾之地，銷量究竟有限，主要在於「轉口」，把那些從華中華北運來的土產轉運到東南亞各地去，同時又把東南亞各地的土產運到香港來，「轉口」到全中國的城市去，於是第二個定義，便是指「南洋」與「華北」的意思了．

「南北行」又有「九八行」一名，那是指代客「沽貨」與「購貨」，賺取百分之二的佣錢的意思．因為「南北行」的業務除了自行購辦自行銷售的貨品外，也接受南北客人的「寄辦」與寄售的業務，不管外地的客戶要買要賣，都是收取百分之二的佣金，因此稱為「九八行」．

香港開埠之初，「鴉片煙」是公開買賣的業務，那個時候的「白頭鬼」(即是頭纏白布的印度人)運來一箱箱一包包的「鴉片煙土」到香港，要找有本錢可以全單承受的主顧，便非要找「南北行」老細不可．因為經營鴉片煙業務之故，於是美其名為「公白行」，「公」是指「公煙」(印度產品)，「白」是指「雲南白」(雲南出產)，所以就叫做「公白」．

## 十三行與南北行

「南北行」的開始，也與廣州的「十三行」有關，清乾隆二十五年(一七六零年)，設在廣州與外商來往交易的商行有十三間，故稱「十三行」．其中專營歐西貨物的有九間，經營南洋線的稱為「本港行」的有四間．十三間中，潮，福人經營的佔七家之多．外國商船都是停泊香港，然後轉運入粵，因此有在香港設立「分行」或「辦事處」的必要．加上香港還擔任起運銷中國其他各城市的任務．漸次「香港行」的地位更為重要，業務也較易發展．

正因為「南北行老細」掌握有貨源與銷路，本錢又雄厚，因而成為可以左右香港經濟命脈的權威人物！外國

商人來港談貿易，非要找他們不可．

應運而生的，也就有所謂「孖毡」（MERCHANT，意即商人）人物的出現，因為「南北行老細」多不懂英文，要靠舌人傳譯，而耳朵裡時常聽見外國人常說「孖毡」這個名字，因此附會了把「翻譯者」作為「孖毡」稱呼了．（在今日來說，應該叫做「英文秘書」才對．）

當時「孖毡」人材不多，而每間行需要「孖毡」做的事情也不很多，所以除了些專職者之外，更多是兼職的．一個「孖毡」身兼數行之職，那家需要他，電召即來，收入當然大有可觀了．以前「官立文商專科學院」的首任校長巢坤霖的祖父巢炳，便是南北行中有數的「孖毡」，而且還兼任租賃輪船的經紀，會說英語不會寫，因為從小就在英國船當「茶房」出身．南北行老細每年要租很多火船運輸貨物來往於中國香港南洋之間，由他撮合，其收入之豐，也就可想而知！

## 財雄勢大元發最老

「南北行老細」財雄勢大，不但自己購辦土產，代客購買，代客運輸，還代客調動銀兩，任何地方的「分行」都可以供應客人提款與匯兌，根本不需要經過銀行剝削，甚至本港人士，也可以寄存銀錢在他那裡，隨時可以存入，隨時可以提款，並計算利息給人客．同樣地小商行與出入口商也可以跟他貸款，儼然兼營銀行的業務，所以「豬籠入水」，發達可知！

香港的外國商行，最先創立的是渣甸洋行，創辦於一八四三年．一八三二年它已經在廣州設有辦事處，隨著是有利銀行，開設於一八五七年．匯豐銀行開辦於一八六五年．太古洋行開設於一八六八年．現在仍然存在於南北行街中歷史最悠久的「南北行」是「乾泰隆行」，開設於一八五一年，到現在已經整整有一百二十多年的歷史，比較匯豐銀行更為長遠．

「乾泰隆行」開設之初，是附設在另一家名為「元發行」的樓上，可以見得「元發行」的創立要比「乾泰隆

行」更先，可惜沒有確定的資料可以查考它創立的年月．但是一般潮州人都承認「元發行」是「南北行」中最先創立的一家，東主姓高．我問過一位高姓的後人，他說大概先於「乾泰隆」十年前創立，那麼便是一八四零年或一八四一年了，也即是說比渣甸還更早．

「元發行」一直開設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告結束，也有九十三年的歷史．以前的行址便是現在的「廣東銀行西區分行」．

## 全盛時期潮州稱雄

故老相傳，在南北行的全盛時代，最為人所知的行名，計有元發行，元成發，乾泰隆，承興行，廣美盛，裕德盛，泰順昌，榮豐隆，利豐亨，李炳記，隆興棧，萬裕發，永豐祥，廣恒興，兆豐行，廣源盛等．上述這些行號，現在碩果僅存的祇有乾泰隆與兆豐行而已！當然，過了全盛時期以後才創立的行號，屹存至今者，亦在所多有．

談起「南北行老細」，包括有廣府人，福建人，潮州人都有，但是以份量來講，潮州人佔的比率最大．所以一般人提起「南北行老細」，差不多便認為他是潮州人了．

# 「拍魚丸」的技術

前些時，同文萬里雲先生寫過一篇談及魚蛋粉的特寫，相當詳盡，可是對製造「魚蛋」的過程沒有提及，偶然想起，順筆作為一個補充的資料．

「魚蛋」是廣州人叫的名詞，潮州人自己卻是叫做「魚丸」，製造魚丸的工作叫做「拍魚丸」，既然「魚丸」要「拍」，那麼「拍」的技術就大有文章了．

「拍魚丸」主要的原料當然是「魚」，魚最好是「癩哥」，即是廣州人叫的「狗棍」，其次是「麻魚」，即是廣州人叫「鰻鱔」，還有一種是「淺甲」，卻不懂得廣州人叫什麼的了，癩哥比麻魚好，可是麻魚比較大條，較好工作，所以還是以用麻魚為多．

魚最要緊是新鮮，如果已經開始腐敗或者接近腐敗的，有名氣的魚丸專家是不會買入手的，即使是價錢便宜很多也不顧而去，省得壞了招牌．

魚劏開之後，去頭去尾，在腹下開刀，分劈兩邊變成平面，順著脊骨的去勢用刀刮去，鮮嫩的魚肉自然應刀拖出，遇著貼近魚皮的地方，要用刀尖挑出，使可以應用的魚肉盡刮無遺．

把魚肉盡地刮出放在一具木盤，刮的時候還要用手揉摺，遇著小骨給刀鋒連帶刮出的時候，要順手檢去．到全部刮好之後，開始用「攪肉機」攪過，如果鋒利的機攪一次便可以，不甚鋒利的機，可能要攪兩三次．從前沒有攪機的時候，是要用刀琢碎的，要費很多氣力，現在就省事得多．

魚肉攪過之後，不必加水，就可以開始「拍」的工作，師傅的功夫是否到家，就在這個階段展出，有人說做魚丸要加入麵粉，其實是錯誤的，如果混入了麵粉，可能變硬，也可能一會兒便發酸，不難整盤做好的魚丸要掉進溝渠裡呢．

「拍」的時候師傅要站好姿勢，紮起馬步，用盡氣力從木盤裡抓起壓下，一路的循環工作，一面加入鹽水，鹽水一方面是使魚肉更有鮮甜味，一方面是起了斂縮作用，使魚肉放出水份，生出膠質，有點結的作用，同時增加韌性，這樣循環一抓一壓，可能要費去半個鐘頭的功夫，越多用力越好，做出來的魚丸才有「彈性」，出名的師傅做成的，在冬天裡，可以像「乒乓球」般往地面一扔，可以跳起三四尺高，確是實有其事的，吃起來有「彈齒」的感覺。

拍到認為滿意之後，開始「做丸」，左手從木盤裡抓起一把魚肉，揉揉掐掐，從「虎口」的縫裡唧出圓圓的球狀，右手用匙羹往「虎口」的地方一挑，跟著排列在一片竹篾織的「炊盤」上，「炊盤」是圓形的，一行一行的魚丸排列得很整齊團滿了，送到爐上的蒸籠一炊，在恰好的火侯，很準確的拿出來，才能保持它的鮮味，即如「生蒸石斑」一樣，蒸得太久了變成「太老」，要是不夠火侯卻又「太生」，師傅的功夫很有關係。

魚丸除了做成「丸狀」之後，也有做成片狀的，叫做「魚冊」，做成卷狀的叫「魚卷」，做成冬菰般的叫做「魚丸雜」，上面還鑲有一小片香菰或者蛋片之類，用來配合魚丸，點綴顏色還有把它碾成薄片切絲如麵狀的叫做「魚麵」，也有做成菜形的，蝦肉做成的，染上蝦紅顏色的叫做「蝦丸」，配在魚丸一起，也是增加美感的作用。就是「丸狀」的，也有「大丸」，「細丸」之分，大概配合「魚蛋粉」「魚蛋麵」的都是「細丸」，要是配合在「魚蛋火鍋」的，卻非「大丸」不夠聲威。

魚丸的用處，在「魚蛋粉」的檔口，當然只是配合粉麵而已，可是「菜館」裡的，用在「火鍋」的數目更大，在「香馨巷」裡的一家「小菜館」，在冬天裡，每天要用上五六十斤的魚丸，夏天的季節，也需要三四十斤不等，冬天裡，把酒圍爐，無限風味，潮州火鍋有「魚頭」「什錦」兩種，所謂「什錦火鍋」就是各種各樣的「魚丸」配在一起，下面墊著燒得爛熟的白菜，兩三個朋友，一個火鍋兩味小菜，再加上一樽酒，就可以既飽且醉了，所以冬天的魚丸生意特別旺市。

一斤生魚可以做成十兩的魚丸，如果一天一家食物店就要賣上五十斤魚丸的話，單是消耗生魚就得八十斤

了，這數目也相當驚人．

做魚丸後剩下的魚頭魚皮魚尾魚骨，在「魚蛋粉」的檔口有用麵粉炸得焦黃，用來搭配在「魚蛋粉」出售，可是真正潮州巷的，他們把魚骨放在水鍋裡跟豬骨頭一起熬湯，可以做成很鮮味的上湯，用來配在火鍋裡．魚頭魚皮魚尾卻是論斤值賣給勞苦大眾，用來配合製川椒豆豉炆成可口的紅燒魚皮呢．

潮州魚丸蝦丸之外，還有「牛肉丸」「豬肉丸」「花獅丸」（花獅即是墨魚），都是肉類做成的可口食品，有機會不妨試試．

# 馬票逸話

從前香港每一季的大馬票頭彩都是不祇一個的，為什麼呢？因為那個時候的若干善團或者公眾團體，都可以得到政府的許可，發行馬票．好像鐘聲慈善社，精武體育會，欖鎮同鄉會等，都是曾經發行過馬票的團體．

那個時候的馬票是一塊錢的，整本購買還有折扣，因此更惹人們多購幾張，因為買得越多，本錢越省，幸運的機會越多，可是彩款沒吃虧．

開彩那一天，馬會有馬會的攪珠，每一家有發行馬票的團體有他自己的攪珠，就像現在的開幕剪綵一樣，要請有聲望的人們主持．

各個團體各自攪好他們的珠，一樣的根據馬會出賽的馬名配好號碼，就照馬會跑出的名次派彩．當然，彩金沒有馬會那麼多，可是發行的票數少，幸運機會也比較多，因此馬迷們一樣的樂意購買，一個人可能擁有好幾家團體的馬票．

做新聞記者的就苦了！那個時候筆者恰好在某一家報館走外勤，跑了這一家之後又要趕到那一家，數目滿天飛，報社要趕出號外，電話機不多，同業們爭著要使用，相約採取輪流的辦法，甲家的記者看著攪出了五個號碼馬上打回報社去，輪著乙家的記者又再打，週而復始，數字攪得天旋地轉．

頭彩二彩馬票同落一人之手，戰前戰後，都曾有過這一回事，多年前就曾有一位買辦階級連中頭二彩，戰後，有一位現在成為名流的，也曾有過這種幸運．

頭彩無人到領的，也曾有過一次，照馬會規定，過了若干時，如果無人到領，就把那些彩金分派善團．

頭彩無人到領的，也曾有過一次，照馬會規定，過了若干時，如果無人到領，就把那些彩金分派善團。

# 選李麗珊做首長

李麗珊十年水上無人問，一「抓」成名天下知．據說最後一個回合，無風駛帆，全靠她用手力「抓船」闖出來的，六百萬人中，唯獨她「能」！

凱旋之日，舉港歡狂，如果全民投票，起碼有五百萬票選她為特區首長，可以奪得港民認同，絕無問題．署理港督曾蔭權馬上送出賀電，表示英國也贊同．周南也爭著慶賀，可見中國也認同．中港英都認同，當然是做首長的第一條件．

是香港永久居民，居港超過十年以上，也都適合條件，至於政治認識，文有陳方安生助陣，全體公務員臣服，武有許琪安統率警隊座鎮，再加上一萬劉鎮武的解放軍護航，草木無驚，董事長不必樣樣都識，董事局自然搞掂，尤其最難得的她不是商人，沒有經濟利益衝突，勝過董建華萬倍，如此人選，尚待何求？

祇可惜，她太年輕，未夠四十歲，其實基本法沒有提到做首長一定要幾多歲，祇是推委會想出來的鬼主意，全世界的公民都是十八歲成年人便有選舉與被選舉，為甚麼選首長兩者的年歲不同等．選舉的可以未夠四十歲，而被選者則非超過四十歲不可．不知是那一個想出來的辦法，真個是狗屁不通！

小甘羅八歲拜相，古時人尚且帶眼識人，何其今不如昔耶？悲夫！




• 香港年鑑的出版跨越近五十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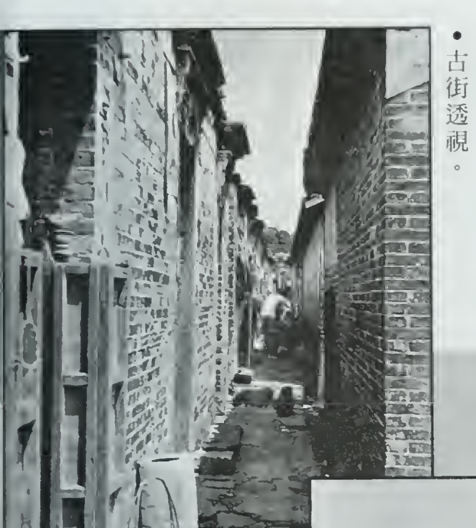
• 本書作者姚漢樑（江山故人）。





• 工展會場外一貌。

• 粵戲排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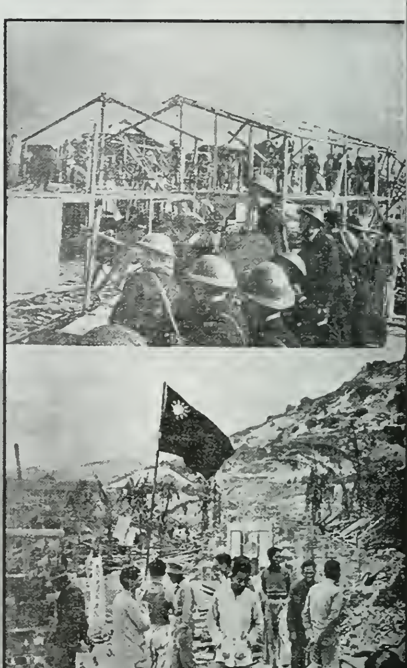


• 古街透視。

• 總督府杜鵑花開。



• 九龍城寨清拆前的情景。



●大隊武警令苦力逐間拆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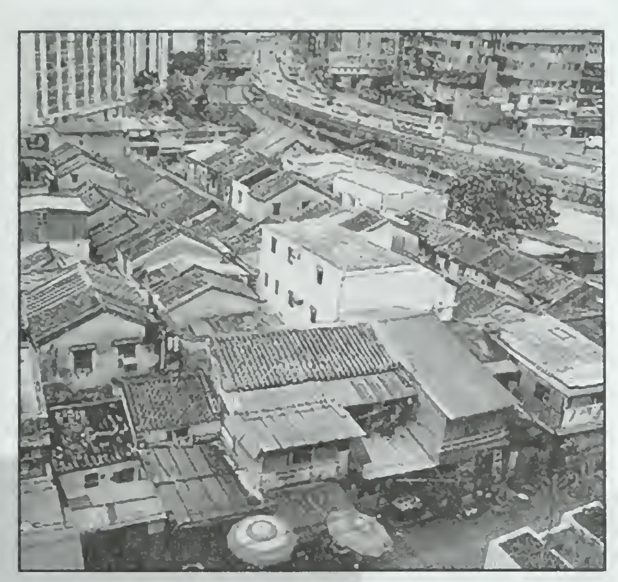
●字子亭前高豎國旗。

●美麗的兵頭花園。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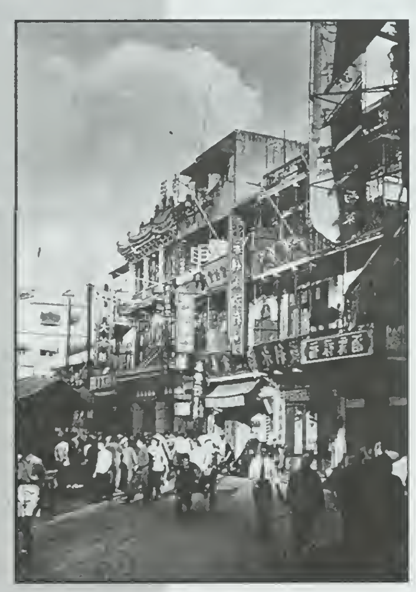
●日治時期的恥辱一忠靈塔。



• 一九九零年拍攝之街前圍村。

• 殿宇昂然美觀，古色古香。





• 永樂西街右為作者的老店。



• 西環碼頭的苦力。





• 典型的徙置區店鋪，已經改良不少。



• 英皇族宮主對中國餐情有獨鍾。



• 中環高等法院舊觀。



• 美麗的香港海港。

• 啟德機場鳥瞰圖。

• 李鄭屋村發現古墓一景。

• 天后誕漁民們舞獅慶祝一番。

• 早年市集人潮。

• 搶包山之壯觀。

• 土地爺廟內一景。

# 驀然回首話香江

江山故人著


| 出版者： | 姚季堃 |
| --- | --- |
| **PUBLISHER:** | **CHARLES YU** |
| 經銷者： | 優雅出版社<br>**18 CROWN STEEL DRIVE<br>SUITE 309, MARKHAM<br>ONTARIO** |
| 版次： | 一九九七年二月份第一版 |
| 訂價： | **$12.99** |











優雅出版社
製作及發行